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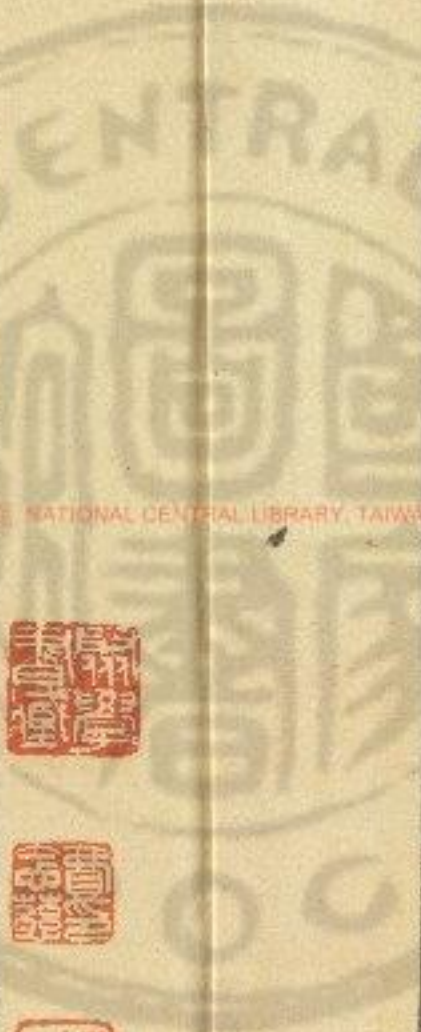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序

建安陳師錫撰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  
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  
其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  
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  
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殺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  
置君猶易更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骨暴原  
隰君民相昧如毫蠶草木幾何其不胥為夷也逮皇天悔  
禍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拔其族  
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  
豪傑之士謁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



極而秦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觀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  
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  
非人邪天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  
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  
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暴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  
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  
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米不足以糴無窮道學不足以繼  
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  
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  
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跡實錄詳於舊  
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  
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目錄

第一卷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目錄



莊宗上

第五卷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

唐本紀第六

明宗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

晉本紀第八

高祖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

第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第十三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教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弼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瓌 莊宗子繼友

繼瀆 繼嵩 繼蟾 繼堯

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懿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姪從璨 從璋 從溫 從敏

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乂 重英

重進 重睿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域 敬續 萬銓

萬銓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胤 出帝子延煦 延寶

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崇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姪贊

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洞 信

姪守愿 奉超 遜

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世宗子誼 誠

誠 熙讓

熙謹 熙誨

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第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唐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慶裕 謝彥章

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勳 安重海

第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字元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廷朗

李巖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樂彥稠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謙吉 張匡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密

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鄧允明

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海 扈載

第三十二

宋臣傳

六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附

劉仁贍附

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鄒遠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贊

李自倫

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昭矩

蘇循

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永業

張居翰



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緡

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胤

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犇 馮行襲

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勣 堯

蔣躬

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貞  
段凝 劉玘 周和裕 陸思鐸

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葛從誨 張筠 楊彥詢  
李周 劉慶讓 朱承約 張希崇

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相里金 張廷鑑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雜傳第三十七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珪  
白再榮 安叔子

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八

翟光鄰 馬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九

王進 常思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昶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勤 董璋 范延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珣 李琪 鄭珪

李愚 盧導 司空顛

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顛

劉岳 馬竊 盧損 崔居俊

崔悅 李諱

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國史目錄

十

每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珪

龍敏

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鱗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暉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第五十八

司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一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五代史記目錄卷終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



史官從後而遺書也唐嘗稱晉而石勒塘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蕡已稱漢而劉晏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為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卷第一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為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其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由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尋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

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變詳其書名義在稱王注中

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

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

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漢存溫亡賊中巢攻嶺南存戰

死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史官從後而遺書也唐嘗稱晉而石勒塘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蕡已稱漢而劉晏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為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卷第一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為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其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由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尋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推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

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變詳其書名義在稱王注中

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

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

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漢存溫亡賊中巢攻嶺南存戰

死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諸鎮記當時語也唐謂節度使  
所治軍州為藩鎮故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  
有赴鎮移鎮之語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曉說溫曰黃家起於  
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  
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  
以謀興復是唐德未戢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  
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  
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  
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  
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  
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

附于巢逐圍陳州徐州時溥

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

為東南面行營

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犇亦乞兵于

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犇率諸

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犇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

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

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

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

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三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

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為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

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為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





將秦賢盧瑋張晔攻汴賢軍板橋晔軍北郊瑋軍萬勝環  
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始而稱名旣而稱爵旣而稱帝漸也漸至王而後稱  
諸將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  
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瑋萬  
勝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  
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從孫裕於王置酒軍  
中中席主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  
晔不意兵之至也死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  
二萬餘級宗權與晔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  
復遣張晔攻汴主聞晔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晔兵過遣  
朱珍躡之戒曰晔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  
也已而晔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今珍引兵蔽大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晔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  
擊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晔軍爲三而擊之晔大敗  
脫身走宗權怒斬晔而何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  
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  
張全義取洛陽以求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  
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  
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  
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  
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  
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  
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  
州以趙德諱爲節度使德諱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



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誣爲副三月庚子僖宗崩  
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  
來乞兵遣宋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  
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  
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  
擊敗河東兵于沈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  
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  
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  
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  
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魯言送  
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  
康大敗之取其鹽豈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  
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  
篡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  
璠准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  
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久大雨水不能軍而旋初秦  
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  
儒攻揚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  
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  
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  
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宛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  
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  
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



汴交王厚之以賂濟為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興師濟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許之五月以濟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為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濟而已濟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為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月張濟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

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為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為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為兗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朱瑾先擊清



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泚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  
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  
攻晉之山東取邢洛磁三州襄州趙匡胤自其父德諱時來  
附匡胤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  
康懷英攻匡胤取其泌隨鄧三州匡胤請和乃止十二月  
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  
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  
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  
推其牙將李璠為苗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為保  
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  
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洛州王如  
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

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  
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  
頭孫德誅季述天子復位封王為梁王遣張存勗攻王珂  
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燔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  
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  
存勗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  
雨而還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  
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  
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  
宿衛天子宦官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  
宦者屬耳頃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  
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



涕泣思圖所以求全滑知謀泄事急即矯為制召梁兵入  
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  
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即以  
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滑所以召之  
之意天子怒罷滑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  
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  
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  
朱友寧擊胤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  
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  
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  
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勣襲鄜州虜周  
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

食盡自天子至後官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  
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  
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  
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滑率百  
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  
咸以為忠已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授官  
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  
臣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子友  
倫為護駕指揮使以為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  
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  
鄩襲據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  
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



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鄆亦降友倫駭鞠墮馬死王怒以爲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駭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贖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伐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胤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

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子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使來朝王迎鑿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胤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郢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胤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天子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愨百揆以宣武宣我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寧保義忠武昭武定泰寧平盧三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



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皆叛據貝備瀘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

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昺甲子皇帝

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欲遠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

王謂天子爲唐主并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

西都唐京兆府爲雍州賜東都輔一日契

丹阿保契丹使袍笏梅老來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

來以見夷狄之來不來不固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責其

治亂而亂生要平不足貴也

歐陽

脩

撰

徐

鑾

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皆叛據貝備瀘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

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昺甲子皇帝

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欲遠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

王謂天子爲唐主并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

西都唐京兆府爲雍州賜東都輔一日契

丹阿保契丹使袍笏梅老來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

來以見夷狄之來不來不固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責其

治亂而亂生要平不足貴也

歐陽

脩

撰

徐

鑾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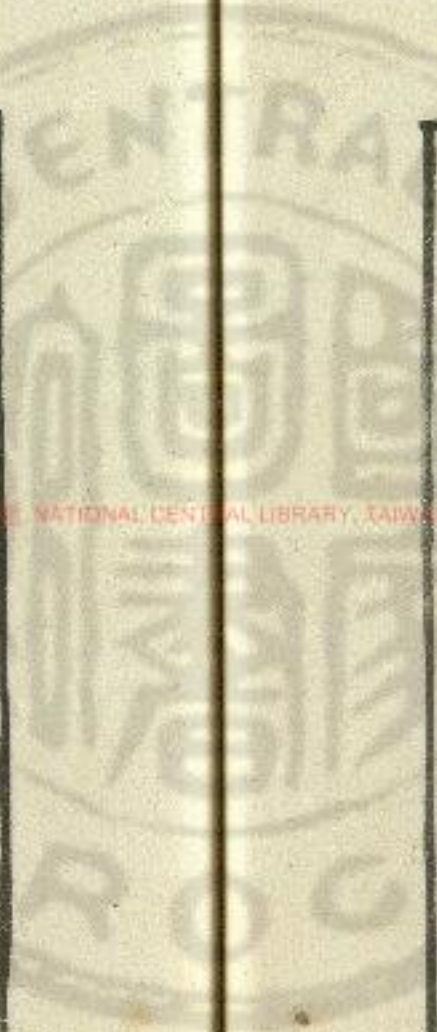
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戊寅勅海契丹遣使者來夷狄君臣姓名官爵或書或不書或不備或因其舊史之詳略俱書其未以示是編乙酉兄全且為廣王子友文博王友文非子而書于語  
在傳友建邸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姪友諒衡  
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  
敬翔為使是月路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  
績我歌曰敬翔彼歌曰朕之文選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  
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為  
皇帝妣為皇后至高祖贛諡曰宣元廟號肅祖妣范氏  
諡曰貞儂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妣楊氏諡曰  
光孝祖信諡曰昭武廟號憲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誠諡  
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子昉蟲

生潯州黃河清此書見九月括馬冬十月己未講武于  
繁臺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貶監刑徒於好殺之世小獄必書見其亦有變人之意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于西都絳濟  
陰王諡臣子之大惡也書見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  
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都辛巳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辭丙子如

懷州五代亂世兵無虛日不可悉書故用兵無勝敗或無得失皆不書其命大體與天子有所始自若大事則此如懷州者以兵方攻勝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揆介國公為二王後  
使矣己改卜郊張文蔚薨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

于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路州行





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州戰于夾城敗績築城圍路戰于

戊戌立唐三朝契丹遣使者來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

劉知俊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略有四兩相攻曰

日討天子自往曰征隨事為已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

文不得不異非有懷賊也內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漠

公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以晉人攻博王友文留守東都冬

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二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

中書開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鄰國公

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然燈風俗相傳自

天下同其音樂而風俗常之大庚寅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

南郊祀天子南郊書曰大赦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

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講武于西杏園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

降唐末之亂強弱相并或去彼來此不可為常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諱

譚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以高萬興降劉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

厚為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

坊三州易得曰取難得曰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

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以身歸

此歸曰附亦文理宜然謂知俊為忠武軍節度使以同辛亥如陝州以劉知

州附岐今直書知俊叛而不言地蓋忠武已見上文乙卯翼王朱友謙為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

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

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

思無官爵又不見狀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

諱曰皆舊史失也房州刺史楊虔叛附





于蜀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嶺方克房州執  
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闕稼于西苑九月壬寅  
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  
命討亂者史失不書至此始見既克  
而非得其首惡故初亦且書軍亂  
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潞  
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揚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為  
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揚虔伏誅冬十二月甲午日南至  
告謝于南郊  
南至不書因其以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  
之不日有事于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

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十二月懷英  
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  
自唐末之亂禮樂止  
至此始用樂故書  
丁未講武  
于榆林二月己丑闕稼于穀水秋八月丙寅如陝州  
以岐人晉  
人文夏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  
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  
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  
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說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栢鄉敗績庚  
寅赦洮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  
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  
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弟秋八月戊  
辰闕稼于榆林勅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  
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  
再殿而云八閣經其本語者之以見  
道夫事在李漢列傳此語其後疊行  
皆不書一書以  
見其失足矣  
庚子如魏州  
以晉人攻  
張宗奭留守西都冬十



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陟使于蜀甲子如魏州亦以魏

定又稱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陞右

諫議大夫張衡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三月丙戌屠

秦梁漢書唐著其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

不書如西都則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

此至事皆可因德音赦之小者從罷役徒禁屠及捕生勸海遣使者來是

月薛貽矩薨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叛者皆此而附後猶臣於

大者出日月之者書不書雖無義例而事亦有不得戊寅皇帝崩

而曰反非一朝一夕不復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

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

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將矣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

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

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

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以

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

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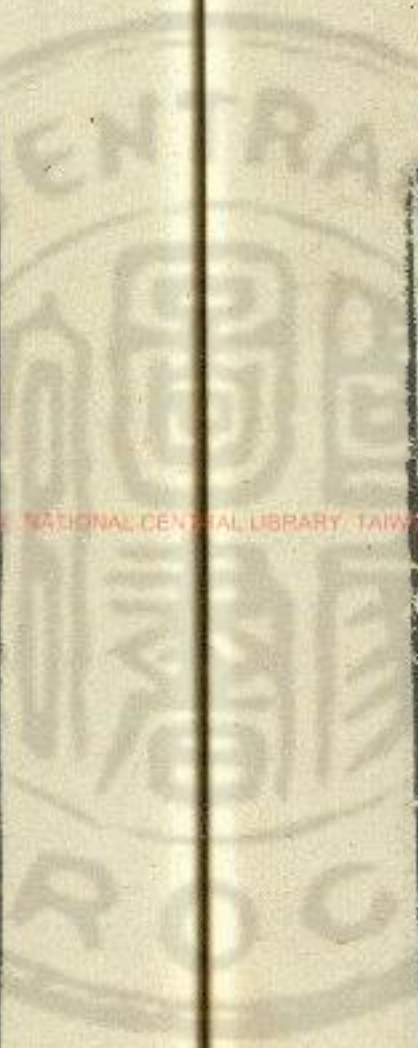
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

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

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

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





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襲善舉  
惡之言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  
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  
予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

本傳詳見其本傳

為人美容貌沈厚寡

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

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貞自立殺博王

友文以紘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焞翔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為崇政

院使明年友貞父元曰鳳鸞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

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

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



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襲善舉  
惡之言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  
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  
予不僞梁之亡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

本傳詳見其本傳

為入美容貌沈厚寡

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

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貞自立殺博王

友文以紘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焞翔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為崇政

院使明年友貞父元曰鳳鸞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

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

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



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  
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  
兵叛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為王曰先皇帝  
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  
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  
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為主王乃遣人趣象先  
等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  
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  
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  
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皇帝即位於東都即位大事其  
亂之甚於東  
據歷上文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丁未更  
名鏗夏五月揚師厚取滄州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

洎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賧于兢為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勗  
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將勝自備死  
故不書伏誅三月丁卯趙光逢

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命官不書非常  
而存故則書此

謂為天雄  
軍亂張本分其相澶衛州為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為節度

使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德倫有首惡不書昭德  
倫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其不死以昭德倫有首惡而略  
不書并殺者德倫可以誅而不誅故昭德倫獨在其責邠州李保

衡叛于岐來附夏六月庚寅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

取德州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反者不曰誅反十一  
者有日故書

月乙丑改元耀州温昭圖昭于岐來附是歲更名瑱  
其月日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



人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生都  
將李霸反伏誅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秋七月  
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  
晉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  
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書死得  
其死也冬十月  
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使于契丹冬十  
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環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  
都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  
侍郎蕭頊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

逢罷冬十二月庚子朔質瓌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是歲

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為

兗州安撫制置使以討之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于  
歲末為明年克兗張本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用兵無勝敗不書此梁  
晉得失所繫故書也秋八月乙未

朔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劉鄩克兗州

張守進伏誅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彥威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

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

鄩討之秋七月陳州妖賊母乙自稱天子九月庚寅供奉

官郎公遠為契丹歡好使冬十月母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鏐來乞師不許文禮

鏐養子號王德嗣此書張文禮者從善史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

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為北面行營招

討使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

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滑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唐人取

鄆州晉未即此已自與梁為敵國至其建號於梁無所五月庚申

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

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

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



都敗績死之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嫌彥章已羅招討唐人取

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梁亡書曰梁亡

之立連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  
 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  
 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自元中吐蕃發晉昌攻陷北庭  
 徙盡忠於甘州而後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鹘所敗盡忠與  
 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  
 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  
 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  
 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  
 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  
 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自元中吐蕃發晉昌攻陷北庭  
 徙盡忠於甘州而後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鹘所敗盡忠與  
 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  
 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  
 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  
 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次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鵞尾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曾並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伐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振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六州三部落處據唐書除使有此語爾以招緝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昌出擊宛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戰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許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樂兒領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入達觀克用少驍勇備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觀久之極鬱鬱不得志又嘗懼其國已因時從其羣豪家射



猶或掛釘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尋豪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陝景風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朝奉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謹與之錢千緡木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出河中進屯乾坑黃巢驚自鴈兒軍至矣三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讓於梁田坡橫戶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官昇陽毀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

此至封丘一本  
此至封丘二作此  
二百里一本二  
二百里二作此

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二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三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洛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帶五州至是澤潞之故當時有兩昭義黃巢南走至蘇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勣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宛旬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鎗尉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  
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  
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  
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  
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克用不借號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  
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  
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入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  
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  
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  
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  
天子不及得襄王煇迫之柁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  
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

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  
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  
孟方立死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洛磁  
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  
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皆請因其敗  
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代下其事意來自四品  
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潛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  
興元罪當誅可代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  
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潛使持其議益  
堅昭宗不得已以潛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  
副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  
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



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二月增及克用戰于陰地潛軍  
三戰三敗潛建遜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  
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二  
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  
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于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  
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虛沁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  
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  
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  
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  
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三月會王龜存攻鎔戰于新市爲  
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率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

州返出擊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  
於王鎔克用出兵并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  
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  
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及攻幽州李匡儔弃城走追至景  
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  
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  
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既  
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怨三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  
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珙珙弟助珙以  
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以陀  
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  
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



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  
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月克用擊破  
邠州王行珪走于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  
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  
封晉王是時晉軍滑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  
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  
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  
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  
溶為相則臣將暮至闕拜京師大亂溶命遽止朱全忠之  
攻兗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嘗存信屯  
于莘縣主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克

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  
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  
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  
于安塞克用大敗尤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洛  
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過從周于張公橋德威  
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  
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遠州至于榆次  
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車澤潞三年嗣昭敗汴  
軍于汴河復取汝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  
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  
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大復元年全忠封梁攻下晉絳  
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以求



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自大舉  
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蔚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  
處直入飛狐侯益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  
承天軍冀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瑋皆迎梁軍降晉人  
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  
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  
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  
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  
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  
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稱天復五  
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  
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具子存勗諫

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疆如趙  
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惟  
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  
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  
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  
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七年梁兵  
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又克  
用疾是歲梁感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  
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存勗克用於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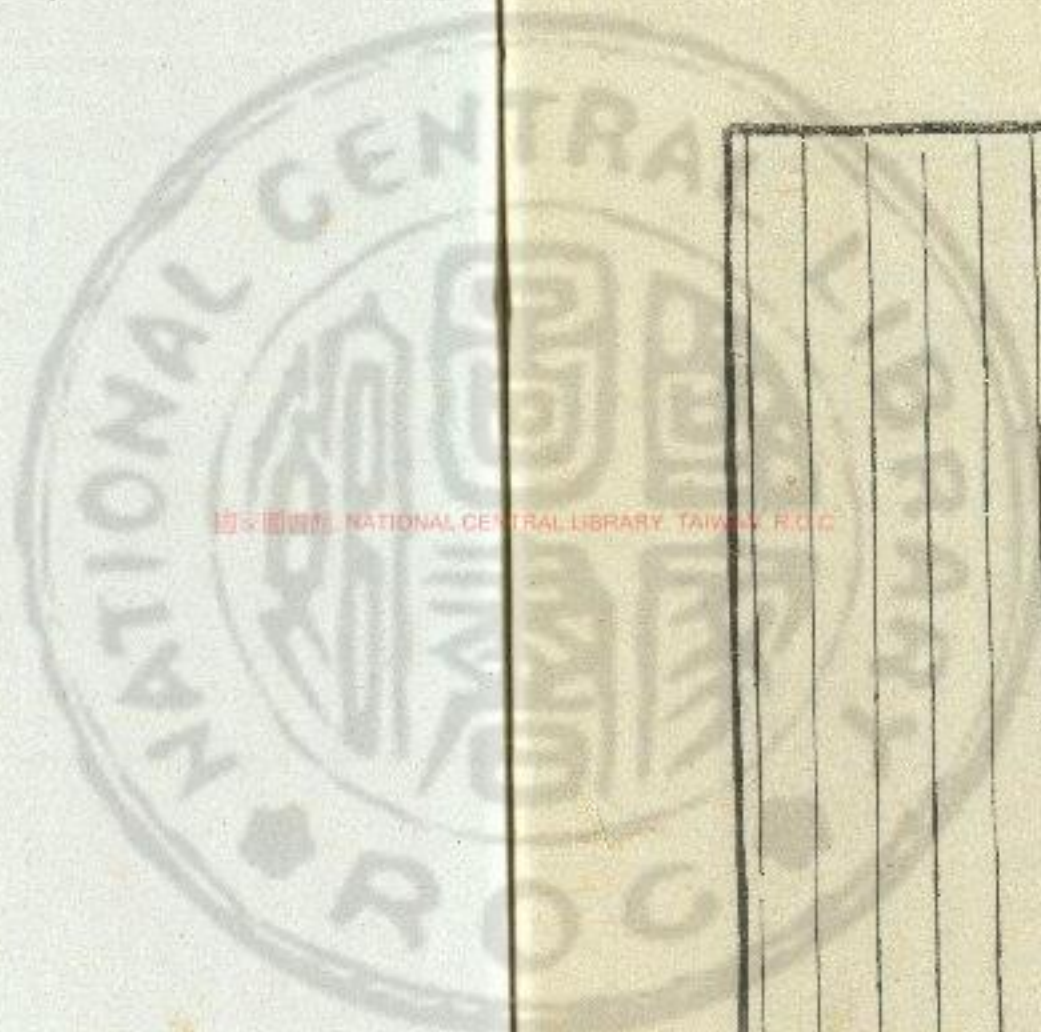
嗚呼母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繆哉李氏之先  
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  
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且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



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  
沙陀府而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  
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考于傳記其說皆  
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  
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  
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  
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  
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  
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有處月處密諸  
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  
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  
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

不見後百五十六年靈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  
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  
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  
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疑故其後世自失其  
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  
陀為貴種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本紀第五

存尉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尉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尉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鸞鵲厄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貴無忘子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候李存質傳臣史彭鏞告兒克寧謀叛三月執而戕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邈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解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責頭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守亮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阮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鏞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栢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

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軍梁攻趙屠秦疆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子鴈門劉心以於墓也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蓋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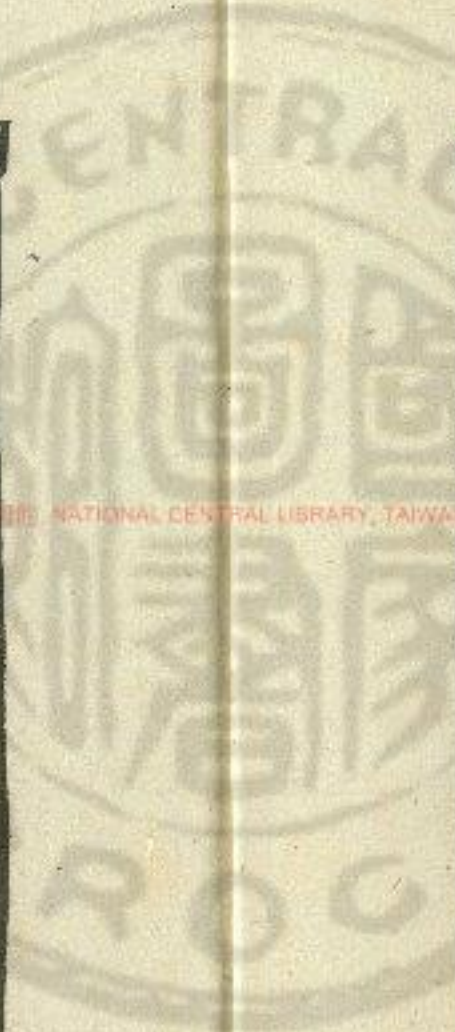


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  
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  
營過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八騎八月梁復取澶  
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  
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  
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  
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  
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洛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  
梁張筠奔相州戴思遠奔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  
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  
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梁謝  
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荷以堙壘遂破之

十五年正月梁晉相距于楊劉彥章使河水以隔晉軍六月  
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闕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  
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  
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  
威死之梁軍暮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焉  
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  
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  
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李友謙李存審敗梁  
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曆受命寶一趙將  
張文禮弒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為鎮州兵馬  
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  
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



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子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瓌等張文禮於鎮州建瓌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瓌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州于東垣存進戰死七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樞密使唐改以官權任為矣以與宰相並書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此大事也舊唐書祖考則立廟可知故皆不書史失其日王寅李嗣源取鄆州後唐太祖置義兒軍如李嗣昭等甚衆初皆賜姓名而不名嗣不以子書也庶友文從阿異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



人克澤州

唐末澤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之謂戰爭攻取彼此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

得失不常多類此 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

三彥章戰于遼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

疾而八之故曰諷文野巨然無廢也 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已卯滅梁

翔自殺

鄭珽為萊州司戶參軍蕭頊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

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

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

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草詔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

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

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已繼侍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潞州繼信以被殺書非不予其死蓋繼達壬辰敗于伊關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

宦者凡書遺惡除無識者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

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勃海國王大謹謹使

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

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宮戊辰享于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

于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

寅幸李嗣源弟葵未立劉氏為皇后

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

部郎中李德裕為檢校諸陵使

潞州將楊立反夏五

史記

五



月壬寅敕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裁接使儲德源為

憲州刺史命官不書此丙辰渤海國王大誼讓遣使者來

丙寅李嗣源克潞州不書命官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已丑封

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秋

也事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城門以禦焚惑本

書災不書異災感感為置水非也書隱見其有懼禍之意而不知

畏天以修德水旱風蝗之類害物者災也故書其變逆常理不

知所以然者異也以甲寅幸郭崇韜弟丙辰黑水遣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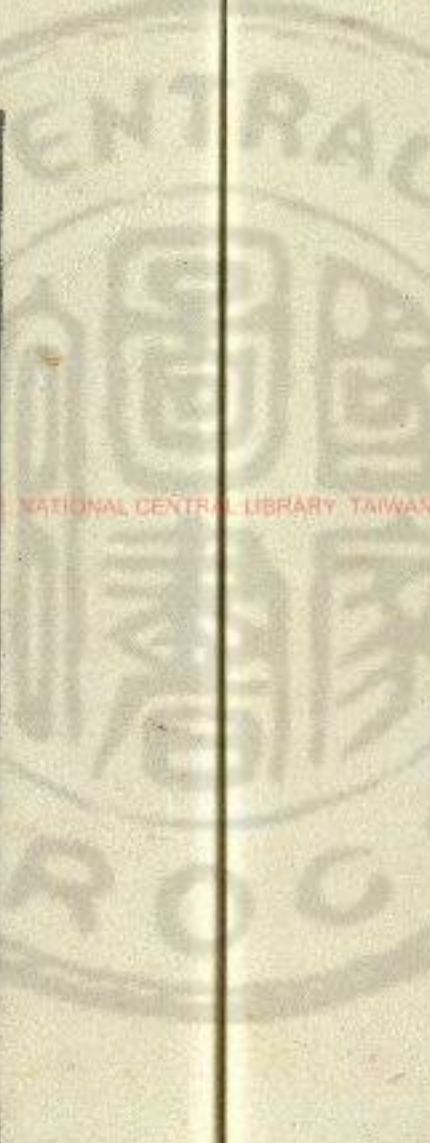
來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威妻一產三男子此亦

善祥故於亂也書以見不然十一月癸卯敗于伊闕丙午至

自伊闕書至見其丁巳回鶻使都督安于想來十二月庚

午及皇后幸張全義弟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三月己巳聚



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

王大誼讓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鴈于郭泊庚

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禮俗之祭也庚

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夏四月

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弟早庚寅趙光胤薨五

月丁酉皇太妃薨發朝五日太祖正室於其宗為嫡母書太

已酉黑水女具皆遣使者來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紆為昭

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少帝濟陰王也梁帝益曰哀皇括馬秋七

月壬寅皇太后崩不書冊皇太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九

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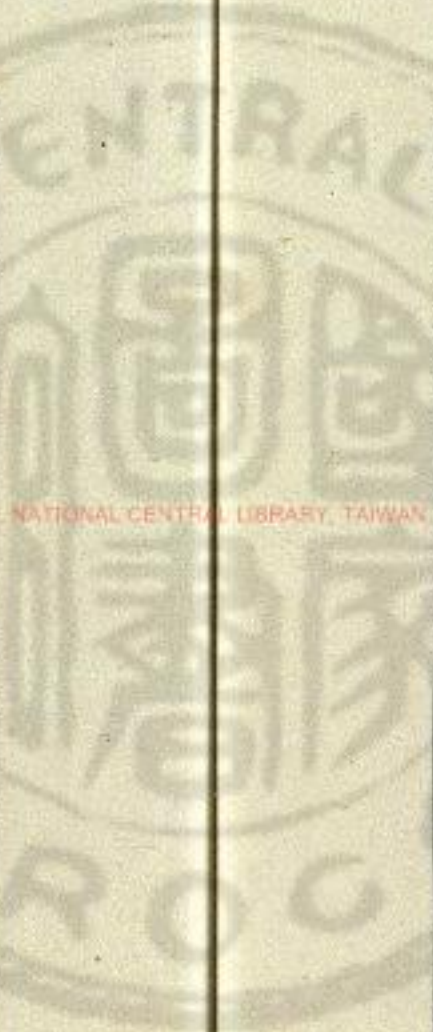
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月丁巳射鴈于尖山冬十月壬午

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十



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已酉王衍降唐兵入蜀不攻不戰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渥宗訓滅其族十實以見下書二月己卯敗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閏月辛亥封弟存美殺衍爲報爲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及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蜀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揚師太王景來仁自奉國皆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



反于貝州反皆不書曰在禮書曰推逆其心可知其名猶原其本心而異於他反者於甲午敗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程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其不死降而殺之又其族於殺非罪也乙丑如汴州王中爲甚而書無異者前書行義自見也次榮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帝至萬勝勳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帝崩於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為雁門部將生子勳信列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實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為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

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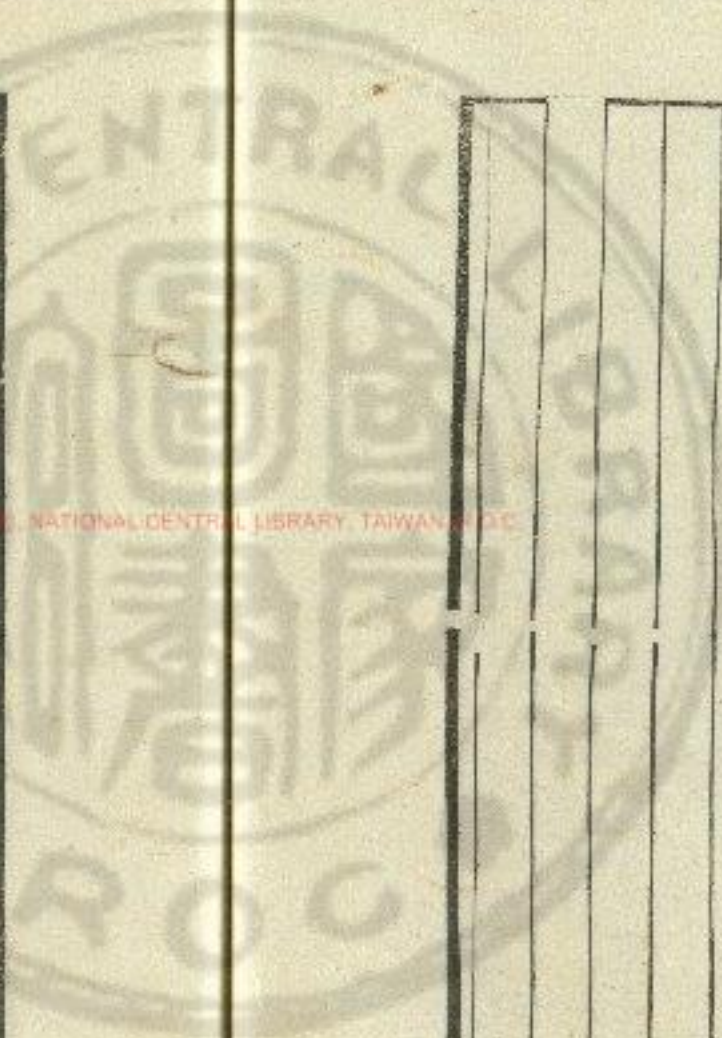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為雁門部將生子懿信列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實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為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

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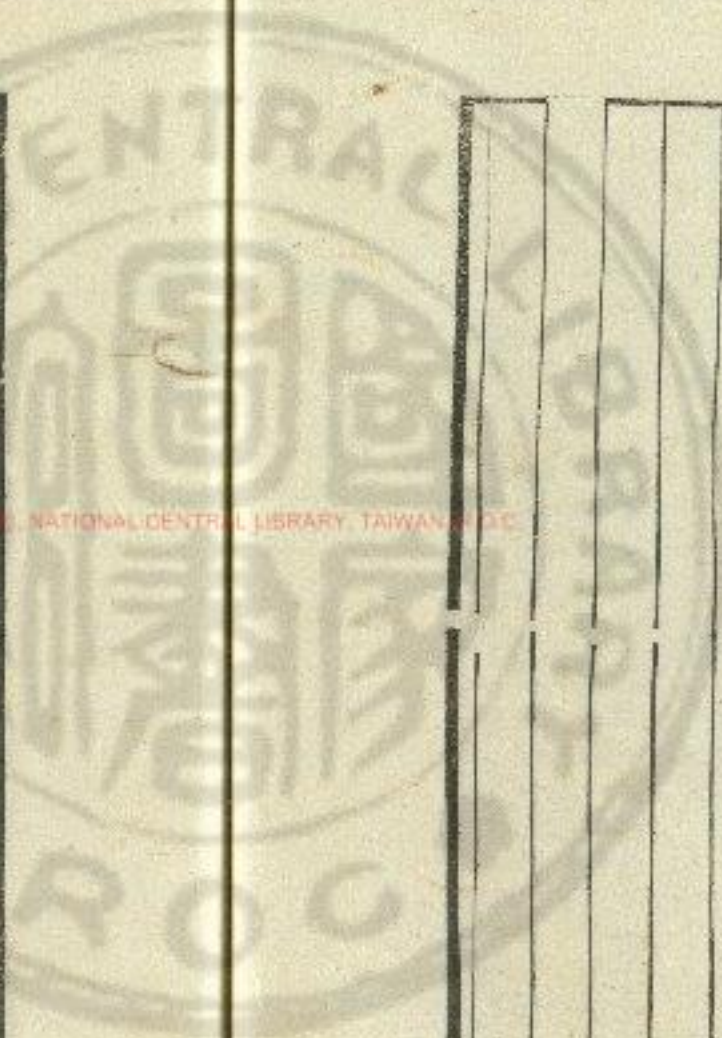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一戰乃解鞍礪鐵憑高為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  
嗣源急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勦乃馳騎犯之出入  
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  
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栢鄉梁龍驤  
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錯伏比日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  
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  
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旆也莊宗大喜曰卿當  
以氣天之因引鍾飲驍奮樹地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  
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  
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嬭儒三州莊宗已平  
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  
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

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  
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  
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  
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  
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  
度使兼領漢軍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  
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采宣救之嗣源為劉鋒擊  
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  
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棄勝以取  
青齊嗣源自彥章之敗疑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三日  
縱使料五里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  
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



州已破段疑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為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本意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三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干路州六月徙鎮宣武乘築其內外馬步軍檢校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實開九年高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可知莊宗自開元四年各從其所稱既日改元不嫌二號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已趙在禮反於魏大臣宜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在禮登樓謝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舍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商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日始奠見其禮也自己皇帝即位于樞密使其禮而後奠又者蓋本已事反王其禮矣此其禮者自其猶有自權之心而易斬練以衣冕魏王繼岌薨諸王薨不者此者者見用宗舉兵會從諱殺逆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珪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



在禮始謂曰諫而明宗因之以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

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遜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

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所設百官之契丹

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庚辰盧革為辰州

刺史聿說敘州刺史甲申涼革于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

朔陝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免彘芴于二賜百

官之無芴者見時朝廷素關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寇邊

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

擊營張志為太原少尹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表建豐第

又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石武衛大將軍

李卑晚使大鬼主博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餒來告

阿保機表廢朝三百早辛亥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實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

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

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

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從謙既君不

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見時荆南自梁於中國而附吳不以其

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賀宴趙主若不滿度則小軍也皆不書

使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睡伏誅六月丙辰任圖罷

庚子幸自司馬拔祭突厥神庚子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文

歡取夔忠萬州癸酉殺巨盧革聿說八月乙酉祥柯使宋

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

丹



丹使梅老來又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  
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已丑守殷自殺不書其汴州者  
未嘗攻戰直入其城也作自殺不書為汴州此不書攻州故書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園  
重誨請殺之不書重誨殺者明宗知而不辛尹德音釋繫囚是  
書及下詔書誣國以罪故以明宗自殺書之  
月傳箭于霍彥威黃狄也十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  
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敗于東郊丙午追尊  
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諡曰孝恭廟號惠祖妣劉氏  
諡曰孝恭昭曾祖教諡曰孝質廟號毅祖妣張氏諡曰孝  
質順祖琰諡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諡曰孝靖穆考  
諡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諡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  
虜來乙未孔循罷戍代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朔御

札求直言己未鄭元龜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  
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達鞠  
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  
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禿餒入于定州辛酉右  
衛上將軍趙徽怡為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為順化  
可汗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延隱八月盧龍軍節度  
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遜慶州防禦使曹延晚反  
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勣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晉來  
十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勣周  
克慶州實廷琬伏誅辛亥幸康義成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制榷都督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



卷四十一  
定州中

定州王勣自焚故辛酉晏球獻誠俘趙敬怡薨丁卯崔協薨

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

丑契丹使撩括梅里來求禿飯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

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不曰祝朝而曰賀朔者非祝視

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

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

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

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

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闕馬千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

昭為大內留守三月戊戌黑水元兒遣使來乙巳天雄軍

節度使石彬瑋為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官甲寅享于

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

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衛內指揮使楊彥溫

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彥溫雖有罪有命

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五月丁丑回鶻使孽栗祖來庚

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彥所莊宗子

使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壬寅殺樺聖都軍使李

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

十將一本  
大將一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康  
合畢來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  
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  
密使丁亥石堡塘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癸十月丁酉始藏  
冰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  
蘭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  
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調于太廟冊禮發於廟社至此始一行之故書丙戌契  
丹東王突欲來奔庚秋不可以禮義責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祕  
書丞鄒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裕  
使翟未斯來安重誨討董璋不命將名直以觀使在沙州曹義金遣使  
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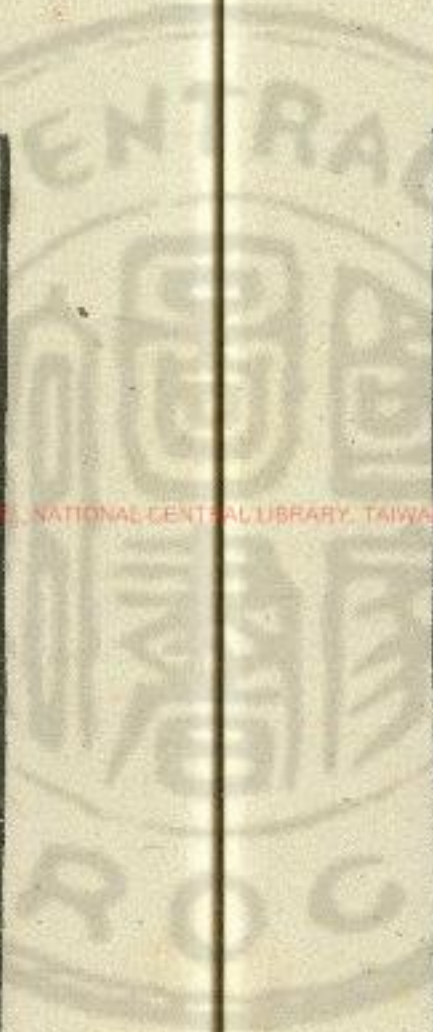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怛使列六薛孃

居來二月丁酉幸安元信弟戊戌突厥使杜阿孰吐渾使  
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  
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  
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  
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  
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贊崇緒秋八月己未契  
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冬十一月戊申吐  
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棟州民邢劍門閭子茂之世王道息而  
孝節而時君旌之猶有勸十二月甲寅朔除鐵林初稅農具錢至天  
民之意故兩差而書之故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寅求思來辛未渤海  
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



者來三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  
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  
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鄴國公丙午  
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  
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觀首領頡哥以其族來  
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勒塘弟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學士兵部侍郎劉煦為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十國外國書  
此書者知祥  
本唐臣而反至此改通自歸路之則嫌不許其自新劉  
之則當其通善款其來也臣禮不情故如表狀書之三月甲辰追  
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太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  
從珂非子而書子  
與皇博王太之同從益許王姪從溫克王從璋洋王從敏涇  
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未來



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  
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  
使馮贛為樞密使壬申幸土和亭得疾書得疾為從  
榮事詳之十一月  
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侍疾以兵求  
立罪當未敢誅  
其意以謂帝崩矣懼不得立  
而舉兵自助非反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  
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年六十七崩於元年葬  
河南洛陽縣興慶殿後雖  
得其葬而為賊所  
葬故亦不書葬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  
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予聞長  
老為子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  
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李蕃入豈足治  
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



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  
之請加丹雘噴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嘗享  
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  
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殺帛賤民無  
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更有犯  
賊輒賞之死曰此民之惠也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  
天下其受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  
不適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  
革粗息年優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  
馴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  
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嘗是  
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者有不足懼

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  
訛言不足懼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  
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古語不聞深可畏也識者  
皆多溢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國安重誨等之死可  
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溢之言且止一時之  
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六

一本云可ノ下ニ下ニ  
戸ノ下ニ下ニ  
田ノ下ニ下ニ





五代史記卷第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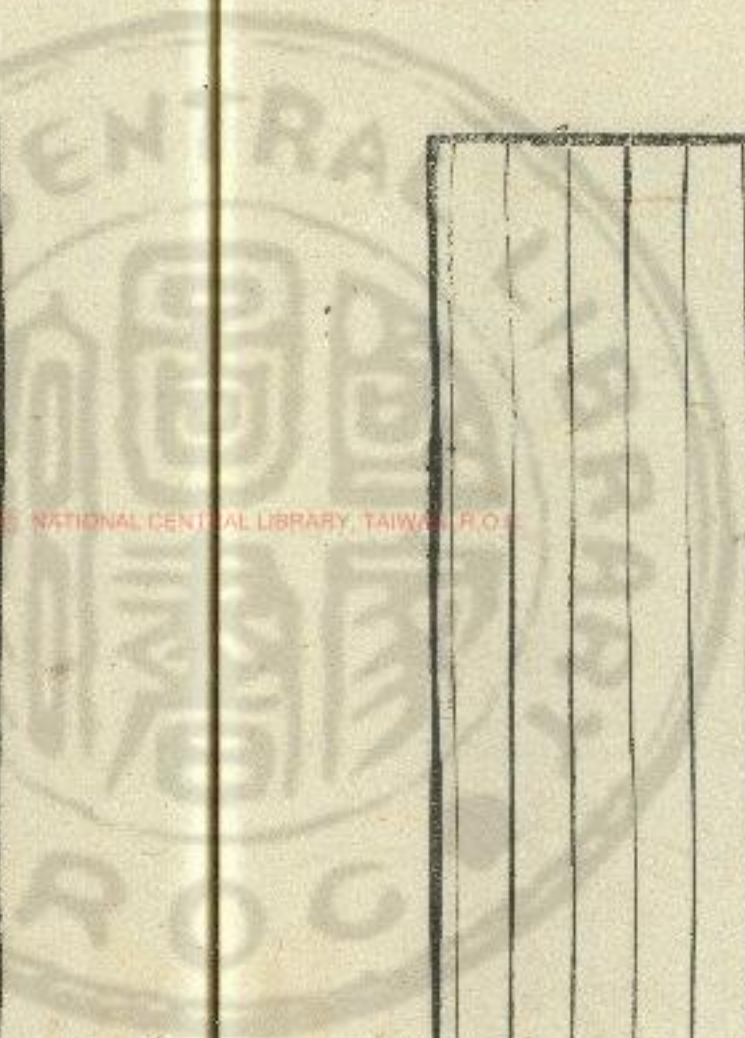
注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

廢帝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晉王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祕其喪







五代史記卷第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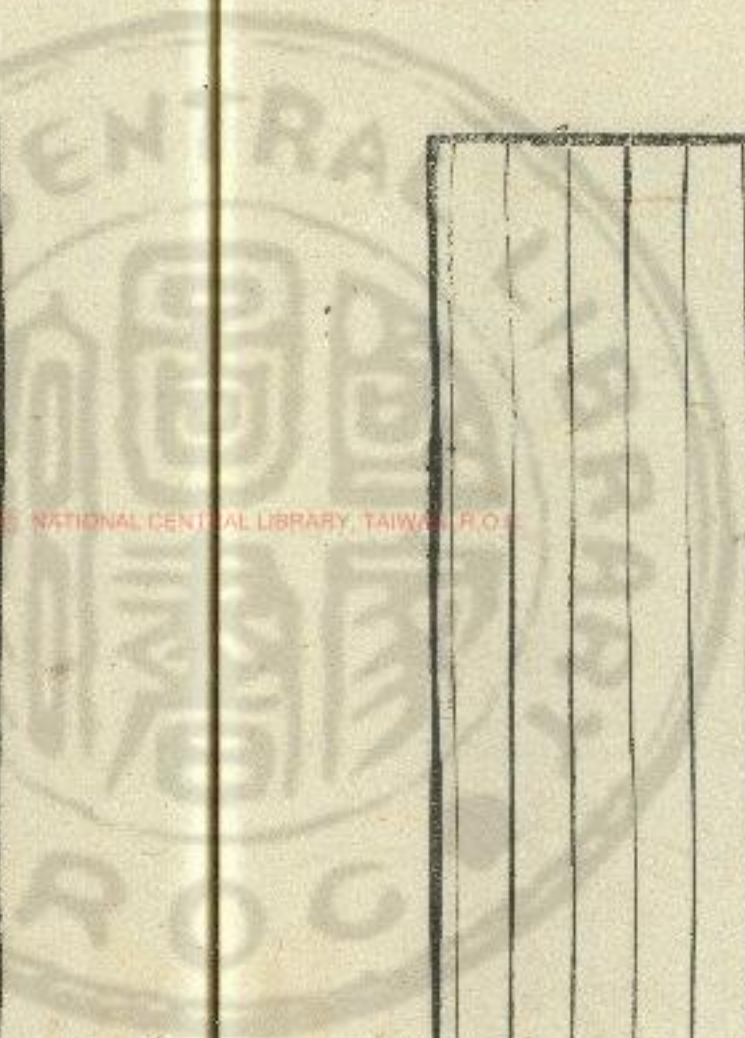
注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

廢帝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晉王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祕其喪





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

見於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三代五君於此始見

先君得其終嗣君得其始而免禍亂於臣民於其亂之由歸見之事也故特詳書之庚戌登光政門樓存

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

丁巳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為副中

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

李麟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

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禫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禮也乙亥契

丹使都督浚粹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

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資獻錢

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不書姓氏不曰冊其人為太后者母尊不可斥其尊自見

於傳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

陵二月庚寅親作山陵鳳翔節度使路王從珂反辛卯西

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彥

壽為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

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

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

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

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不

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殺神王也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

宗為驕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巴十餘歲明宗



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號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慙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戎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懿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圖之王闕馬于黃龍莊彥溫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弟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為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為控

鸞指揮使懿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為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懿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懿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各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



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弑鄂王

義誠及藥彥壽義誠版于廢帝罪宜曰諱而五月丙午端

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

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

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

索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師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

尚書左丞姚顛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

署官選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特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

故故須有旨方得選此於事無勸戒不必書以舊史不

詳故存所不九月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

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契丹寇雲州庚寅幸龍門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

為皇太后非範明改三月辛丑中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為

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契丹

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都者單秋七月丁酉回

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九月己酉

刑部尚書房昇為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為雍王

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

雄軍節度使張敬瑭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

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



己酉振武成將安重榮叛降于劼瑋王子天雄軍屯駐捧  
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  
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  
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  
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  
迪叛降于石劼瑋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  
劼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劼達于晉安戌申如  
河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為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  
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  
遠殺張劼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劼達不若死之而書殺者而誅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為得死乃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  
光遠殺己以叛故書之如其志  
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一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塋骨於微陵城中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  
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  
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隣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  
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宓於繼陵其土一壠路  
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嫌於重誨矣哀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五代史記卷第八

晉本紀第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

注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拔鷄本出於西夷自  
 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後陁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  
 之間臬拔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涇州刺  
 史臬拔鷄生訶瑋其姪石不知得其姓之始也訶瑋為人  
 沈厚寡言朝廷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諫明  
 宗帳下号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為心攻清平莊宗  
 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鄩瑋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  
 之以旋莊宗搦其背而壯之手唱以蘇唱蘇夷狄所重由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名勳軍中十五年莊宗戰于胡柳前鋒自德威戰死勳  
塘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養楊村為  
梁兵所敗勳塘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  
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勳塘  
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按者兵家  
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驍騎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  
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滎陽為  
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  
宗西還明宗以勳塘為前鋒趨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  
勳明宗入立拜勳塘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與  
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  
不奉法鄧州陶瑒亳州李鄴皆心憾汴論死明宗下詔書

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  
下而以勳塘為首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為御營使拜  
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  
故改賜號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  
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  
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傑統  
六軍勳塘疑其必及禍不欲為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  
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  
延壽等卒以勳塘為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  
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物惣管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  
明宗崩懿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順泰元年五



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路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  
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  
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謂其獨目先帝  
受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還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  
而粟多五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  
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爲  
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  
瑭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  
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納爲父子十一月  
丁酉皇帝即位於廢帝本紀書契丹立晉據所見也於此書皇  
帝即位以自立爲文原其心也晉高祖之反無  
契丹之助亦必自立蓋其志在於爲帝故使自任其惡也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真蔚

朔雲應新儒武靈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  
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  
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  
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  
鈞及其子廷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鍊之以歸己卯次河陽  
節度使葛從簡叛于唐來降硯餅蠻辛巳至自太原盧  
文紀妣顏羅甲申大赦殺張勳劉延訓放房曷十二月  
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爲庶人從珂諱丁亥司空馮  
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相揮使石  
重立殺其刺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內都  
虞候祕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彥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其  
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



彦贇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于吳丁卯

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秘璵戍寅兵部侍

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

室子為公及隋鄆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格唐宗室子

書之以見二王後三格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三

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

李可舉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為皇帝

妣為皇后高祖璟諡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姜氏諡曰孝

安曾祖彬諡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

昱諡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米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雍諡



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諡曰孝元懿六月癸未契丹使

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節前于義成

軍節度使符彥曉丁未楊光遠為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

東都巡檢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使

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

義寇河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

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

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成將侍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戎將奉國指揮使馬萬

執符彥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曉暉有罪軍之罪被

威克汜水關張從賓殺河死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

謀曰命殺乙卯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



州北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全未至而暉走見瓌不書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

使安叔十進添都馬乙已赦非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暉餘黨九月楊光遠進粟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錢民以獻其上君臣而不勝其多矣故地言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程全福

來丁丑禁私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葉錢作受命寶曆不必書皇葉錢者私錢也天子高祖錢故書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

丹冊禮使壬午澶州刺史馮暉降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

繩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高祖以父事契丹其有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初延光請降高祖不許延光遂堅壁已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勸契官王昉司天鷄川學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躬暉手契丹于聞使馬繼榮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已已赦

魏州蠲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為樞密使冬十月

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頰來奉冊曰英武明義皇帝庚辰

升汴州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雍州為晉昌軍戊子右金

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已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

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為大寶子閏國王十一月辛亥升廣

晉府為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重貴為鄴王  
四年春正月監發唐愍皇帝墓愍帝州于明宗徽陵中  
位追謚為愍皇帝五代諸帝諡號不可為法皆不足道惟愍帝宜書  
者嫌常時為王也而國亡禮闕舊史實錄皆無奏謚上冊月日故  
雖當書而不得因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為樞密使旌  
事而免於此爾  
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三月乙巳回鶻使其都督拽里敦  
來丙辰頒調元歷靈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己未彥



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玉仁  
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閏  
月壬申桑維翰罷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戎寇涇州彰  
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獨九月丁  
丑契丹使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郿國公以奉唐後  
丙戌高麗王建使廣評侍郎邢順來冬十一月乙亥立唐  
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遙折來  
吐蕃罷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  
金來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  
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于  
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

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秋八月丁  
酉闕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  
光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闕稼于沙臺冬十月丁未契丹  
使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  
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見時徵  
重而民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曰承福來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  
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都  
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  
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鄭澶州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為  
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鄴王重貴為廣  
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鄆海金及安從進戰于唐  
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節度使杜重威  
為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  
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  
丹使達刺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决河于滑州  
閏月天興蝗食良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太后  
所主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年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本紀第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驍將早卒高祖以其  
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  
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  
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  
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  
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  
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  
冬為開封尹封齊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為  
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鄴王重貴為廣  
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鄆海金及安從進戰于唐  
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節度使杜重威  
為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  
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  
丹使達刺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决河于滑州  
閏月天興蝗食良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太后  
所主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年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本紀第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驍將早卒高祖以其  
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  
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  
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  
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  
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  
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  
冬為開封尹封齊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



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為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右驍衛

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匹祭于相州之西山嶽嶽之如京使

李仁舉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馮道為大行皇帝

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為副太常卿崔悅為禮儀使戶

部侍郎呂琦為國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禮儀使

將軍梁言使于契丹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視朝

三日高祖所生母也萬歲時尊為皇太后矣其崩也喪葬不用

諡名丁酉使石德超授馬于相州之西山前已備見庚子

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自

書伏不庚申美平軍節度使李守貞章德軍節度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來庚午葬皇祖

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九月辛丑李

守貞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

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庚寅葬聖

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壽安縣五代之亂至此七

使十契丹庚子附高祖神主于大廟辛丑蠲高祖靈車所

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亨爐

子于闐使都督再昇昇來沙州曹元際瓜州曹元忠皆遣使

附再昇以來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子越使烏多奧來二月壬子景延廣為

附再昇以來旱蝗



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太澶州赦囚乙丑  
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祭衣  
之類皆闕卷人之事也三月己卯朔趙瑩罷晉昌軍節度  
使桑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  
蝗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  
蝗于陳州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  
追封皇伯劭儒為宋王癸卯為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六  
月庚戌祭蝗于臯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  
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  
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季等來申辰供奉官李漢超帥  
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  
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丙申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馮氏  
為壬子田于近郊辛沙臺丙寅契丹使通劉崇來庚  
午括借民粟十一月己卯董屠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闕  
馬收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  
州辛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逢來十二月癸丑給事  
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  
相來廣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  
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鴈門  
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  
晉自高祖以父事契丹其謙而誠時遣使舊史實錄皆不書至出  
帝立使者旁午不絕不可勝數故其官卑者皆暇而不書班以不  
得進大饑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



為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于澶州  
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  
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  
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  
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酉北面  
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  
契丹戰戚城契丹去戰而兩各傷失收兵歸去己丑異州刺  
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為武定軍  
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  
至自澶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  
酉率借民財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鄴都留守  
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為青州行營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為  
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東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秋七  
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為北面行  
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  
城民史仁誦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  
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  
度使趙在禮為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為副  
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臯門丁巳楊承勳囚其父  
光遠以降殺之出帝已許其不死既而命李閏月乙酉德音  
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



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  
為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岷軍節  
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日以備契丹藥契丹去而命  
丙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  
書戶部侍郎馮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  
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田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秦州  
辛亥易州戎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  
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  
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于戚城己卯  
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  
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奉  
杜威弟阜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戊丁丑括  
馬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辛李守貞弟冬十月丁丑高  
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兔于  
硯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珪內軍卿朴莪言來  
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為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臯門辛沙  
臺十二月丁丑臘乙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燾為中  
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  
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  
己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  
副河決漁池大饑群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  
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州懷州辛丑行營



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自為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戰於滹沱守將張瑄而不敢死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遂以被殺瑄若不夫不歸而死當明者自書死是精杜威李守自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免于沙皇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出帝時存而晉則亡矣故書於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郟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

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自祖自子有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嘗負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為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

歐陽

脩撰

徐

無

注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定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





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發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軍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別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世俗謂其刺無大故勿弃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徒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弟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弟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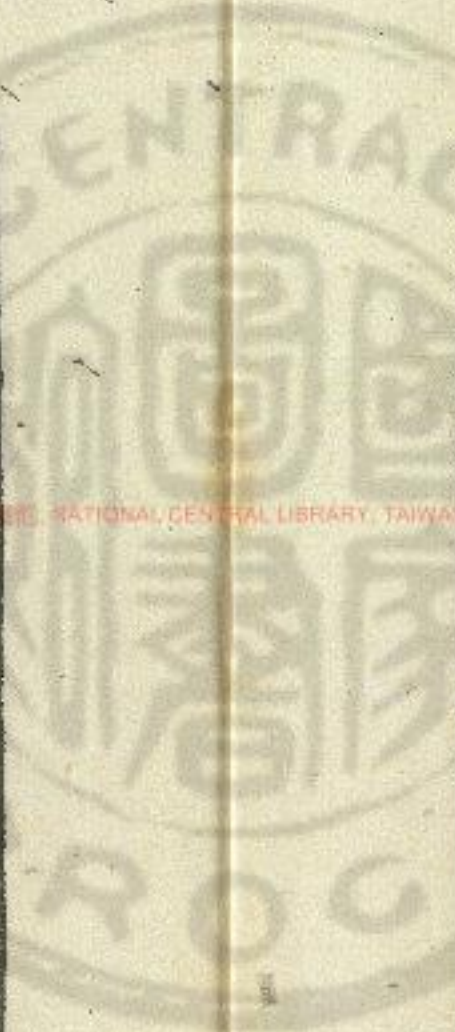
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鴈門王敗之子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資鉅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榻一木榻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榻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

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上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年定國而未嘗有國號又稱晉年號捨開運而進稱天福為十二年初無義理但依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漢人也是時天下書其實源



無主得其主則往歸之與乎叛于彼而來於此者異矣漢高武  
祖非有德之君惟懷斯人之無所歸者而歸也故曰歸  
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  
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  
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瀾河東  
雜稅卒勿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  
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開漢起太原畏而去故與  
自去異其文遊者退過之稱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  
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  
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  
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



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樂城契丹入于鎮  
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  
遜歸于契丹以郟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  
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  
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高祖初建國號漢  
其初建國號漢其初建國號漢其初建國號漢赦  
不書然稱天福十二年則國仍號晉可知但無明文故闕  
疑爾此書改國號漢未改之前宜有所稱可以推知也  
罪人蠲民稅于聞遣使者來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  
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杜重威於晉出  
希時避出帝名  
去重至漢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  
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諱曰明元  
廟號文祖妣姚李氏諱曰明貞曾祖昂諱曰恭僖廟號德祖  
祖妣楊氏諱曰恭惠祖僕諱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諱



目昭穆考璵謚曰章聖廟號顯祖姓安氏謚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實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暉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性既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右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為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

張殺社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樞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實貞固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縮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峻不命為將又不令討賊相今以兵實關西下文乃見命將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河決



原武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  
一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章德軍  
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鸛鶴食蝗丙辰禁捕鸛鶴  
庚申郭威同中書閣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  
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昶宗叛附于李  
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  
弘遷及趙思綰戰敗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溫篤蘭甌  
藥斯來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木古松滅其族壬申葬睿  
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在河南十二月己卯章武  
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大師致仕劉景巖  
二年隱帝即位至此且未元而不改元且周顯德二年注而唐  
名承祐年之說吳建昌曰民共稱而不改元當時莫大之  
夫本紀無讓者但書其實後世自見也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紐配祖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六  
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蝗秋七月  
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北甲子克河中守貞  
自焚  
死故不  
書伏誅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軍檢校守溫丙戌郭威使  
來獻俘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群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  
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鳳翔自焚死  
故不書伏誅  
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俘二月甲戌旌表賴  
州汝陰民趨溫門閭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  
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六月癸卯河決原  
武秋八月達鞠來附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



義成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  
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  
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鄭威戰績開封尹侯益叛降  
于威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二十國廣通元年其年之計  
賜聖曆號額後為其年所著  
敬下蘇逢吉自殺漢上自德宗崩後四十二年開本紀始即位  
矣其太后臨朝漸為公制立言則所撰記非誠實所以表其恭故  
書曰漢亡見周之立也遂而歸於自立則有自遷之心焉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禮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異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  
未嘗有法蓋古人之正謂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  
月國語言六月曰元開大月周陽  
列六文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歲  
多不一不一不謂明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  
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

以建元而正為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  
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  
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  
年未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  
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  
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惡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  
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  
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  
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  
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  
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宗滅梁繼嗣誅死其麾下兵衆竊從馬直威以通書尋拜補  
爲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  
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  
契丹威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  
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史弘肇等隱帝  
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承襲趙思綰鳳  
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  
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  
不敢辭惟陛下命乃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  
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暖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  
與士卒無異上所賜子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  
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櫛其城東患櫛其南文



珂櫛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櫛諸將皆謂  
守貞窮寇破在且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  
出兵輒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戰守貞出必有亡  
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曰四面  
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  
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  
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  
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  
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  
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  
帶威乃授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  
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

授承安作  
恐其誤字



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遜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勗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勗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史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殺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効用十一月丁

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龍馬脫胡威所嚮龍馬脫爲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比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九明反弑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太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威爲嗣遣太師馮道迎賢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副使十二月甲午朔



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鄭崇以  
騎七百逆劉贊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楊温為贊守徐  
州戊午次臯門漢宰相竇自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  
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

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

吳蜀諸國自立皆繼而不書此書  
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語論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三月

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兀欲遣使裹骨支

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  
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

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

彥超克徐州鞏廷美楊温不書  
死之語在竇傳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

氏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

謚曰睿和廟號信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諡曰明憲廟

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諡曰真順廟號義祖祖

妣韓氏謚曰真敬考謚曰章肅廟朝號慶祖妣王氏謚曰

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質自固蘇禹珪羅葵丑范質為

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程光毅為樞密副使秋七

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

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  
義所稱討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  
兵當誅罪人于京

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  
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

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

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庶評侍郎徐逢來二月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寅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克計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使翟光鄂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四乙亥克兗州并起殺并死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吳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至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黨當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

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怙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是日連上文雖無崩日



周本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  
 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  
 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  
 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  
 魏太祖入立拜壇州刺史鎮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

EXHIBI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本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  
 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  
 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  
 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  
 魏太祖入立拜壇州刺史鎮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

EXHIBI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本二物且三  
二四子下

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且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親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

王正其非子矣其孫王正其非子矣其孫禮不待幾賤而可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于外馮道為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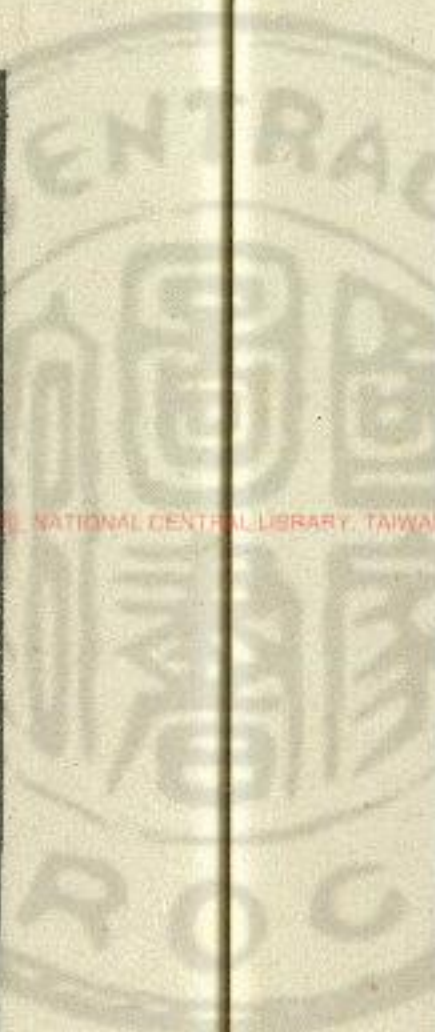
皇帝山陵使大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鹵

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

為樞道頓遣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日代曲在周不可

相文王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



之其稱不屬于周不與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已

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禁受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

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高陵在鄆州汾州防

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

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

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

監軍李勅殺其刺史趙臯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

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

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

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高陵庚午至自太

原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

禁一本二  
癸二作七



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

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立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

出帝即位年宜改元而不改元明年然後改漢高祖帝周世

宗皆仍舊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

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

毀佛寺禁民親無侍妾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

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

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

戌鄭仁誣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荅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頭表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復

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葑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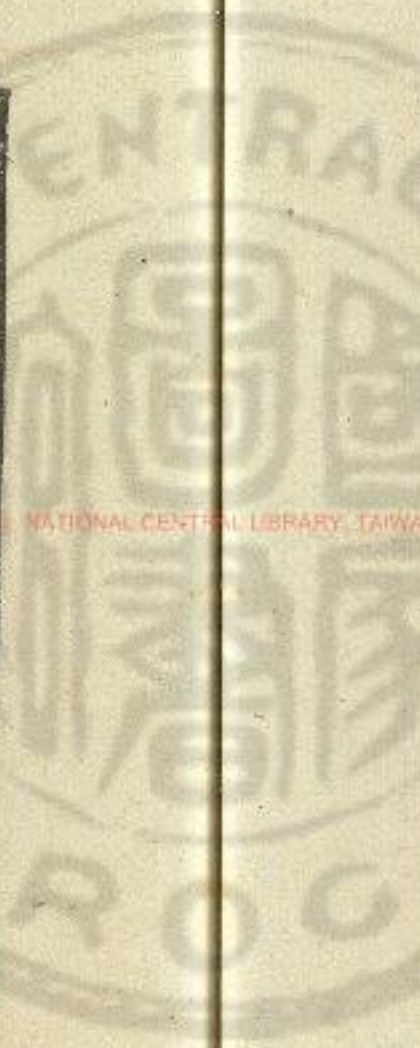
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

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被景臣而不書景死蓋已深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





之爾克者雜取之名此壽雖取則見仁壽之前皆不書  
死之者仁壽自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死後列之死者傳夏四月已  
已至自壽州已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郡  
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八  
月乙亥李穀罷王村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僕州刺  
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內  
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  
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身居其地  
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延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其地丁丑取  
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延謂不書叛事身居南唐世家

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  
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克不降可細故二月  
子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諒及李遵等死昭業皆以  
事並不完不能立傳然其貴者死亦本紀著其大節可矣

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洲三月壬午朔如秦  
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  
紅為界并前所得遼十四州可止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四月  
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靺遣使  
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乙酉水部貢  
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月占城國王  
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  
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附辨來三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村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尹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廢置不書此書

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及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漢口關止置五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月乙巳朔取瀛州後中國故地不書契丹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

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嫌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皇后符氏文理宜然無後取

也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茂子占城使蒲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十九年三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為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兵

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讓為儀仗使宣

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皆居澗為橋道頓遞使秋七月丁

未戶部尚書李濤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為判官八

月庚寅封弟熙讓為壽昌王熙謹紀王熙誨王壬寅高麗

遣使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冬十

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鄆州管城縣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錄梁亡見唐也連漢亡見

見唐之亡也唐據天下以討賊而敗天下以立賢故書梁亡

者為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執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奔

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廢書故不書也晉亡

日契丹威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避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簡謂後魏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禮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其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迷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使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家人傳第一

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 昭儀陳氏 昭容李氏

德妃張氏 次妃郭氏 廣王全昱 卽王存

柳王友裕 傅王友文 康王友孜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冑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家人傳第一

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 昭儀陳氏 昭容李氏

德妃張氏 次妃郭氏 廣王全昱 卽王存

柳王友裕 傅王友文 康王友孜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冑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  
有無禍者也歟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  
履霜積墜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  
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於唐晉以後親疎  
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  
曰廣王全昇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備  
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  
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搯沐戒  
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  
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  
破巢遂鎮宜春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

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  
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  
俱戴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  
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  
使無忝於先人也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  
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  
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  
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  
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  
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穆皇帝后  
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



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悽然泣下曰冤讎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

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嘗給其衣食司必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未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初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甚晝夜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  
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  
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  
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入汴也未帝登  
建國樓謂控權搢搢揮使皇甫麟曰吾晉世讎也不可俟彼  
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婦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  
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  
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  
親屬收葬乃出未帝首壇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  
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章友  
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二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  
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  
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郴王而康王友孜未帝即位封  
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璋時  
爲鄆州留後未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  
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  
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  
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  
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你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  
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擲盡盈而逆之呼太祖曰朱三爾



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三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尊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夜伏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未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

友孜反伏誅未帝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反斥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未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未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止莊宗入汴皆見殺

即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溫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龍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迎鑾殺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



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龍表梁友倫以兵三萬至巖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鹽州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閔勣使王建讓安省使王建入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

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嘗封於是追封存即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謹呼晉王言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宜武以為衛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問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進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更使者誘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部都指揮使與平寇鄴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夏夏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劬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監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喪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又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侍疾太祖病少聞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大家以傳國寶與



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  
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衣服微行  
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  
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  
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  
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延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  
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延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  
友珪以衾襚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  
諸軍遣受言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  
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上忽焉六載中外叶力期于  
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  
大內賴及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懼

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  
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摠立則即皇帝位拜韓勅  
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  
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  
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  
歷太祖外孫素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  
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  
城以走不果使馮延諤進刃其妻及已延諤亦自殺末帝  
即位復友文官爵發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  
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  
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



少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言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于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正室劉氏 次妃曹氏 皇后劉氏

太祖四弟 克讓 克恭 克寧 克寧

太祖八子 存隆 存美 存義 存禮 存紀

莊宗五子 繼勳 繼勳 繼勳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



少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言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于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正室劉氏 次妃曹氏 皇后劉氏

太祖四弟 克讓 克恭 克寧

太祖八子 存隆 存美 存勳 存禮

莊宗五子 存勳 存勳 存勳 存勳 存勳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



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收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鬱不知所爲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爲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遠邇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

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其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汴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死諡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



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  
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往葬之莊宗位諫群臣交章請  
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步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  
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  
攻魏掠成安釋將表建豐得后納之晉宮百簡太后教以  
吹笙歌舞既笄其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  
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  
酒酒罷去而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  
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  
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及莊宗以爲類已

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  
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劉氏  
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表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  
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文人護之及出劉叟示建豐建  
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  
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  
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  
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  
次在劉夫人上以故難其事未發宰相盧革樞密使郭  
崇韜希言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四年己卯皇  
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  
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



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  
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  
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官所賣  
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官宮中貨賄山  
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使佛有胡僧自于  
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  
頓所至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  
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  
山之人皆魚鱉魚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闕城人皆  
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  
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  
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

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使佛因請以移第為佛寺為后  
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移第常與后俱其後  
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曰遣姬妾出  
入中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  
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  
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  
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  
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  
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  
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  
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  
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



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  
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樞占星者言  
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穰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  
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  
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  
之因取繡衣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  
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  
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  
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  
至盟津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  
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

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  
張谷哥索袍帶以賜之谷哥對曰盡矣軍士叱谷哥曰致  
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谷哥曰  
自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  
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  
渴欲得飲后令宦官進瓊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  
渥等焚嘉慶殿擲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  
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與存渥數及至太原乃削  
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  
崩皇后自唐未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  
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成一璠芳懿  
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散走朱守



躬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  
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  
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而歸之後嫁契丹  
突欲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  
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  
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邴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  
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  
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  
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  
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

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  
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  
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温石的歷等十餘騎彎  
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  
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  
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  
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  
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在營軍使潞州孟  
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  
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  
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擊



管之克脩斬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太祖圍蔚縣嗣肱從存審救脩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管以死克恭橫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

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靈武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尸以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兒之命以兒



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  
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  
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  
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  
顯存實貝十克寧自兄亡弟及古之通也以叔拜姪理豈安  
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  
土字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  
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  
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  
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  
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

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  
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  
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  
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  
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  
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  
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  
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  
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  
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



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又過于郎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寃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于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從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

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關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旣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煬繼峽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且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



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生口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發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輒系首肉袒啗野蔬禮群臣衰經徒跣以降繼發下而取壁崇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發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官者俱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

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閒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發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發爲備繼發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弃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子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發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言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且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發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



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聞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覆重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使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及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園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及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驛馬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龍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及曰上無詔書但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龍等力爭繼及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龍衣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及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及從者李環搥碎其首繼及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及遣任園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反兵入京師繼及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及馳趣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及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及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及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違疑久之謂繼及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踏面以俟繼及面榻而計環縊殺之任園從後至葬繼及華州之西南繼及少病闕無子明宗已即位園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園繼及何在園具言繼及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曉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也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聖書家人傳皆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注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靈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靈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出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三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是懿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  
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榭  
瑋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  
工部尚書王倓奉土皇太后寶冊諡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賈梁故  
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  
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  
素得鄩余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  
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  
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為王氏

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  
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如事皇  
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  
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常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  
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  
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以妃故  
封拜官爵廢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自天妃初  
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  
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  
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  
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  
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



兵入官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  
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  
后素善太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  
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  
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  
廢帝亦為之懷歎待之頗厚石勒瑋兵犯京師廢帝聚族  
將自焚太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俟姑夫太后曰我家  
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潘死而妃與許  
三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  
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  
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  
封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

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高祖  
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  
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  
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  
亦養於太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拜拜  
顧妃曰明宗與我約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  
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  
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  
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微陵域中  
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  
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  
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



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雷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圍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父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母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猶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諡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爲亂軍所逼爾且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



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  
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  
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  
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  
於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  
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  
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主從樂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門而靡爲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  
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天於  
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簡之其意不足學也是歲秋封  
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  
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尊今受大  
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函



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大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容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殿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榮乃請翰林學士崔胤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趙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



解樞密三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質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人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且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主從厚賢於己而懼不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主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

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質又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泰王府不敢使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質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質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與殿閣議事質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用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令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泰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平漢瓊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



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中相顧號泣明宗  
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  
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  
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危窘從榮得何氣  
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控鶴兵守宮門  
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衆而正直  
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  
肇從榮兵出陟肇並率首詣行至天津橋南指曰景謂肇  
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  
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  
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  
懼索鐵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

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  
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  
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  
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  
再焉道率百睿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  
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三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爲人剛不能少屈而性周儻輕財好施重誨忌  
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自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  
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誅  
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負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麻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充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負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閼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

怒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受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為盜悉藉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











副使邊仁嗣請已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千牛衛將  
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  
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後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  
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  
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  
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  
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

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  
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  
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  
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  
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  
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  
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  
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  
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  
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



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西夏家人傳第五

皇后李氏

皇后馮氏

高祖七子

太妃安氏

高祖一兄 六弟

高祖二孫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号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明皇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

歐陽脩

徐無黨注

撰





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西夏家人傳第五

皇后李氏

皇后馮氏

高祖七子

太妃安氏

高祖一兄 六弟

高祖二孫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号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明皇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

歐陽脩

徐無黨注

撰





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名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自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疆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邪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吾有梳頭妮子竊一燕雀囊以奔于晉晉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德光所與書乃滅火上死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

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豈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重貴言頃者唐運生於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日月祚則翁皇帝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憂勤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輒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輿鼎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負生忍恥自貶顛覆上累祖宗宗



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時昔稍齊雷霆未  
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  
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  
次又爲太后衣曰臣嘗幸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  
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  
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  
保皇帝阿翁發自異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  
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  
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惠義兵戈屢  
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宮中皇太后怒中外  
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罪親景仰生惶惑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包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

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  
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元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  
飯慶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  
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是時  
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忌嘗於此飯僧數  
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  
析符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  
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重貴不從母  
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荅曰重貴事妾甚  
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歎重貴此去幸蒙大  
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兒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  
弟重貴皇子延煦延寶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



三十東西班五十駝尊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  
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縣皆故將  
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囁  
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  
行砂磧中饑不得食民遺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  
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追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盡像帝不勝  
其辱泣而呼曰臣醉超俟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  
州至東丹王墓遣使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  
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  
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  
里行過遼陽三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  
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

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  
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  
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  
半以衣服藥劑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陞取帝所從行官者  
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兒禪  
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  
禪奴陞虜地尤高罕虜人常以五月上陞避暑有八月下陞  
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朔州見永康王求於漢  
見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目從行十餘日  
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  
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  
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



遣從者耕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常仰天而泣南  
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誓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  
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  
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  
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  
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帝與皇后諸子皆無  
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娼傭妻生出帝封秦  
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妃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  
倭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  
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  
后是日以六軍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酌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以生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  
用事皆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



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  
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  
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  
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  
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實重信重  
人重英重進重睿重泉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  
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  
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踈  
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  
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

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踈然  
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  
與弟勸劬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  
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  
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甲不見天福二  
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  
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  
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孰能免吾兄方  
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



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劭威劭  
德皆爲太傅兼贈劭躬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  
及劭儒七年正月追封劭威廣王劭德福王劭躬通王皆  
贈太尉劭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  
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劭儒始追封宋王亦加  
贈太師

劭武賢字德和少無賴窟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  
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  
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劭武賢性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  
輔之而劭武賢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  
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

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  
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誓之契丹犯邊  
劭武賢從出帝幸檀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  
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  
以曹州爲威信軍授劭武賢節度使在曹夏具暴尤甚安之召  
還張彥澤兵犯京師劭武賢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  
年四十九

韓王劭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  
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  
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  
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



舉事庶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高祖爲  
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  
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弟王重  
進號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三月  
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最高祖下詔  
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  
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  
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  
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  
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文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

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  
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  
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兒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內重睿  
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  
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  
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  
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  
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  
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  
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景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



陳王賜名重昇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餽萬爲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貨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綸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十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

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齋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求真璽出帝以狀荅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焚之先帝受命命王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



跡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便是子也能  
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  
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  
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  
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  
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  
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思有屈於  
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  
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

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  
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  
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  
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  
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皇后李氏

高祖二弟

崇信

高祖三子

承訓 承勳

承祐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家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大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





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皇后李氏

高祖二弟

崇信

高祖三子

承訓 承勳

承祐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家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大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





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  
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  
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  
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  
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  
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相陰公

賁為天子賁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  
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  
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唯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高祖二弟三子弟曰  
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賁高祖愛之以為己  
子乾祐元年賁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  
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  
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  
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



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父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掃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

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此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此人



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裨應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封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  
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谷州庭美等聞  
贊不得立乃閉門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  
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  
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贊  
於漢非嫡長時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  
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  
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於予  
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  
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

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庭美等  
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  
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  
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墓主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  
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信嘗留立為嗣  
揚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  
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  
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中樂飲酒自如也揚  
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不爵爵  
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勸我一杯矣  
已而間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檀州王峻遣申



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  
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 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section.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惠妃董氏

子嗣信 避字惠 泰超 避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兒竒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諡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  
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 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惠妃董氏

子嗣信 避字處 奉超 避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兒竒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諡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拜弟延璋爲右飛龍使延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具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玉鏐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鏐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父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實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



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  
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庶子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  
帝舉兵子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  
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  
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  
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  
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  
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  
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愍之情故皇弟贈太保  
侗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心處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宣懿皇后付氏

貞惠皇后劉氏

世宗七子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宣懿皇后付氏

貞惠皇后劉氏

世宗七子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言之說也然專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

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其族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并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



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史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交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吾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性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母怒

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又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驥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後世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



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夫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  
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  
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  
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  
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  
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  
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  
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誨皆未封爵遂拜熙  
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斬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

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  
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  
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有非漢之辭焉蓋知  
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九

勣翔

朱珍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勣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至是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議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勣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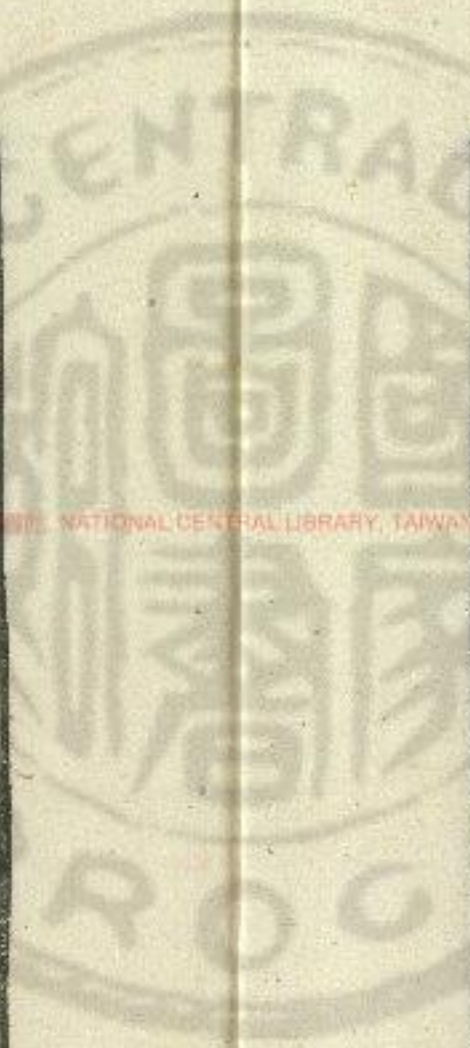


學士書檄韓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父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  
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  
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  
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  
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太祖奉昭宗自歧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  
之拜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  
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

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  
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  
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勸翔來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  
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  
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  
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  
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為多  
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  
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略從太  
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  
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  
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



破徐州得時傅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傅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甚且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獵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



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揚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億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効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疑軍疑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爲矣勿以爲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疑臣已爭之今疑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



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且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河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其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作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力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遂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棄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秦宗

權遣盧瑋張晔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恐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意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其驍賊晔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宋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奪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盡二十里遣精兵誘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內珍軍登城已入甕城而垂門發



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遷城中珍僅以身免  
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彦貞太祖遣珍救魏珍  
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蕭金范居實等入滑州殺魏豹  
子軍二千於臨黃珍成魏河朔魏人殺彦貞珍乃還梁攻  
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之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  
蕭縣唐賓者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  
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安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  
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  
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  
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  
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  
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火燒盡

督之郊許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  
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駭翔恐太  
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  
明且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  
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  
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肅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  
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  
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龍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  
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衛進屯呂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裨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進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櫛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事中非太祖命不安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使水侵之請者告曰淮人使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臨青過東



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龍奉志于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涇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至軍益閉壘不出而數益三關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關門出擊敗晉王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

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徙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淝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礪州殺其刺史秦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



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宴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鵝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文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來救於晉晉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龍褒充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

暉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名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旺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旺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敗湯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梁圍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



與時溥俱不苦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  
出逃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  
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存豈勞吾親  
闕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勗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勗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勗為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勗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  
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鏐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  
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勗取其瀛州  
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  
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勗攻王珂于河中存勗出舍山

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勗護國軍留復從宋  
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勗子仁頴仁愿仁愿有  
孝行存勗卒事其兒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  
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符道昭蒸州人也為秦宗權驍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  
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自茂自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  
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奉州節度  
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  
以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  
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  
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  
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



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  
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  
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  
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  
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與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  
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  
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  
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

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  
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  
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  
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宜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  
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  
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  
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比目如言太祖嘗曰劄翔劉捍  
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  
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  
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



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  
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  
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扞屋爲城浮渭而下道路號  
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  
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統于山頭凍死雀何  
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  
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  
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  
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  
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  
現不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  
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

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  
復拜相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彥卿出太祖  
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  
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  
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朝

王重師

徐懷玉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鹽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胤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胤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三原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朝

王重師

徐懷玉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鹽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胤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三原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





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  
雋定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  
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殺勇功臣楊行  
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  
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即懷英爲招討使將行  
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  
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  
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  
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  
至置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授且督之已而晉王李  
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朝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圍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  
詣關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吾  
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  
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  
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  
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  
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  
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勣武勣武卒子師範立



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  
範偽爲好辭召洪至迎於郊外命鄆斬之坐上因使鄆  
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鄆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  
西攻鳳翔師範乘虛陰遣人分龍泉諸州縣它遣者謀  
多偏洩事不成獨鄆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  
等悉有充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  
乃使人負油鬻南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  
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徙從  
周家屬外弟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  
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  
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  
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鄆乃采簡婦人及

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  
堅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  
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  
素慮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  
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  
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  
福諭鄆報曰侯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鄆乃  
亦降從周爲其齋壯衣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  
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  
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  
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鄆一旦  
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自如太祖益



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鄴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以兵屯于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鄴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圖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衆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于莘縣築角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鄴曰聞外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凋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劉鄴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

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昔嘗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見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椀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椀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擊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誓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潛兵貝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



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鄆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何朝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圍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爲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醜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戰

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潞王則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路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隸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滑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纓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晧攻休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濼濟州牢城場復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濼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濼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濼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泚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州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

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孰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箕西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



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未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瘡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未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并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旺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

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立望見其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湍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旺柵旺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旺兵千人奪馬數十疋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西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



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  
衆張晔屯赤岡歸厚與晔獨戰陣前晔僂而却諸將乘之  
晔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  
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  
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  
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徒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  
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驍子軍直  
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  
先還歸厚馬中矢僂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  
騎弟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  
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  
統軍歷名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

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并為將亦善戰開平  
初為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唱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軍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纓毯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權曰柰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叅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玉全劄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

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以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并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龍衣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降晉選其麾下  
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  
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  
胸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棗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  
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  
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奔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卷二十三

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降晉選其麾下  
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  
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  
胸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棗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  
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  
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奔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卷二十三

九



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半存節等攻之又不克  
師厚以奇兵出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  
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垓以功遷保義軍  
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  
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沮水夜行迷失道明  
且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  
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至軍攻燕王劉守光求  
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  
疆三月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兵戰乃破屠之進圍滎縣  
晉史建塘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拜  
幃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

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  
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  
河北師厚常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  
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時魏恃牙兵其師得以偃疆羅紹威  
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  
槍効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  
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  
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三萬朝  
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千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  
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白此事  
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謂林罕軍吾事立辦未帝乃  
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史謂其下曰方



鄧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來象先計事使來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未帝卒與象先投友珪未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傷發卒未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二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聞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軍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劾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放爲

容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弟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未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盧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闕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與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陽沙蔽天太祖



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執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慈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揚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

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

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爲蔡賊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



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  
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  
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  
太師諡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為州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  
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  
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  
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  
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  
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  
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  
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桂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

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  
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  
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據聞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  
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  
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  
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能  
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為先鋒擊巢陳莒間拔其數柵  
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大敗賊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  
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  
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宗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



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  
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  
晉圍入邢州邊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  
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憐其敏惠養以為子授之  
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  
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  
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  
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無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  
軍節度使自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  
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備  
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

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  
如此壞心思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  
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  
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侯朱珪  
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  
反瓌且真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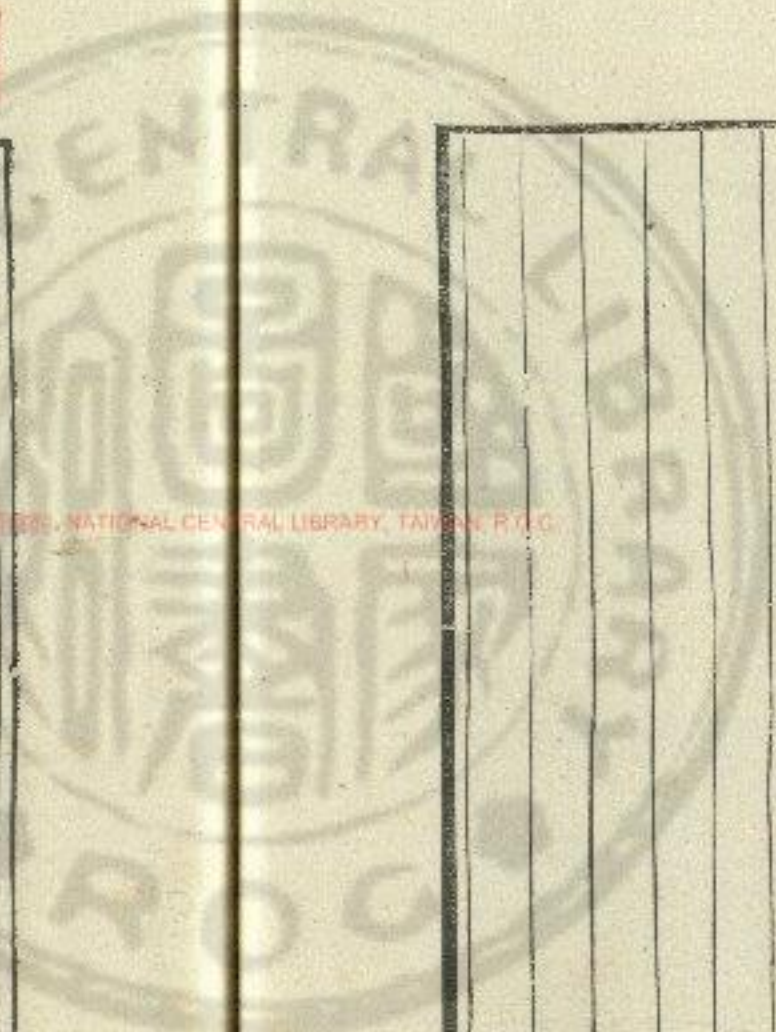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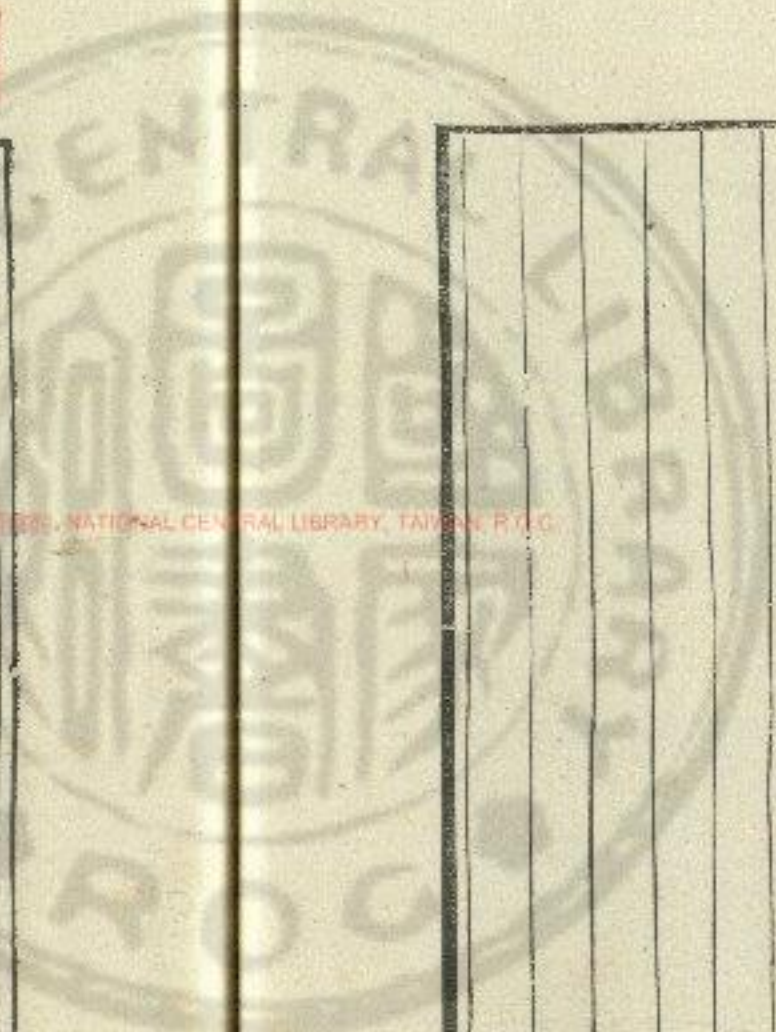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





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  
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劉彥章圍之莊宗登臺  
望見彥章為重斬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  
欲持父讐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  
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  
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  
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  
可以圍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  
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  
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

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揚劉莊宗迎擊遂敗  
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韜延尉內盡得梁虛實是  
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  
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  
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  
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關  
河難守不若弃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向為界與梁  
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  
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  
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領首以望成  
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弃之雖欲指河為界  
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在輸必集新



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揚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平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嚴五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入且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職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

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遠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令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



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白從入洛始受四方  
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  
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  
也今一切柝之豈無反側且藏子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  
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  
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  
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  
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  
並進臣備心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  
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  
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曰  
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

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  
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  
暑濕不可居思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  
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  
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  
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庸借財用陛下欲雖有作其  
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  
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厦不勝  
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  
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執力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  
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  
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弟無異皇居安知陛下



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女更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

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置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大將時明宗為撓營營中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撓營不可禦魏三繼及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及小子豈在大事必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及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從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



跋珍寶奉崇韜留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及頗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及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及監軍李從龍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間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龍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綿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歸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

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二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處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佞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相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



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恇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與身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梁弘遷歐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道守弘遷罪死虔仗杖而已重誨以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國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

能得園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鳥鷄而仁福違詔獻鷹鳥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侂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北方所牧馬瘠而多死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



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今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  
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  
知章出獄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  
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  
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  
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政之諧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  
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  
至而董章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  
此所謂獨見之慮禍豐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  
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  
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  
乃遣其嬖吏韓政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政恃

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  
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政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  
舞踏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  
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路王從  
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  
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  
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雅報  
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  
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  
知馬胤以金帶襲衣金鞍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  
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  
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瑄率兵討之而誡曰爲我生致彥



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稱等攻破河中希重誨言斬彥溫以  
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  
合致賀從珂羅鎮居清化里弟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  
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  
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  
春秋責師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  
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作  
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  
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  
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相養  
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弟亦何與公  
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

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  
代多用心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  
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巖為西川  
監軍知祥大怒斬巖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  
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足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鏘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鏘即引謀者見重誨本吾以  
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  
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鏘行軍司馬已  
而捧聖都軍使本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虞



徽語其安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  
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  
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  
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  
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  
無措之曾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  
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極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  
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  
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  
等反遣石劬瑋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  
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  
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意曾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

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數百里遠  
近驚駭督糧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  
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  
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  
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  
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上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  
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  
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  
節度使重誨已罷希音者爭求其過官者安布倫坐與重  
誨交私常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而  
曰此非渠竟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  
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  
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  
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  
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已死未寒責  
遽勞朝廷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  
弟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走  
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  
流血盈庭從璋檄責其家其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緡錢銀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  
二子其餘子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國當死但

恨不與國家除去懿王此其恨也

爲乎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梁政院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宰相有非其見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若今學士院諸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  
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

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

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  
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

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  
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

失其職也







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子唐超

唐鏡

史建瑭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內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今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騎將陳章者號





陳野又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  
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  
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自安知刺史  
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  
兩軍共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  
章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遣德威  
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  
閉門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  
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  
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

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  
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  
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枹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  
從莊宗復轍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  
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  
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  
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  
出赧皇倉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  
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  
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  
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  
十千擒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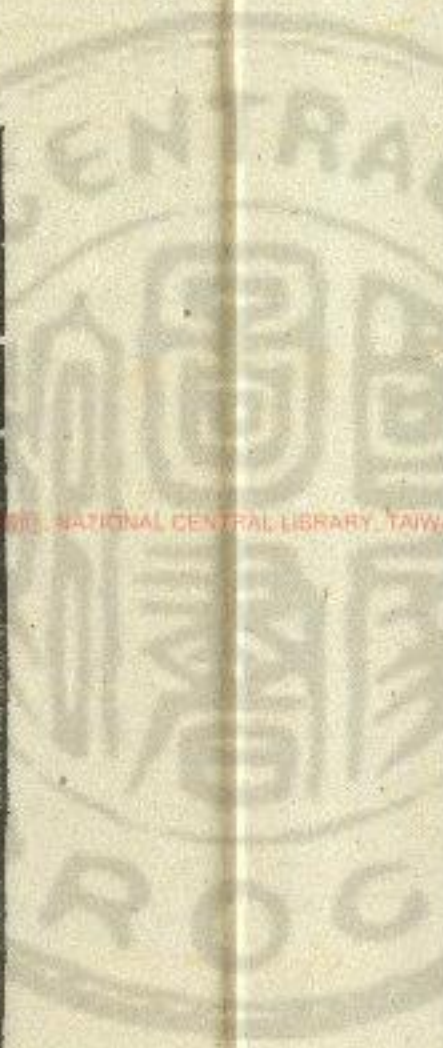


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  
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  
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  
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之所長也今吾  
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  
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  
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  
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  
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  
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  
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  
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

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  
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  
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  
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嘗爲公先公  
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  
暇齎糧糗縱其能取濟亦不暇食良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  
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  
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  
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  
于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  
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  
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



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  
 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  
 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饒將單  
 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  
 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  
 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  
 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龍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  
 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  
 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  
 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力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  
 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  
 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



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僕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詰明候  
 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  
 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於此一舉吾  
 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  
 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  
 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  
 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  
 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  
 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  
 遇梁軍而陣王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  
 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  
 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亂梁軍乘之



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愛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塞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趙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圍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踉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皆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



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選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三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譊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滑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亦窮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計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未復出存審言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之謂疆遺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勳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勳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存窮野崇勳則怒存審音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



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徒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鎗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刀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鏡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弑莊宗明宗入洛陽時彥超為北京巡檢王永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節度使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布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鏡爲汴州馬步軍

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述迫彥鏡爲帥彥鏡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睥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韋聖都指揮使歷曹州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鏡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鏡將親軍從彥鏡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鏡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鏡謝不先告而殺彥鏡曰軍士各有部分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



成兵卒豈公所得斬也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怒而公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鏡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鏡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鏡送之京師以彥鏡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鏡與晉初無隙隙以一且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瑯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劼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奏乞權于陳州嘗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劼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劼思登驛樓射殺

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繼尉氏門以出而劼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瑯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瑯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瑯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瑯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瑯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脣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瑯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瑯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菑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



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犒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百人而梁犒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鉷兵傅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近聞張彥澤變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忿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子年四十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處士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劫首見鎮定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賊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築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益州刺史將銀絹劾節軍晉攻揚州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壘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



下望梁陣堅而敕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  
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  
山諸將皆潰兵未集日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  
其下尚能擊之况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  
自莊宗曰請登高巨破敵即呼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  
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  
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  
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精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  
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  
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火瓮積薪自上流縱  
火焚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  
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

効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重令圖  
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  
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  
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  
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  
山北與行欽相距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  
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  
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  
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閻行欽驍勇取之爲散員都部署  
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  
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



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  
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官軍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  
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  
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  
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  
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  
方選大將擊之劉首夏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爲  
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  
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  
父母不取敕言奔歸上貽聖旨家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  
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

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  
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  
遺種乃益召諸鎮立誓勸行欽屯高州分諸鎮兵爲  
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  
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  
以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  
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  
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  
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  
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  
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  
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



環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家  
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然臺也莊  
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  
卿等從我久富貴身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默無言  
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摠管卿等各陳利  
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  
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  
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  
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  
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潭折其  
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  
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

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契丹相距河上梁將王檀龍表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扞禦而外攻甚急安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億矣然尚能為公破賊



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三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表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圍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相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衛內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復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

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摠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不動塘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以及汴乃將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



唏乃使以兵悉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首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李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脩撰

徐無忌注

唐臣傳第十四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符習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壯宗求習歸趙壯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壯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瓚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副使後習攻文禮





唏乃使以兵悉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首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李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脩撰

徐無忌注

唐臣傳第十四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符習 李仁矩 毛璋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壯宗求習歸趙壯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壯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瓌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副使後習攻文禮





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起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昨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定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臣輩揚希聖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勸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聖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

攻徙

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言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家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烏震翼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



習計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足剝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邊境刑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其矣震之不思也夫良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

任不專己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  
顧其親雖不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  
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  
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支  
度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粟穀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  
謙自謂當爲祖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  
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  
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



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巨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寬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

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必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鄆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弄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庄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則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則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宜武成德以爲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宗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即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即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即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即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即共食延即不至

延即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管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即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即與劉延即等勸帝必行延即藉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即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自騎射頗知書而癖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晉辭清真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乃置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原北隔幽陵



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  
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荆湖  
吳越修貢賦効珍香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  
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  
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  
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  
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  
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  
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  
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  
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

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入草物由是嚴  
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  
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  
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  
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彥告  
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恐嚴深  
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  
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  
孟知祥屈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  
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  
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  
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



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恐失士大夫心  
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咎嚴一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  
舊恩而惡其來蜀人間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  
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  
癡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獲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予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  
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  
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旆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  
咸以將兵益戍閬州光業敬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又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又  
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  
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



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奔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慰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蒲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貨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實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實并璋下御史獄廷實歎稱實璋假子

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弟初廷實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反召下獄延祚多招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賊口既出而責賂於璋不與延祚乃誚臺自言開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銀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盡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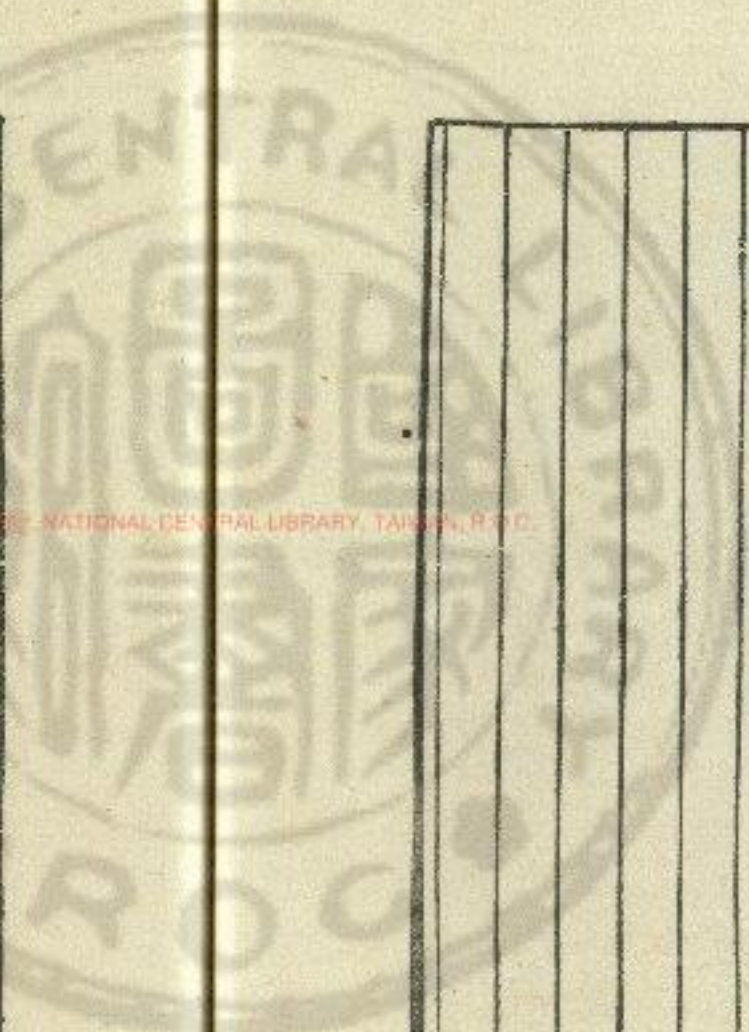
劉延朗

康忠立

康義誠

藥彥稠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勣瑋伐蜀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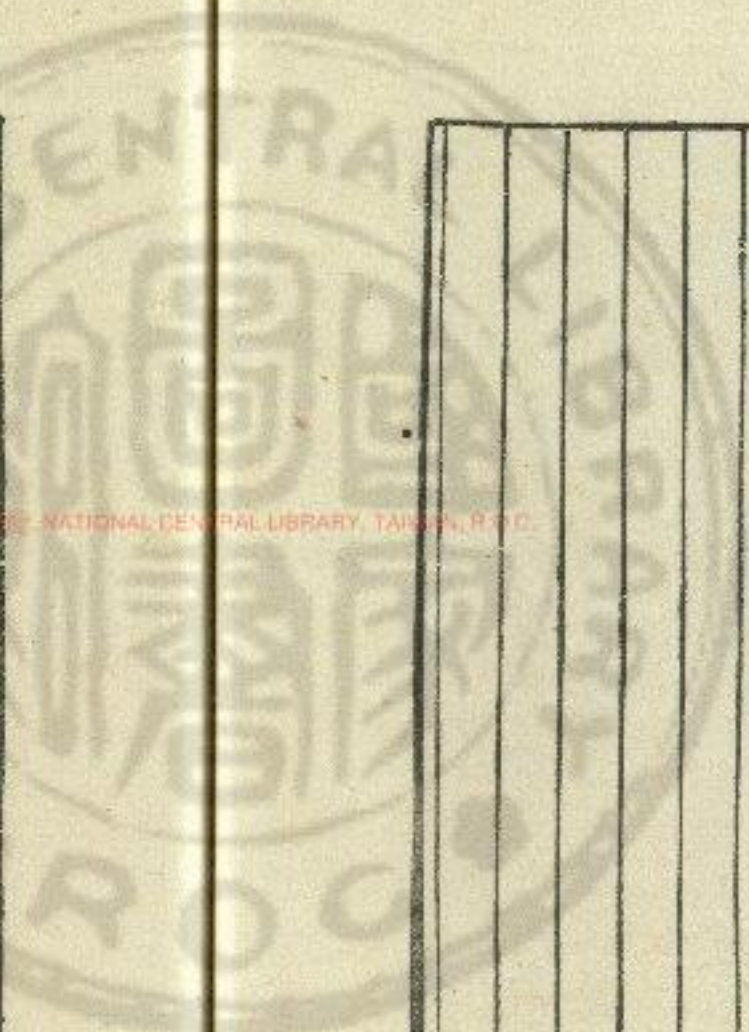
劉延朗

康忠立

康義誠

藥彥稠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宇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勣瑋伐蜀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  
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  
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譏間之端因泣  
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  
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  
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  
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  
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  
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  
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  
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大任

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大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樞  
者贇爲兒時以通賄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  
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  
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  
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使此四人及殺  
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  
陳又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  
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  
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  
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  
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懿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



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弟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文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自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子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諡貞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重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胤高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原從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

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曷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曷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



廢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胤高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昭胤高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炙灼滿身異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高祖可留

京師昭胤專美白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擇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摠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宸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



羅高祖摠管徒鄆州延郎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人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劾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劾塘徒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劾塘以反聞劾塘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郎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劾塘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今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郎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

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彰塘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遣審虔將千騎至白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郎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郎與高祖並掌機密延郎專任事諸將當得用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祖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城而已每延郎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郎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千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高祖聞高常不與延郎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尊美事晉為



大理卿開運中卒嘗晉之將起廢帝以昭曾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睿齊度文過皆不  
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者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爲之謀未必能不败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卽  
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踐  
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鳳三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其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薄其城呼曰兵十萬  
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陝人於死耳捧聖兵  
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  
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  
軍石勒塘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  
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柏谷救張勣達  
未至而勣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  
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鄉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官唐大臣朱弘昭馮質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質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

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敗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劍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敗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日西帥蕭道真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朕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目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弱而無一騎



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  
得度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  
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  
召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  
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  
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  
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  
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  
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  
指揮使一人蓋置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  
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

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  
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  
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  
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  
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  
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  
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  
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涑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  
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  
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  
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  
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



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部之彥稠希重誨言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難軍節度使彥稠與靈武康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明宗以謂彥稠知懼可加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彥稠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忠已而彥稠以彥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百高祖立贈侍中

唐書思同傳

思同與潞王走時思同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

思同與潞王走時思同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園

趙鳳

李龍表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





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諂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彌南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立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政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

上書言其事而議者亦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派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弟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啗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安重誨誦之于朝曰山陵使名



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  
跡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長州  
刺史說激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園三上章  
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  
受費州司戶叅軍說夷州司戶叅軍皆負外置同正員已  
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派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  
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  
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  
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  
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  
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  
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高書

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臨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何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何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  
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  
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  
莊宗已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  
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  
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



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姪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髦據几史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也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園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子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任園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

聞其論議縱橫發晉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園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園去就之計園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園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園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園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園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計之嗣昭戰毀園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園數以禍福諭鎮人信之園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園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園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食貧



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  
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  
俟命處球涕泣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  
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  
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  
園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  
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  
知其定府事園與崇韜因怨阻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  
初園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  
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園謀隱公廉錢莊宗遣宦者選  
故趙王時官人百餘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  
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

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  
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既薨崇韜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  
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  
岌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  
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  
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仰  
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且虞晏牟罷相園與  
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  
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  
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曰  
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詣朝



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  
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  
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  
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  
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  
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  
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  
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  
藝奇兼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  
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螻蛄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  
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  
多嗤其所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

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  
與重誨辨於帝前園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  
問曰與重誨論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官人奏曰妾在長安  
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  
臣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出效差歌而有  
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爲太  
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勗反于汴州  
重誨誣園與守躬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  
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躬通書而言  
涉怨望愆帝即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人以  
爲兵鳳懼因逃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



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從鳳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貨財固請藉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藉之財而於法不至藉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誦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言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

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外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



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  
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  
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  
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  
言鳳手疏責安重誣言其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  
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  
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  
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  
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  
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  
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

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  
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  
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  
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擢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邊  
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  
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茲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  
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曆艱危致陛下  
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安其後重誨得罪廢戶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男黨寵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府卒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龍象字文圖洛陽人也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推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掄次令遂為掌書記龍象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龍象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

其從事劾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言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軍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高南魏繁



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遣使以給軍有細鏡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調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

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勳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勳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賊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入主榻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在朝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勳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輩廷美楊溫之死子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子於崔暹考憲事實而永王存勳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



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  
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  
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  
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其意坐棄城而賜死子亦以爲不  
然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  
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  
封尹表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  
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  
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  
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  
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雜官莊宗即位帝

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  
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  
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盧革等希宦官言  
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  
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且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  
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  
大夫是時復置鹽由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  
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  
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鹽函一出投訴必  
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



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壘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且盧革韋說頗阻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言詔奏革縱田客殺人而悅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終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壘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且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誦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齊一日群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旣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鳳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珙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母食則珙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積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監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秦王傅贊位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群



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誦病告家居  
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誥議參軍高釐與王最厚釐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懼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李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道亦爭不可贊等乃免死於是論高釐死而任贊等  
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  
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賔僚奪官者乎

徒

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  
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大原承業卒瓚代知留  
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  
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  
之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  
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  
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  
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  
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



祥反罷璿司馬置之私第璿飲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chapter.

①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無忌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巖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榮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



祥反罷璿司馬置之私第璿飲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chapter.

①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無忌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巖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榮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



言獨維翰與劉知遠共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冀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而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遣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目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王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必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



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日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遠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賞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冰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賞財悉為彥澤所掠景延廣子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



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  
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  
帝北朝所立天子中國自冊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  
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  
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  
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  
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

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  
龍鳳文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龍  
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  
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  
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  
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  
御營使相拒檀魏之間先鋒石公弼遇虜於戚城高行周  
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  
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  
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  
嘗呼晉人曰景延廣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  
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



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矣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

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室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然從末領中出所藏書具延廣服乃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投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殆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歟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富貴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羸弱結兵連敗約起爭發晉自延廣然則晉氏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



受禍也同其故何哉善矣夫本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而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誓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粟數千萬。以王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煖。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云。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効。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今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字彥珣。河間人。而曾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反。反不足貴。皆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歐陽

脩撰



徐無黨注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吉長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  
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  
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  
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  
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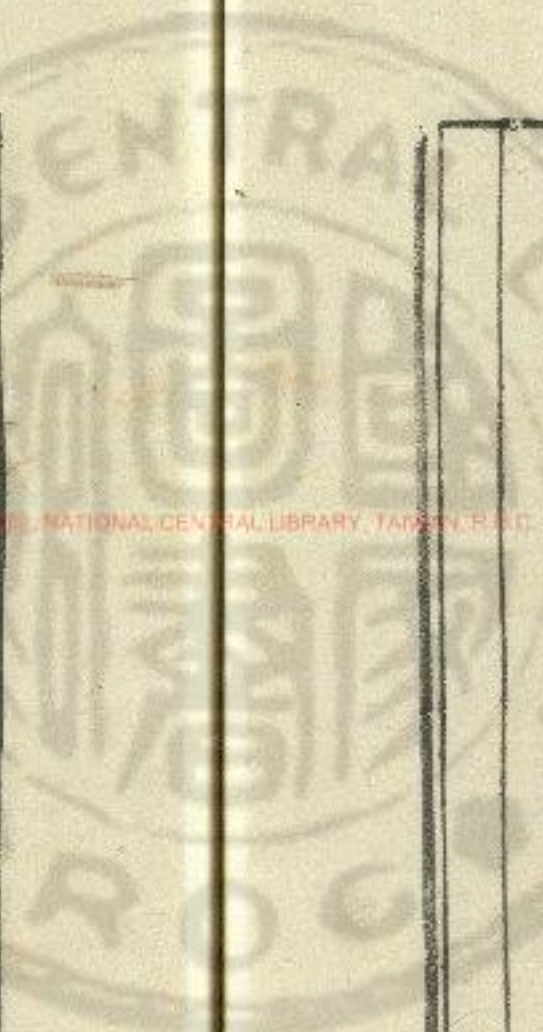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吉長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  
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  
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  
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  
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





祖嘗以生日遣逢吉䟽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  
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  
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  
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  
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  
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  
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濁官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  
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  
故秦王從驪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  
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  
帶直數千緡貢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玉筠自晉未使禁至  
是還逢吉意均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均怏怏

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  
高祖入京師以崧弟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  
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  
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懷義等下獄崧  
歛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  
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  
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李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  
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  
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  
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  
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  
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



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替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悉關濤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而會王章弟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

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甚糞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九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通管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



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  
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指揮使是時  
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  
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  
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股  
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  
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顧命  
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  
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

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  
輒要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  
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要斬之又為斷  
舌史口斷筋折足之刑李松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  
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厮養  
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校酷因緣為姦民  
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進僮  
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皆呈具之僮乃誣告福  
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  
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  
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頌  
州翹場官翹溫與軍將何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



誣之弘肇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實員固第弘肇厲辭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

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弟酒酣爲手執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傾家偁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歐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僕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爾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銀甲聲以爲兵至達且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二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



自內出論弘肇邪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

禮歸葬

楊邪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簿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邪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邪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濟上疏罷邪與周太祖樞密使邪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濟相加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邪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邪邪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

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邪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幣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邪度不可行而止邪常與王章論事帝前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邪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邪邪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邪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邪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邪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諱史傳為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



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遂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曰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興林邑兵補章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至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

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棹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復增之民有犯鹽榷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孔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納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



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優優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入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

迨有微生吾欲秦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隣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旣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勳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度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



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諷大臣大臣  
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  
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  
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郎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  
率兵拒威于澶州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  
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  
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  
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  
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  
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  
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

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  
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  
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衛翰林御厨  
供帳飲食文進自如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  
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  
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為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  
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  
誚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  
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  
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  
進亦見殺

後替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替幼善謳事張延即延即死



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皆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勸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蕭血

條道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



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  
驕民困近者效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  
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  
幽并乘其闕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  
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  
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材  
任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  
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  
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  
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  
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徧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徧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性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止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  
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  
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  
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  
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  
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  
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



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曉羣議親敗劉昊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雖以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

乃削去近世符天係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唯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父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三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



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

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茱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善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弟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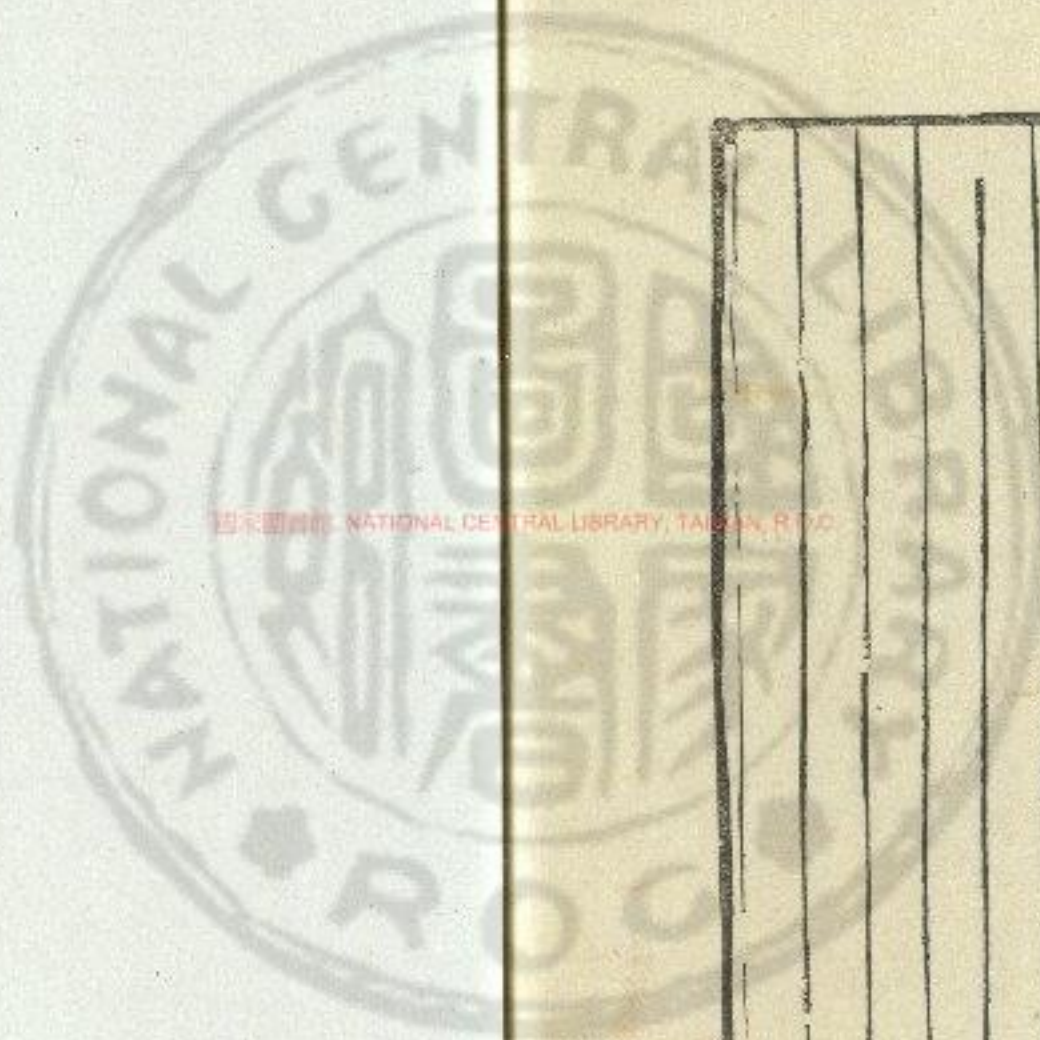
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載命薄  
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  
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  
而尤禮重文士載與張昭寶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  
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  
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  
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  
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  
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言之於弈知其用

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其  
注曰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  
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  
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  
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  
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  
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擯其不能以暴其短  
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  
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  
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  
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  
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注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

劉仁暢附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季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濱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





王謂人曰臣次觀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  
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  
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  
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弟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彥  
章斬其使者以自絕魏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  
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地與益吳河而軍彥章常為  
先鋒邊汝鄭三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  
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未  
帝氏自亂小人趙巖嚴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聞彥  
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  
人大恐宰相彭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人見未帝泣曰先  
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

弄忽臣言巨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未帝使人止之  
問所欲言期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未帝乃召彥章為招  
討使以段凝為副未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  
皆失矣彥章受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涼  
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以河以趨德  
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  
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  
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  
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  
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  
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真彥章俱浮于河各



行一岸每舟檝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彦章至楊劉攻之  
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彦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彦章素剛憤梁  
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各  
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彦章書而上己書本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  
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參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僕儼監之彦章至遞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  
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玉鐵槍也舉稍刺之  
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  
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  
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  
藥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  
之使人慰諭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  
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計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



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謂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仁瞻字守

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啓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性急追之仁瞻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派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唯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



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蜀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柝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  
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  
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瞻子崇諫幸其入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廷構受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  
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緱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卒年五  
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  
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祭而復其軍曰  
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  
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



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彬達 翟進宗張萬迪附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





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彬達 翟進宗張萬迪附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





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金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言哉其有言哉作死事傳不傳立傳

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勳傳宋令詢李源張彥焜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晉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固守不下晉軍斬壘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弃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固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自晉圍吾又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忌以被甲執兵而降得赦



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從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延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退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至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瘡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

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也

吳魯兵備可戰而不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廟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汝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鑿手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恩同幽州人也其父勣柔娶劉仁恭女生恩同恩同事  
仁恭爲銀胡靺鞨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恩同奔晉  
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華遣恩同築壘楊劉以  
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恩同爲人  
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  
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  
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恩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  
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恩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恩同  
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恩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  
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勒瑋討董  
璋恩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恩同與瑋  
戰不勝而却劔瑋兵罷恩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路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  
恩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竊自所得路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恩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誦等送京師恩帝嘉其忠即以恩同爲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  
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  
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遍身士卒  
鬪并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  
張虔釗攻城西督戰其志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走羽林



指揮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  
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眾曰城西軍  
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皆  
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  
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  
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  
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  
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河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死

張勣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莊宗  
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  
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  
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勒瑭兼大同彰國長



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遮  
勣塘呼萬歲勣塘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勣塘有異志  
乃以勣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勣塘鎮天  
平遂以勣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  
部署勣塘因此遂反即以勣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  
圍太原勣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  
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勣塘求救于契丹九月契  
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  
告勣塘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勣塘報曰大兵遠來而賊  
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勣達  
陣於西山契丹以銳騎三千革鞭木轡人馬皆不甲曾以趨  
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



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勣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勣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勣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且以毛索掛鈴，為遊獵。縱犬往來。勣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勣達意，勣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飾糞以飼其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勣達降。晉勣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勣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勣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勣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諱，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條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誦而國人降賊故不得為死者。

崔暹、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涇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揚光遠反，以騎兵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宏及波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招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悞計陷于



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  
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  
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  
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  
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  
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  
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  
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三千爲先鋒奪  
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  
與宋彥筠俱前清遠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

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  
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成  
于晉州劉晟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  
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晟兵解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  
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  
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  
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陳  
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  
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遠班師倉卒



之際亡失其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己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馳出之乃儒服比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弃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

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槐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昇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效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顛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



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  
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  
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  
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  
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  
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  
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  
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  
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書來上多斥周過惡  
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  
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  
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

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  
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之貶耀州司馬其後世  
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  
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

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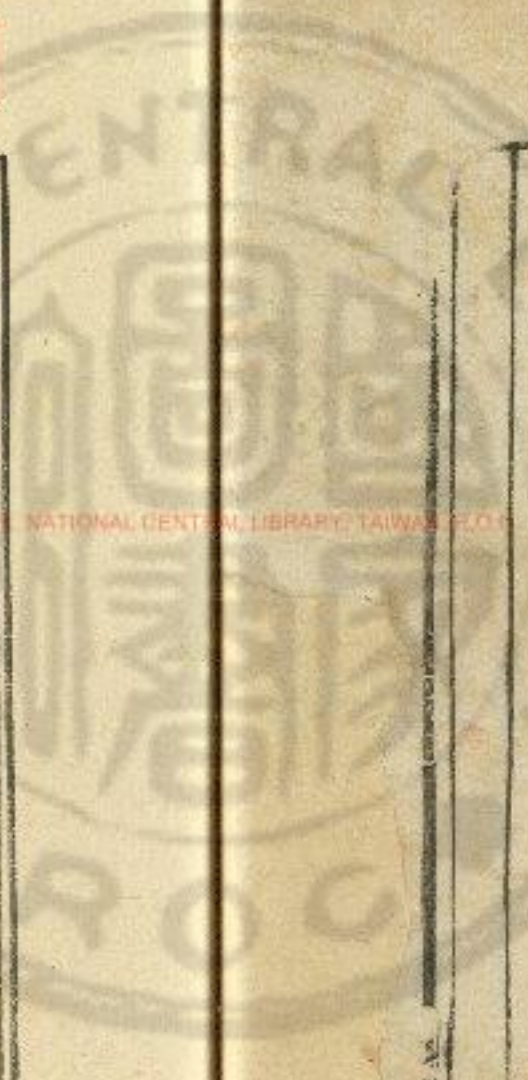
徐

無黨

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于中而不見于外武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

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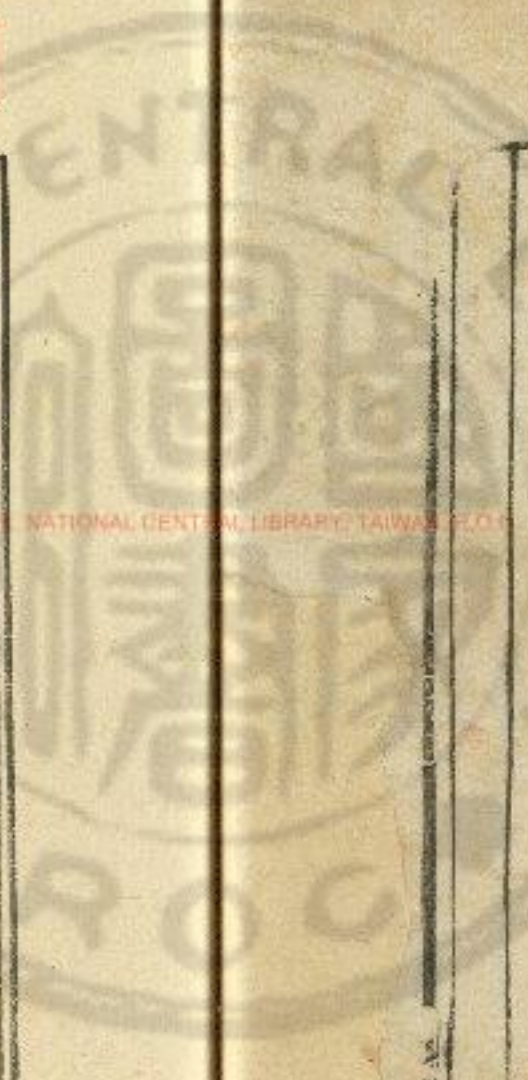
徐

無黨

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于中而不見于外武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





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飾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悅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面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邀張薦明勢利不任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記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

倫作一行傳

鄭邀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邀故世行其字邀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邀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邀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邀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邀邀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樂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一不度唐明



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  
號為道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遷之節高矣遭亂  
世汚於榮利至乘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為愛  
其身者歟然遺好飲酒奕棋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  
寫以雜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武國寫其形籠于屋壁其迹  
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遺同時有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若妙  
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裨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  
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  
然和之者數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

高祖能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武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習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



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  
以戰功累遷汝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縱火焚  
營欲因以為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  
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奉出帝  
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寃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

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教准格按格考義旌表必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繁繁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教以所居飛兔鄉為孝義鄉  
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  
樹鳥頭正門關閣一丈二尺鳥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鳥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諸如  
之教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  
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巧以白而赤  
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  
 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驛吏張乾為太常卿  
 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  
 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  
 亦為此邪是歲四月華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  
 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橫右  
 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  
 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錯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  
 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驛吏張乾為太常卿  
 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  
 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  
 亦為此邪是歲四月華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  
 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橫右  
 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  
 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錯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部尚書樞密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夏冕南面臣文蔚臣樞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就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

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僧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亂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叔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洩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  
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  
此綱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畢為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伉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如  
貢舉後數年卒于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聽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壬吉干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  
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唐是歲十月文  
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  
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

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  
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采太祖  
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  
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  
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  
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閱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遷中書侍郎  
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廷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  
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叟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



樂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  
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  
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  
以司徒致仕唐天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  
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  
士承旨昭宗自岐逐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軍躡全  
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  
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  
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  
曰殿下功德及人三壺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  
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遂遂趣哀帝遜位

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  
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起事  
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  
皆憤惋切齒或悅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  
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泝河太祖躁急急于禪代欲  
遷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  
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首于楷  
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虞履落之楷常慙恨  
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  
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  
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言



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措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傅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勤歸田里乃依朱友諒於河中其後友諒叛梁降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諒遣循至魏州見

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意雖欲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廡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盡目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循同光中為尚書員外卽明宗卽位大臣欲理其駁謫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于臨畢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薛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



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  
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  
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虜為  
亂兵所殺贈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府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涕流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  
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

不肯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  
者固常察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  
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  
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  
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  
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  
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



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  
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雜衆必有所忌而  
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  
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  
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  
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可不盪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其三族出與養益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  
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隳沙陀起代北其  
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胤義兒軍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  
恩存信存考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

李存孝存規以符氏  
大顯故別自為傳



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  
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雜衆必有所忌而  
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  
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  
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  
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可不盪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其三族出與養益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  
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隳沙陀起代北其  
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胤義兒軍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  
恩存信存考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

存存考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  
大顯放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螢々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達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僅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

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目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平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銀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



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恐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滅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

關遮留之嗣昭夜逃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最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勳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能究其事因即以為昭義軍留後繼勳委其政於魏珪甲蒙琢等常教繼勳反繼勳未決莊宗召居翰等問繼勳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勳事繼勳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勳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



瀚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  
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  
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瀚  
不聽繼瀚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  
昭為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益有助焉至  
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  
言繼瀚初無惡意為奸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  
后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瀚數  
召繼瀚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瀚慄  
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瀚陰使人告  
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道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  
津橋其二子嘗為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

猶能佐其父皮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  
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瀚  
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  
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練麻引  
數百騎坐戰鬥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  
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到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  
繼能坐答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  
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  
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  
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為沂棣軍三州  
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亦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



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學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滿陰從莊宗破洛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勗於故元城下名磁諸州六月遷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泃本戰歿

副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後朱友謙於河中央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為步都指揮使劉勗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郛兵去嗣恩亦以兵會

莊宗于魏從戰于葦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葦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  
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林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朱亦遣丁  
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拒太行存孝大敗安  
林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飛洛  
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  
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  
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  
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  
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  
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因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開梁曉將

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  
關遂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  
千為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仗長子西崖  
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馬從周朱崇  
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  
張潞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潞別  
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開潞退保晉州韓建  
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潞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  
孝去攻絳州潞建皆走存孝後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  
稍手舞鉞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為潞州  
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



濟還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邠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來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讚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鎬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振整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墜不得成裨將袁奉綸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勲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墮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寤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榮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履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遺劄

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蹴殺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率其後累立戰功表昭儀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原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



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執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塞每以舟兵來往陳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筏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薪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

### 于蜀

存璋字德瑱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施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柘柳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勗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



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  
汝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諒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諒是時友諒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  
亟去存賢曰死生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郜較而羅  
希頤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數曰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  
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屢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歐陽

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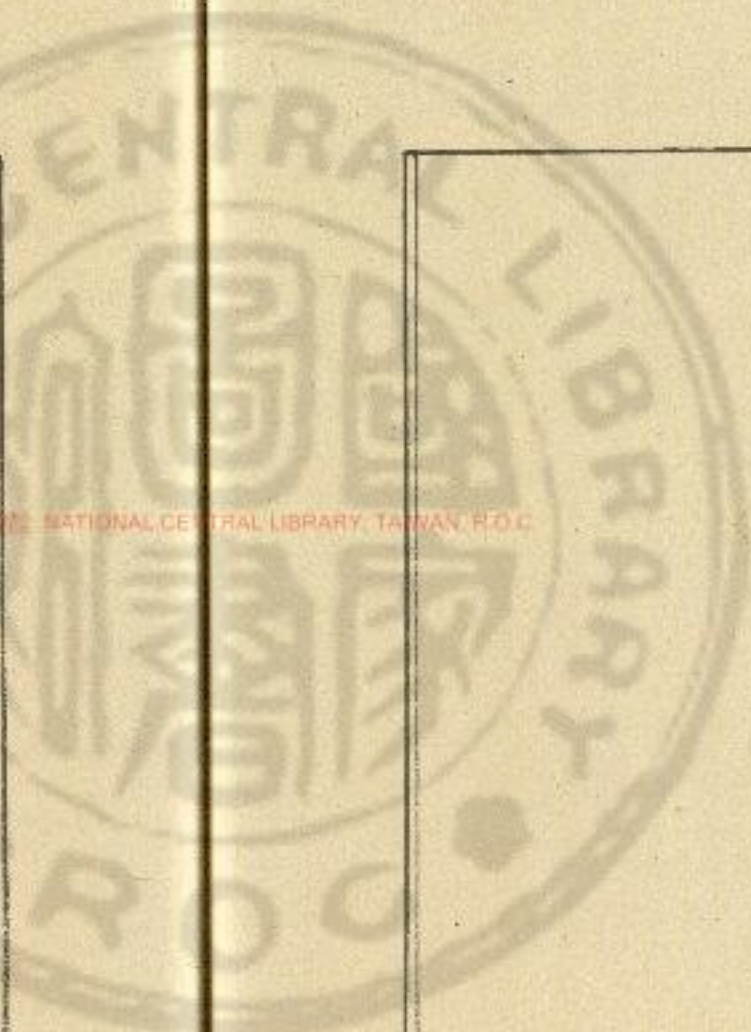
徐

無黨

注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年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條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又于太廟遂矢先生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歐陽

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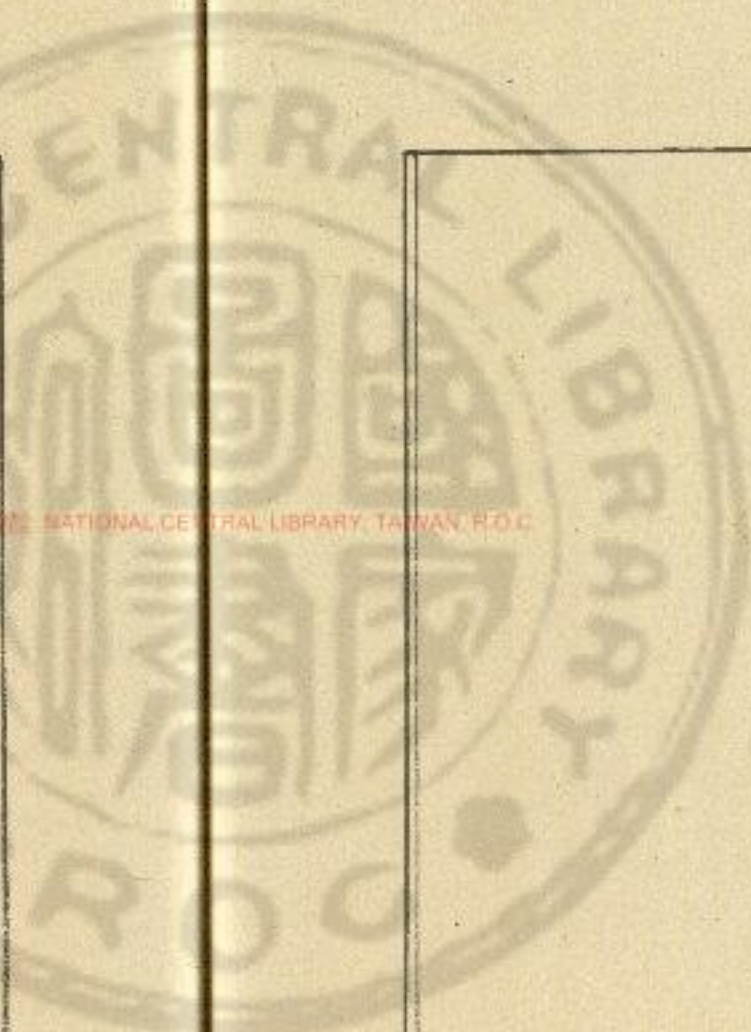
徐

無黨

注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年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條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又于太廟遂矢先生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注下沾襟  
何其疾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  
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  
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  
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  
常身與俳優雜處于度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

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  
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  
自負著囊蓀篋使其子繼宏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  
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答繼宏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  
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  
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  
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  
使備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  
刺史郭崇勳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雄忠勇之  
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  
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勳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  
謂崇勳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



嘗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莊宗好畋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  
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  
伶走追縣令捕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奈何緩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  
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並行刑諸伶共  
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  
于庭回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斬磨遽前以手批  
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  
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  
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奉事  
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

陞

階下母縱兒女鬪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  
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前磨急呼曰階  
下無殺臣臣與階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  
對曰階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  
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  
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迺惡其敗政亂國  
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  
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  
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  
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  
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見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  
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

陞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  
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  
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  
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  
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  
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  
樂其死皇弟存又崇韜之婿也進護於莊宗曰存又且及  
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  
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朱諒友諒不能給而辭為進乃諗  
友諒曰崇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  
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

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  
而下皆僂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  
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  
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  
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  
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  
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殺帝而自立急召  
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  
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  
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  
棄其兵而走軍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



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  
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使從馬  
直益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勳為叔父而皇弟存又  
以從謙為養子崇勳死存又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  
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  
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勳負我及殺王  
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營爾之贊食  
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  
溫故俟破勳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  
驚宗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  
而逐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  
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

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  
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  
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  
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  
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  
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胥葬紙  
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  
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  
不戒哉



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者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閱為內常侍張泰養于晉王其學王行瑜承業叢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置之斛律寺昭宗

歐陽

倫

撰

徐

無黨

注

臣





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者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閱為內常侍張泰養于晉王其學王行瑜承業叢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置之斛律寺昭宗

歐陽

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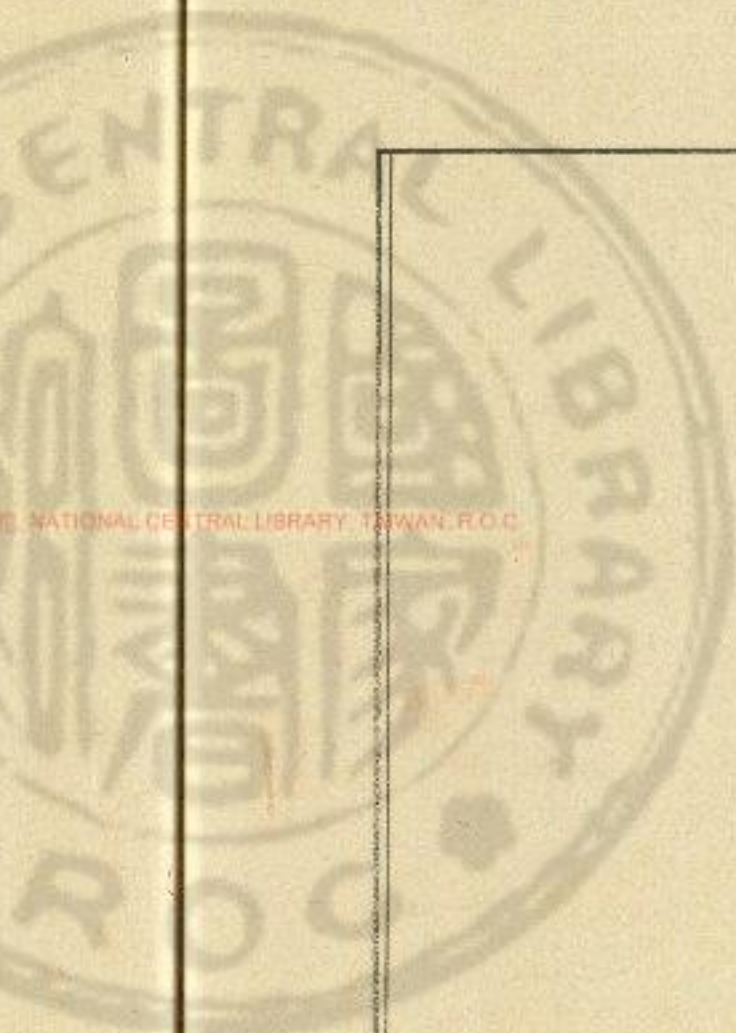
撰

徐

無黨

注

臣





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  
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  
亦盡心不懈凡所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  
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  
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  
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者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  
生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  
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帶馬為贈莊宗指鏡指呼繼岌小  
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  
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  
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

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  
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生顧託之命誓  
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惜車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關  
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關寶未溫  
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論諛自容邪太后  
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  
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  
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  
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  
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  
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  
以寵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



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數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殞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

榮

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于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洛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洛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虜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苟免而已。魏王敬獨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意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



卒于長安年七十一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  
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傳  
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  
辨士之謀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  
獨張米素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  
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  
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  
而習其為心也專而惡能以小善申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  
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  
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  
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

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  
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  
則扶人主以為貨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  
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  
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  
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  
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益  
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  
及矣使其一悟梓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  
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  
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押宦者由是有東宮之禍既出而



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  
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  
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  
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  
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借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  
者遂後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未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  
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  
樞密仗而不用事有宦者使馬紹安者嘗賜姪李顯見信  
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御  
膳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  
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

伺

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  
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勳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  
而疑之然崇勳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  
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勳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  
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  
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  
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  
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  
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  
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  
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隋秦王大惡而明宗以  
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



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  
者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  
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  
業之論倖然可變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  
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  
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  
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鎰其先回鶻阿不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  
 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  
 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延湊延湊子曰元達元達子曰紹鼎  
 紹鼎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  
 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  
 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鎰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  
 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  
 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鎰介於其間而承祖父





百年之業士馬驪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  
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  
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礪三州景福  
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  
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  
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剪冠都團練  
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礪河晉軍大敗明年  
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  
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儁之婦爰  
而淫之匡儁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  
不敢逐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  
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

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  
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  
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  
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  
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  
歸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觀事  
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  
君和望見鎔誠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  
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儁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  
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  
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礪三州乃爲書詔某鎔使  
純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



祖擊敗嗣昭嗣昭奔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銘與嗣昭書  
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  
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  
梁太祖自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銘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  
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干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  
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  
招銘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銘  
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銘與嗣昭  
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  
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  
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  
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

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  
太祖大喜起牽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  
上坐議與銘和銘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  
即位封銘趙王銘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  
遂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誼以兵三千  
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銘懼乞兵于  
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疆  
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銘常以兵從銘德晉甚明年會莊宗  
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銘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銘歌  
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銘子昭誨銘為人仁而不武  
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俱



弊於戰爭而趨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鄙人士女褒衣博帶  
務考後為嬉遊鎔尤屬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  
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雜錦繡牽持  
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  
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  
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  
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開門  
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  
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環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  
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  
軍士鎔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  
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

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  
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袒之而出因  
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  
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  
李震暹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宗  
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  
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  
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  
者狡僧人也鎔感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  
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  
圖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  
懼病疽卒于處瑄秘喪拒守辱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



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玃乃以符存審  
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  
歸于晉趙人誦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  
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文德殺其帥樂  
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后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  
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  
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為留後  
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奇乞釋于弘信  
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  
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  
兗鄆北敵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詰

弘信曰晉人志河朔兵遂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  
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  
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  
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  
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  
信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  
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  
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  
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  
屠其城紹威來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慈  
從國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  
以故德深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百牙軍牙軍威久益驕



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  
誠何全解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謀殺  
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  
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  
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  
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  
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  
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與中以長直軍千人  
雜與夫人魏詐為助葺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兵  
激石會嗣勳兵舉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  
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  
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

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恟是歲太祖復攻滄  
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  
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  
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  
封郡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將軍破梁滄州太祖  
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  
夔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  
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  
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  
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  
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  
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



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無下  
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  
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  
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  
漕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  
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  
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  
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敵如有不諱  
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  
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貞  
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  
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

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為秘書監  
附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  
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  
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宋  
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宋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高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直  
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己未制置內閣院宮苑等  
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  
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學賊李克用為  
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  
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河沙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遂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入至晉願絕梁以自劫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柘鄆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陞邑闈得小兒劉雲即養以為子而處直未有子

乃以雲即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郁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第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盡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辱子郁當帥之



亡于晉也。郗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郗交通。使郗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郗為副。郗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郗自奔晉。晉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郗舉事。郗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郗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槌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留其鼻。郗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鶻數百集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洋而處人室。

鶴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郗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友娶郗女。以郗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郗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友故。待郗甚厚。所詰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郗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郗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蓋不自安。和昭訓為郗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郗遂亦反。遣人以檄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郗復與王郗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斡將萬騎救郗。郗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



賁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緄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无銍得數騎遁去聞城不獲出初在宗軍中聞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辱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誦之都屠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无銍為銍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我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曉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竹

殺

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延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國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延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崖頭稱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自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

北



傳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后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懇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遂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

紀

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未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流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也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骸而變或九堽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莫可不死令燕人用堽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



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妻羅氏其子守  
光蒸之仁恭怒答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  
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  
盧龍節度使遣李大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  
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為守  
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  
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恐出於  
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諫守文躍馬而  
橋之怒推之伏鎖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  
兵當至命塞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  
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  
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

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  
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  
其澧水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  
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  
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  
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益寤乃獻絹  
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惜  
咎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  
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  
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  
王晉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



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發者李小  
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  
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  
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  
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  
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  
光見晉王獻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  
執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遂逼趙王王鎰齎晉王  
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  
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  
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  
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

會戲

曰囚父弑兄烝其母因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  
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  
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  
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  
然後斬之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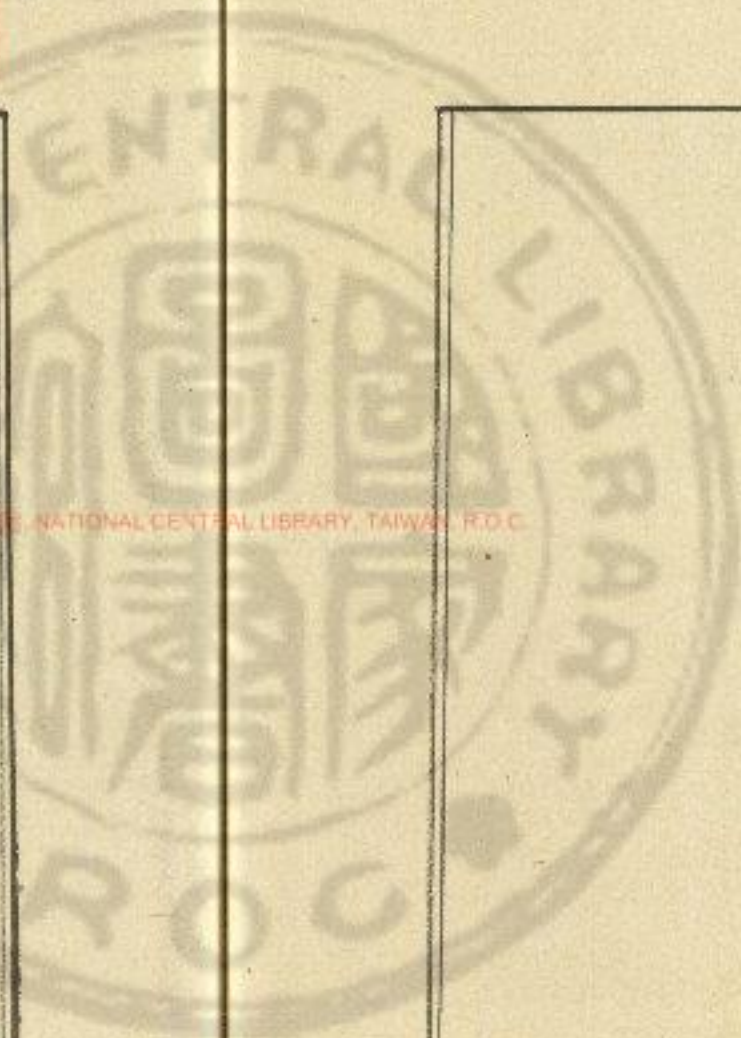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茂貞  
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  
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  
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峯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  
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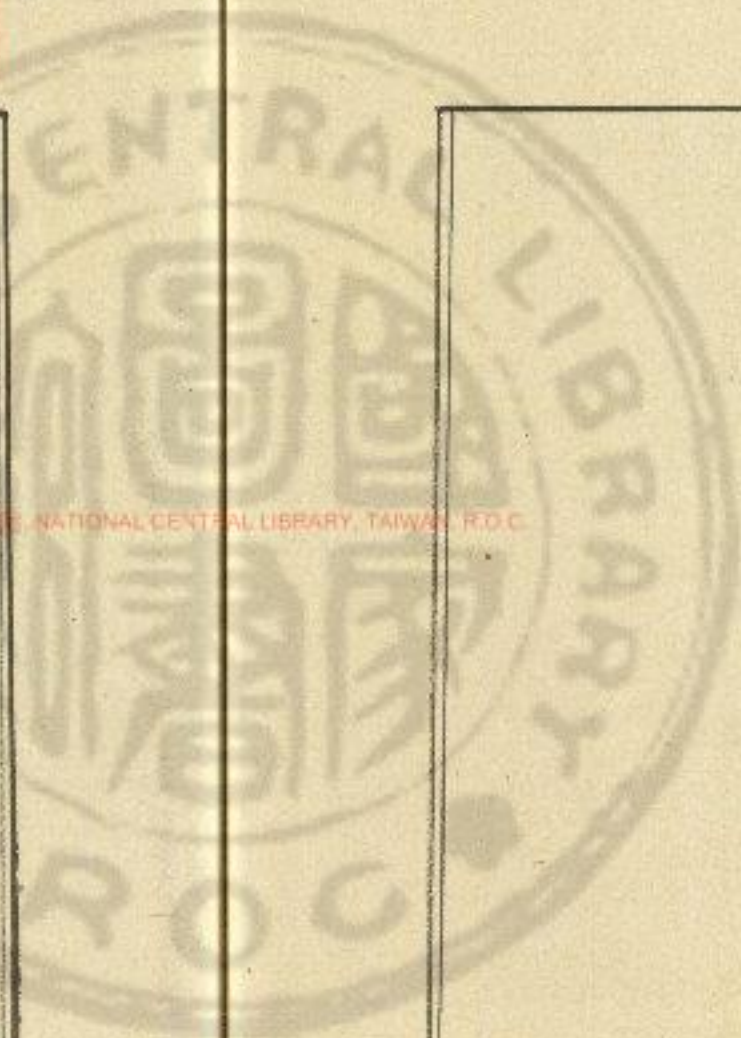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茂貞  
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  
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  
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峯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  
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悉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于後悔他日雖欲誅罪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布人皆知不可相與

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兵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英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常昭度李璣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



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鄆縣斬繼  
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學茂貞昭宗以謂  
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美緩急之可恃也且  
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  
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  
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  
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單王莊之單王  
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偃以兵討茂貞  
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  
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  
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為外  
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

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呂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  
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  
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  
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  
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  
肉斤直錢而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  
狗天子于宮中設小磨遺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  
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  
來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  
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  
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  
梁軍梁圍解天子難得出然梁遂却東遷而唐亡茂貞非



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  
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焉稍  
習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  
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私薪以其  
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鄆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鄆坊入于梁  
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  
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本武階及邠寧慶行  
鄆坊邠寧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  
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贖來朝莊宗以  
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  
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贖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



從贖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宏征  
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宏遣從贖部送王行行至  
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贖遂東至華州聞莊宗  
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贖遣人誅之從贖  
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獲賴貸其過雖不許士人  
以此多之庶鎮宣武天平從贖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  
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  
人叩馬乞從贖廢帝入立復以從贖為鳳翔節度使卒年  
四十九

韓建守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謀忠武軍將  
克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  
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遣攻劫行



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  
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  
州刺史華州最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拔荆  
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  
其所服器血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  
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韻暇則  
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  
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  
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避歸河中  
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  
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  
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等

相韋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選  
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璣邑未嘗失礼于  
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  
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  
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郿州建追及昭  
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僂彊非止茂貞若捨道畿而逃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  
猶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錡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  
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  
撤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  
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



與諸生荀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  
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  
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雖之建乃率精  
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遠詔斬筠志敬殿後  
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  
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  
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  
閣欲邀莊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瑩謂建  
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  
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  
泣下歎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敬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

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  
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徇長安遣  
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  
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  
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  
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  
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解去建出謂太祖曰天  
子與宮人眠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  
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  
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  
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  
備將後以興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  
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  
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僭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  
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  
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未  
改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  
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  
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  
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梁即拜  
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為  
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

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  
終梁之世本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  
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留後  
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遼患明宗因其  
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  
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  
之鎮彝超來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  
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  
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黨項  
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將其費數千人  
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



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與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武靈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仲寧楊崇本郟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肩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

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爵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來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力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彬王友裕學之友裕至承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元年爲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彥魯曾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瑛為  
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瑛為將敬瑛死其  
將高劉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  
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  
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  
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  
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客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  
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  
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  
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  
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  
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

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  
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廷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  
興死子允諱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  
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屠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  
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  
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  
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  
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  
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  
以義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從  
義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祐州義勝為靜勝



軍即以瀚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瀚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瀚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林林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瀚悉取之遂傳人間唯乾陵風雨不可登其後朱友諒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諒而趨華原瀚懼求從佗鎮遂從忠武莊宗滅梁瀚自許來朝因於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瀚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奴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遂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雄之主雖有高

謀善託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于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瀚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監瀚之禍其終將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毒其意丁寧切至然寶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衣冠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飯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全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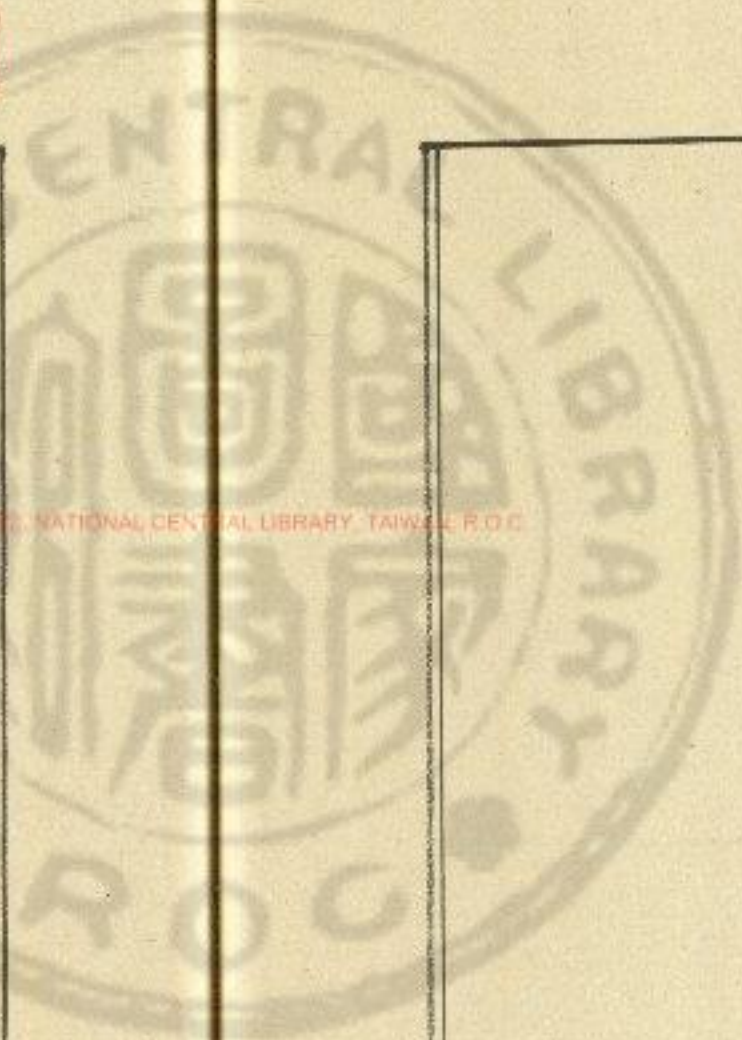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九

殷光稠諱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  
 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負  
 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  
 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  
 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  
 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  
 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歐陽脩撰





全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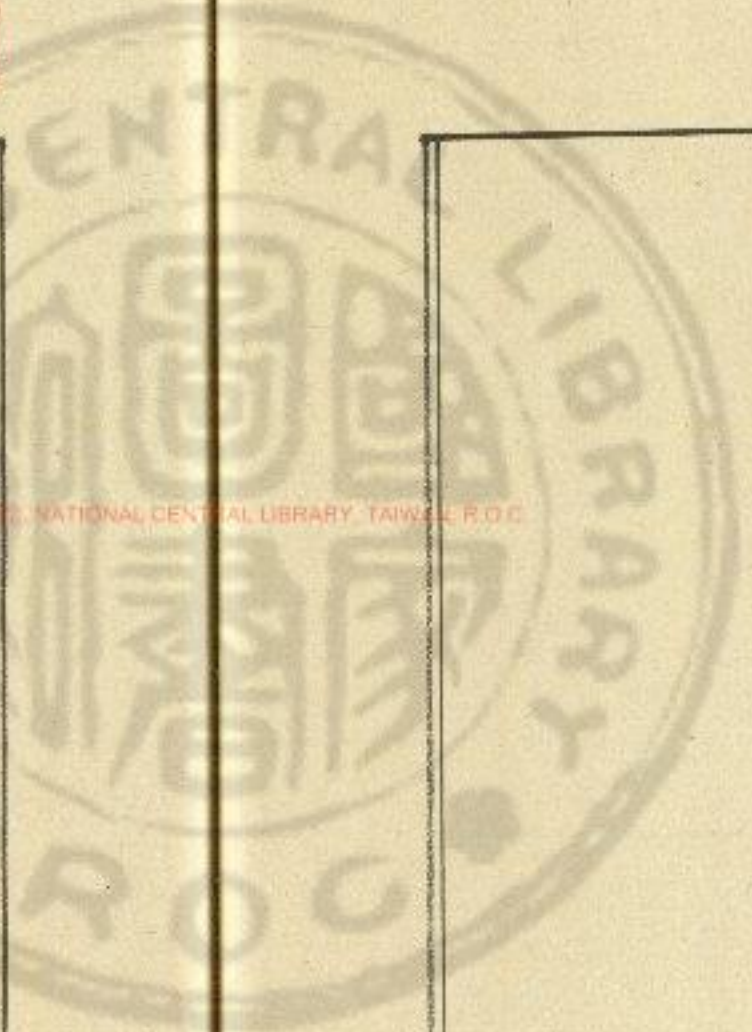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九

程光弼諱全播皆南康人也光弼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弼為人唐末羣盜起南  
 方全播謂光弼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負  
 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  
 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  
 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  
 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弼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  
 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弼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歐陽脩撰





而輕進全播戒其特重不聽度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  
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  
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  
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  
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湯治戰地於  
城南皆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走之伏  
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  
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興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詔  
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  
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  
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  
其子廷昌而事之廷昌好遊獵其將蔡求開門拒延昌延

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  
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  
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  
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  
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  
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  
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  
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橋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  
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匡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橫于  
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  
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



軍擊賊駢徒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湖  
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頭為武員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  
陽人何瑛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漢河諸蠻宋鄴昌師  
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  
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  
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  
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  
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生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壅  
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  
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  
兵攻彥恭彥恭恃壘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

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  
于淮南澧朝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  
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頗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  
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  
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  
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  
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  
起諸將諸意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  
備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  
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  
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



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即為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誣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誣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誣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鍾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誣降大喜表為行榮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誣功多德誣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訓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

時唐衰藩鎮不復表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為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善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孫康懷英等攻匡凝叔孫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殺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威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重為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



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  
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  
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憂渥  
遂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宋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脩撰

雜傳第三十一

朱宣

王明

李守之

注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





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  
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  
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憂渥  
遂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宋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一

朱宣

王仲元

李守中

注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郚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郚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北敵疆冒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弟名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郚州補軍校少儻如王者非也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喜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兵發遂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郚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

大小數千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瓊何懷實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



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  
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  
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溼及陰演相繼立皆  
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  
嘗以月且遣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  
不平屢勸陰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陰演不能為既而知訓  
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  
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  
釋馬使相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雋其首馳示陰演曰  
今日為兵除患矣陰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

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  
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  
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  
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  
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  
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瘞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  
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  
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



率兵擊破之敬武及兵逐師備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  
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  
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  
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還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  
僕劉邽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  
迎邽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  
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  
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  
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

唐書文宗皇帝紀五

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  
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行密是時梁  
已東下克鄆師範乃遣劉邽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  
遣張居厚以壯士三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  
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婁敬恩  
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恩以兵攻西  
城不克而反劉邽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  
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  
死復遣揚師厚攻之屯于臨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  
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  
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  
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



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厭乘  
驢詣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  
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  
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  
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餅人  
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  
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  
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  
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  
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人皆

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  
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  
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悉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  
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  
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  
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  
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瀋池儒燒官闕剽掠而去  
罕之壁通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  
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  
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池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  
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  
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



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本笞言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喫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

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應鳥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漵伊鐔等遣子顯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頌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頌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太祖得



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誼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衙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路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潞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摺以來嘗逐其帥且己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

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俾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充軫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旣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塗水之西方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爲昭後求



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執虔裕降  
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  
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  
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  
惡其返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  
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  
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  
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  
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求援於晉晉人言  
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  
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

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悉以兵屯京師殺宰相李  
暉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  
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止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  
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  
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  
將李瑤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  
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山陰陰召梁以兵  
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勳侯言以一大  
繩與之曰爲我持縛珂來存勳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  
遣何徽以兵守之絕晉援存勳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  
細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主曰賊勢如此朝夕乞  
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主報之曰梁兵爲阻衆



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并約以見攻其執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河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勗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勗

乃退舍使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握手嗟唏乃徙珂於休太祖以珂晉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自明五代賀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涿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保此者繫



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彗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彗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彗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誼忠武軍求得彗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彗陳

州刺史已而巢陷長鞏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祖珣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祖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鞏置春磨察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鞏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刳创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鞏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與李



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郛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特以爲餉及郛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巢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擊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巢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巢節度使巢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餽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

免官歸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隼太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祖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殺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惊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祖庸之物半入其私巖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遂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末帝患之師



厚死嚴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絕威以其前帝而後今元帝新興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也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各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距澶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其效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宗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

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鐸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億矣敬翔以爲然嚴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其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比自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

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并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單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戍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勛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而食之歲凶中外國穀自生唐衰知梁必



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  
曰忠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卷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鬱堯

蔣躬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許州巢陳許  
聞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克表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  
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入行

歐陽

徐

備

無黨

撰

注





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父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宋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疲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  
殿而還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父之徒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

隣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  
子昭宗反正以為太子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  
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  
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  
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  
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  
之因泣下齒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  
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  
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  
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  
遣勸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



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志寧  
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  
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  
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詔至河中大祖陽  
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誅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  
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  
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姪言  
當彥威等殺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  
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僕王為  
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衛

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  
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  
安舍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  
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  
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  
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主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  
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  
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  
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初猶豫未知所為振曰  
夫官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閣宦作亂天子  
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  
詣京師見崔渚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



知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素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仄目振視之若無人有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鷓臯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

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鬪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昉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昉爲宣徽



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  
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  
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  
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  
迪勞軍太祖見迪怒其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  
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  
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  
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  
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  
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  
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  
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

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劾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  
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韜曰人言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  
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書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  
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  
調兵賦太祖乃榜門以兵事自變而以貨辦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龍象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  
汴陰謂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  
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充鄆以故師範雖  
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



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替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自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賊而已宗權不足恃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得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聞

宗於西門供帳饗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翹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翹禁許民得造翹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取女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才略善果陌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果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政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

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頌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鬪雞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勣蕤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勣蕤遂代之即拜刺史勣蕤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勣蕤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勣蕤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勣蕤饋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勣蕤為淮南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龍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勣蕤乃以准積薪為作糜粥哺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勣蕤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勣蕤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

舊唐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語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竹筭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享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斬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璿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蔣末帝詔削官爵還其姓遺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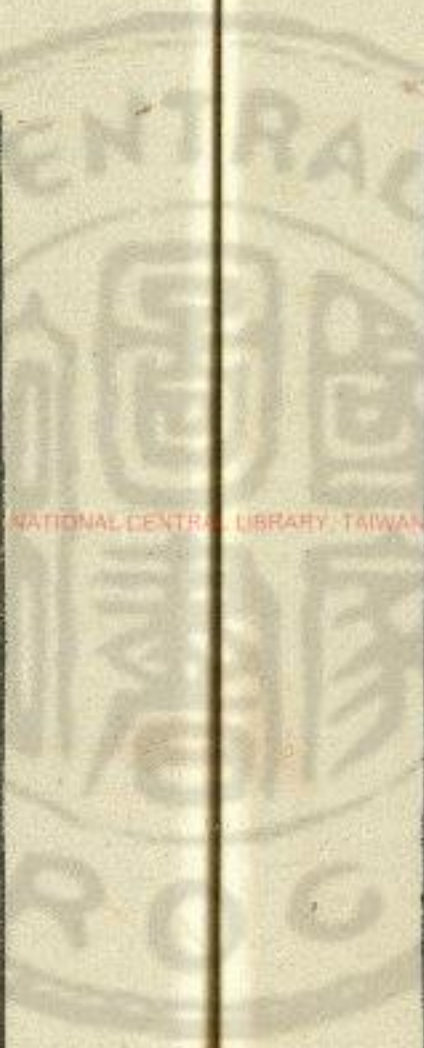








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忠安為夾城攻  
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  
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  
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  
邠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  
祖性多猜忌屢殺將士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  
安太祖已下邠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人其不給未  
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彤召知俊其弟知院為親軍  
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處身以  
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  
卿至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戚臣非  
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



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  
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  
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  
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  
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  
度使攻興元取龔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  
事聞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  
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  
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  
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  
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  
黑牛出閬樓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龍表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軍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三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

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與三軍編素發哀梁軍攻燕涪州燕王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檀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



租庸使遣孔三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  
牙兵親戚相執別哭聲為震遂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曰  
朝廷以我軍府殫盛設法破之以我六州舊為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暹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  
許以刺史彥謂異曰謂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  
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  
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  
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反彥怒曰備  
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頊曰為我作奏若  
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荅之言王鎔死鎮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  
戒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  
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論以詔書彥刻衣詔書抵于地曰  
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  
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  
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  
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  
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  
令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  
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  
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  
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  
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  
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  
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  
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  
弱趙嚴婿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  
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  
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  
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  
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  
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  
衛嚴守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  
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御之延孝曰梁兵  
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



其不意擣其於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  
璋等雖不出兵而梁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  
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  
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  
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興王衍戰  
三泉衍敗走斫吉拍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  
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速軍千里入人  
國利在速戰乘衝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  
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  
未可知也因與巖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  
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復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  
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

與

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  
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怒責璋曰吾有平  
蜀之功公等僕隸相從反悅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  
以軍法斬公邪璋請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  
度使延孝恩怒曰吾昌月日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  
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  
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僂首何門邪璋  
求哀以免繼岌及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  
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  
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自疑及璋過  
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  
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



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  
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哭訴于軍門曰  
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  
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使等使馳  
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友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  
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  
酒軍中引檻車至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  
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  
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  
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  
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監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三

張金義 朱友謙 秦象先 朱漢賓

段玘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張金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金義因亡入黃巢中巢陷長安以金義為吏部  
尚書水運使巢賊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為孫儒所逐金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  
二人相得其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金義勤儉  
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金義常有餘罕





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  
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哭訴于軍門曰  
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  
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使等使馳  
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及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  
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  
酒軍中引檻車至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  
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  
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  
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  
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監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三

張金義 朱友謙 秦象先 朱漢賓

段玆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張金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金義因亡入黃巢中巢陷長安以金義為吏部  
尚書水運使巢賊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為孫儒所逐金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  
二人相得其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金義勤儉  
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金義常有餘罕





之仰給。吾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降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守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傷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解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夙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鎔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蒲縣。道病還洛。幸全

義會。即圍避暑窟。自曰全義妻女皆迫誘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與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菜園。土招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鄆。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



定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  
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  
頭宴寢猶盡歡命皇子繼安皇弟存紀等皆見事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  
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日南郊儀物已具莊宗  
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  
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  
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  
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  
梁雖仇敵人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  
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雖去其墓闕而已全義監軍

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  
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  
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答殺監  
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  
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  
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  
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  
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  
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宣肅子繼祚  
官至上將軍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  
桑維翰以其父崇韜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  
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至白逕嶺夜乘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其貴然恨其辭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子鐸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屠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



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寃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吏皆勸其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微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頭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

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表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崱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為直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成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



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三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鄉設也

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管高祖入在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盛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務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爲無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穢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字績巨高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



股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瑋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懼甚。留至夜漏三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寫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

事漢賓後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灑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檢巧。善規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且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鄆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



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使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驅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妾入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唐朝無愧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

以為秦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御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以誚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及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



時為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  
來朝莊宗勞之日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  
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  
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徽銘代之玘還京師未  
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  
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弟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  
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  
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  
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  
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  
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

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  
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  
免莊宗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蒲  
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比且有恙致安州  
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其佗室以竹竿敲其飲食委之  
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  
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拒河上思  
鐸鏖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  
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感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



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自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廷魯

歐陽

脩撰

徐

無黨注

宋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



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自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  
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廷魯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  
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  
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  
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  
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  
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

宋



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  
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  
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  
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邪正言大驚曰吾初不  
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  
惶恐步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  
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  
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  
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  
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  
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  
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

寶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  
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  
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  
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  
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  
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負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兗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毀彥威與梁將段凝表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卿管轄爾爾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

親軍返効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成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重原有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公不欲帝河北則作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貧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月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使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



主上方車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疑翰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賊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簿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又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

樂贈彥威太師諡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蘭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白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成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成卒劾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劾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劾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



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戢常懷怨望自甫時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成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成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成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効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總留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如溫起釋

而不問徒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極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覲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略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大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單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弟青州南城出入以



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五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驕子都晏球爲人個儻有大節爲驍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指揮使梁遣拔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攻揚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

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違明盡殺之以功拜單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



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裹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殺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自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

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劍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自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之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使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霸得罪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  
末蜀取李茂自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  
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川  
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  
重霸曰卿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  
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  
敕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龍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乘已上道無如之  
何唐君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  
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  
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還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  
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  
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  
京師高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  
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  
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  
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  
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餘歲自言不識文字願  
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



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官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陰補相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

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曰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尉詗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頭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



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若文珂守恩比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頓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國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

廷

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他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作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五畀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



史傳四十六  
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至福分其  
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  
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  
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  
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  
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  
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  
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  
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  
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  
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  
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  
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為將  
累遷補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  
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比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  
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因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



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  
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  
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  
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  
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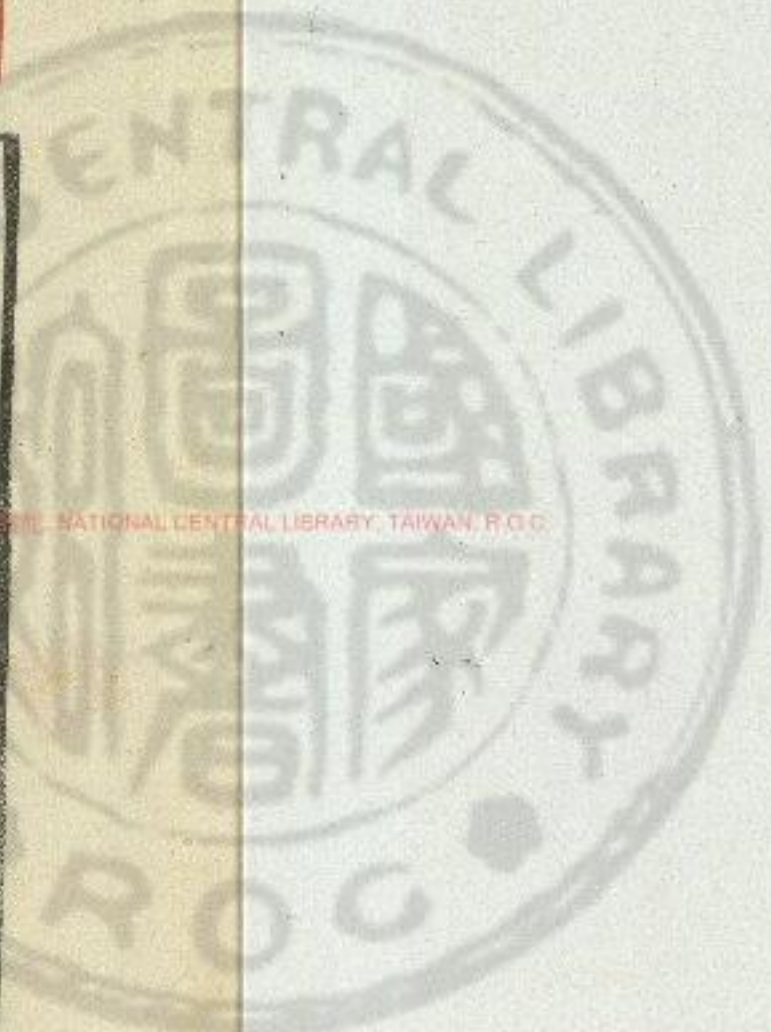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





昨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  
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  
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樓三州刺史揀州苦河水爲患  
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歷齊晉三州莊宗攻晉  
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  
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  
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  
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軍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  
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  
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  
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與二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負闕佗日明宗語

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甚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  
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  
功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  
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  
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比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其厚從  
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斃其骨人  
皆以爲不可從簡遠使斃盡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吐其  
腦斃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



爲人剛暴讎制莊宗母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  
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  
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  
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  
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  
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  
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  
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晉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  
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  
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王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  
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  
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

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  
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  
良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未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  
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從韜  
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  
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  
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  
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  
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筠弟懿營田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



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終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及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官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貧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人負鄙歷沂密三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由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

予

自煠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萬死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歟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實鼎州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遠見親信師範



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善揚師厚為愛將魏博  
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  
使奉使吳蜀帝稱曰晉德州刺史拜林將軍晉高祖鎮  
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  
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欲拒命不行以  
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  
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  
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  
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  
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  
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  
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

罷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  
丘人盧嶽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  
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嶽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  
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嶽至太原  
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顯隆準眉竦徹身  
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  
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嶽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



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  
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其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  
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取寺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  
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遠追周還守之乃得不  
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  
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曰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  
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棹積薪沃油順流縱火  
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  
相蔡三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  
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  
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

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  
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  
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  
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  
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  
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  
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  
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廢宣徽南  
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速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  
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



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坊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阻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年六十三累贈太師李承約字德儉蘄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三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濟以功累遷洛陽三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往偵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朔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崇希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意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間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僕泉矣眾皆曰善乃先為窋窋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

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爾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為五院軍隊長梁晉職相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隣四隣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馮見廢帝往來



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  
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  
罷為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大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  
黃甲二千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  
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壕登城  
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且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  
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由懷沂三州刺史金穎

隴絳四州防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道中以疾卒廷  
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被梁鄆  
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  
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安  
重誨重誨屢言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乘  
驪節廷蘊素不廉歷十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擬生指  
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  
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  
州兵纒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  
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位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  
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全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



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  
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  
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  
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  
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許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被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徙安國從杜重榮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  
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  
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圍城破之虜七  
百人克奉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  
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  
月徙廣晉昇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  
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水白欄謁其縣令州里  
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敎為務  
實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  
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  
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  
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外兵守鄆州遇等  
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  
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三年契丹寇西山遣先  
鋒趙廷壽圍鎮州杜重威不取出戰廷壽分兵大掠攻破



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虜過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前而踏得其僕杜知敏馬曳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比謂遇已陷虜矣。已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五屬失皇甫遇復

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拒虜十餘里。虜望見，投兵夾，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幸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畫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樂亡而節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狄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  
過秦舊狀從擲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  
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  
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  
或責以備知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故可貴焉然  
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宣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從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隴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言及卒太妃  
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隸唐明宗麾下  
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  
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  
祖衣與俱遷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  
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  
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  
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隊



拍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以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隸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馮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雷後晉高祖卽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郿

經多善因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譟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陞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遷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竟項同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強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族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益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



誅次子行謙有權婦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勣 白再榮

安叔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劉其弟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鄴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鄴存矩募山後勦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入進以其大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敢拒雖與心常勦之也因與亂軍殺在矩反攻新州不  
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  
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  
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又為上將軍出鎮昭義  
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  
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非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  
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  
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  
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  
之關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丹由  
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

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鈔饋運自危橋關至幽州嚴兵候  
常苦以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南奔始  
屈身晦迹亦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  
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  
卒于金陵

李又士其先出於吐谷渾人又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  
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  
以馬為事乎又士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  
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  
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誅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



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戢一人且戒人吏言無失吾  
信立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  
路暉聞金全來東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  
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  
所掠資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  
大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  
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  
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在都押衙胡漢  
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  
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  
全容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  
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  
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  
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  
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  
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  
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  
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  
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  
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以川引頸  
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成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  
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



汴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二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免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劍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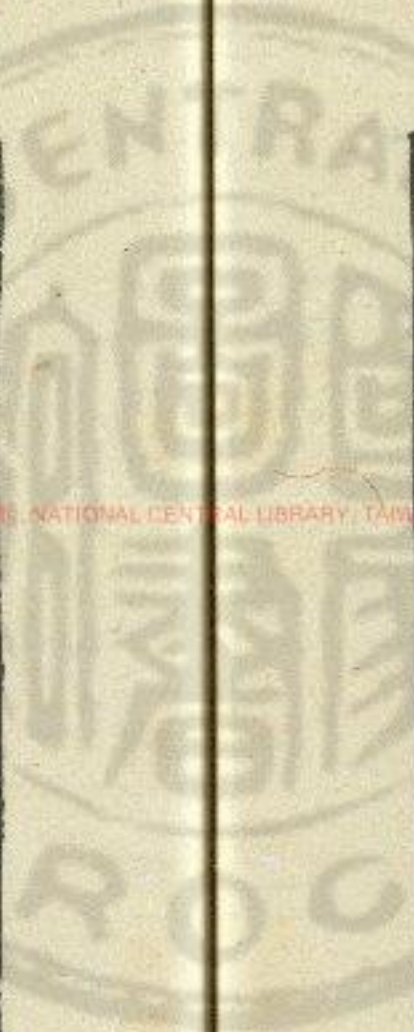
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劍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劍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畫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指之高祖怒曰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



應州節度使晉高祖立竇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所殺有子勳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敗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騎呵前導者不避敗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徹瑋也敗帝即下馬慟哭謂徹瑋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敎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贇語白敗帝已箭前庫使沙中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中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解弘贇有子竇為殿直發帝入立遣密持鳩與弘贇初敗帝在衛州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敗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贇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辜敗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繼持醜至因使酒家獻之敗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贇後事實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



大傳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興令補河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闕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

器溥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女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為燕守城賞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禪校以



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  
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  
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  
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過武勝保義武  
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自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  
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刺飲求刀欲自引  
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  
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

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領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  
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  
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  
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  
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  
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  
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  
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  
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將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



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  
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  
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  
行珪子勳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  
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也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  
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  
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縱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  
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

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嚙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  
因潛徙庫兵于佗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  
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  
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  
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  
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  
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  
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  
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  
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  
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  
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表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軍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主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

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它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且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滑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唐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



國建雄四鎮叔于狀觀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于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于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常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于家其已盡而軍士意其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梁本紀第三十七

翟光鄴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個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羽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時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榷沂二州刺更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吉州防禦使光鄴執鶴兵氏甚有思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工從益人沐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國建雄四鎮叔于狀觀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于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于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常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于家其已盡而軍士意其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梁本紀第三十七

翟光鄴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個儻有騰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羽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時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榷沂二州刺更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吉州防禦使光鄴執鶴兵氏甚有思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工從益人沐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尤鄴為人沉默多謀  
事繼母以孝聞雖貧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菽  
風雨雍睦親族歲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尤鄴處之晏然日  
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  
至或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雷以煩軍府既卒州人  
上書乞雷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節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頗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五魁王純茂于  
蜀累遷景興二州刺史董璋及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暉  
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它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  
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祀延光及魏州

暉暉魏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粟枲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嗣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晉固土橋之閻氏悉剽掠道路尚  
茲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羨薰項拓拔彥超最為  
大族諸族嚮皆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  
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暮年有馬五千正晉見暉馬多而  
得夷心及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遂



時上帝昏亂馮王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夫意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軼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授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抽成蕃夷稍稍來謁暉觀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拔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亂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節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譽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未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鄙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雷王唐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衛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晉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却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驪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索咫尺不得相見令將士思歸不可易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礼在礼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礼以暉為兩校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



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高暉曰吾殺高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礼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礼已棄節遷鎮東歸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自陵卒成大事然由我殺也公今富貴能鄙我乎不然福起坐中在礼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欽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舍為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懿王繼茂代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茂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鄆州行軍司馬後為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吏私聲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私聲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私聲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亮請諸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諸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測而寬之景思請械送



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吉乃見  
弘肇顯光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曰勞  
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顯光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  
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  
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師為指揮使復  
成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切領鏡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  
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  
有變彥超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未速嘉其忠力以穎寧衛  
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  
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還不過五六日由

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  
捷右府都指揮使歷汝鄆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  
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合裂土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過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天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難如此況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是道哉易否悉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嘗進事所以哀斯人  
之亂而見等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  
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  
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  
軍卒未嘗有戰功後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  
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食  
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  
祖已卽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唐順三年徙  
鎮歸德居三年奉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

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  
悉蠲除之思居貴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任  
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  
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  
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尋出帝時義武軍節  
度使惡方諫驟徙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  
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  
軍節度使已而從方諫於雲中方諫不愛命率其徒復入  
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屠其人民北去方諫聞  
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  
度使周太祖時徙鎮固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節後世宗攻



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從鎮匡固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使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贖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從鎮匡固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使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贖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擘等又遣人殺  
周太祖及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大  
后余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督京師是  
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  
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宗率兵之宋  
州蘇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  
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劉昫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  
遣陳思讓東延治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  
進太祖遣使者罷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  
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攻而劉昫兵銳亦未可當臣所  
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

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克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  
陛下出泥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  
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  
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蘇鐸報過蒙阮峻喜謂  
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是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  
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是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  
皆欲追之峻猶務不沃則日遣騎兵追不及而還從討  
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  
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  
必得或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  
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  
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特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



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搢上  
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謨皆馳  
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  
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  
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  
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鮮然請階下聲言嚴駕若  
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僂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  
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奉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  
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  
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若作峻慙不能對峻  
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  
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欽衍陳周代李穀

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  
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  
太祖曰俟假闌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  
使殿台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位曰峻凌  
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  
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  
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敗後李穀監修因請  
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  
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明神心以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  
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邢州刺  
史晉天福中從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



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投婢僕自嘗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膺鐵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毅因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變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帝廩儲畜豈以耶汝為國家用足矣

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召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

登州

劉訥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訥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訥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



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  
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為政  
不苛抗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節  
力有事何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  
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  
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為河  
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通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  
中諡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人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五欲一天下為家  
而聲教不及秦鳳令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意  
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挾黃花谷以爭  
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  
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當倉以待其歸蜀兵前  
逼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殲之由是蜀兵守諸城  
堡者皆潰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傳以兵援環未至  
關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傳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傳遂奔  
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  
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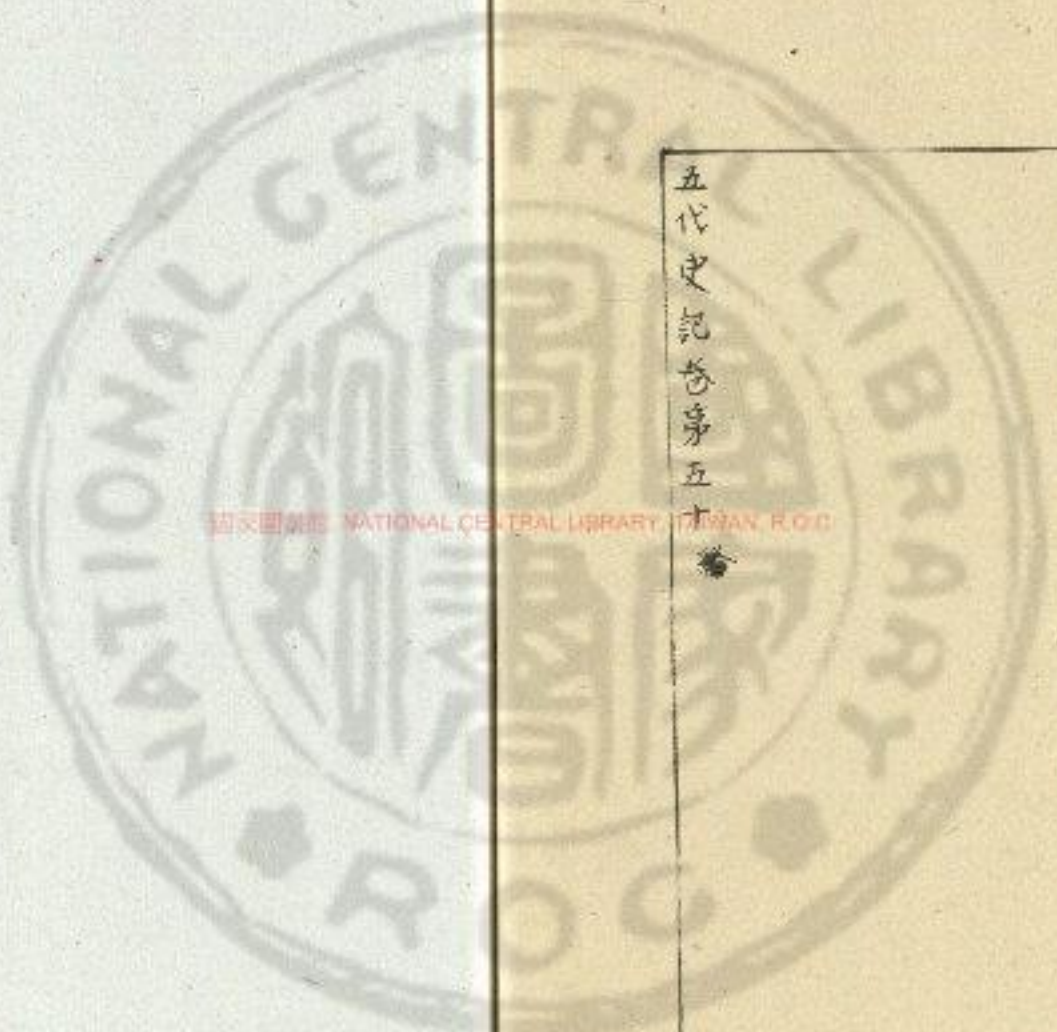
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思其所事  
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  
淮卽以環佐候章為攻取賊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  
景陣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  
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  
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  
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  
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己而景將許文顯邊  
龜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  
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七  
其父嗣備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開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  
契丹賊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從鎮武勝卽拜從阮子  
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從宣義保義諱  
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  
徐

脩  
無黨  
注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悞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



莊宗遣守殿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  
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殿祠察明宗動  
靜守殿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益天下者  
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  
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及于魏莊  
宗東討守殿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  
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殿等軍守殿按軍不動莊宗獨  
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殿等終不至方移兵趨北邙  
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  
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  
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

有屈慙者將制置之守殿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殿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  
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殿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殿之  
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殿殺之  
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作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  
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  
奴以交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管李繼  
翰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隄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

皆遮留之獲其逆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剖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跡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遣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  
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  
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函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  
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曹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曹事繫之  
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  
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  
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

使得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  
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  
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  
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  
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  
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  
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  
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  
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  
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  
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  
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旌節明宗



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  
劉遂疑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  
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  
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  
疑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  
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  
淑妃有舊舅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  
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  
人詢詢異議藏官胤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  
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  
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主弱而且在  
外議者多屬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

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  
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  
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  
反殺愍帝唐室大亂弘昭馮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  
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  
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  
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替曰蛇龍  
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  
光素神之也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  
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  
趙延壽掎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  
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



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索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兵伏墻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候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酒自若軍士苦天熱皆不為用光遠得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

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皇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賫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營前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



延光謀於副使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鑠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揚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平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由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

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子獲其冰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賞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今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嗚呼甚哉人性之愼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爲教



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言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且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子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濬慕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長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亦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己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



從賓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頌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業已許頌母謀共殺頌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晉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猛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因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取也數以此非誦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殺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語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柶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



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列而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後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僭號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庫契必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疆故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蕃首領皆遣人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契丹所授告身勅牒旗幟來歸疑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勤勞久居官貴以身虜塞醜豈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且則世祖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兩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管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而激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爲母卜之



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吾邑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置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詎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鄆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輔重中其兵二萬皆饋去是冬大寒濱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驪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

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獻首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帝即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宗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煊貞送款於從進帝出奔從進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唐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勸藩鎮多務過爲



姑息而藩鎮之臣或本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鄭從進已善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邀商旅皆黥以死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衣裹高祖患之謀從進使  
人謂曰東平王來朝願還卿且已從上黨朕虛青州以待  
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  
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  
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潛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  
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山酒  
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反迹見  
高祖爲之幸鄭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

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疑曰臣聞兵法  
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  
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邊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  
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  
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  
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  
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  
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州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  
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贊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爲唐莊宗時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節度使都指揮使克瓦橋關光



遠爲人病充折臂不通文字或者辨智長於美事明宗時  
爲媿瀛其言多則列史以治無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  
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  
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備光遠不可曰前刺  
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孰知中國事  
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  
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  
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  
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未  
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  
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  
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犬是惡漢見光遠

與諸將初不知其謂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  
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  
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  
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勦事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  
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  
言重負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  
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媿府都招討使  
久以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  
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  
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因寵無比樞  
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



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  
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  
訴已爲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燒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  
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去光遠請其子以行乃  
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  
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  
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  
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  
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滑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  
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郭律德光相距澶  
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使戰戚城  
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  
固守自夏至及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  
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  
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  
作天子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  
丘壽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  
罪承信承祚皆誚關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  
以其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君臣比以爲



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  
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弟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  
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  
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  
安塞降契丹使爾家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  
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  
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  
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  
書令又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  
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  
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三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  
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

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  
笑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  
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朔州刺史以曲林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路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從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從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迎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榮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曲林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路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從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從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迎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



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心重胤榮將趙彥之來奔  
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開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  
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其沒之家高祖知而不  
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  
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于萬過其城下重威登  
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  
年引兵攻秦州破保城遂城契丹已去占北還兵擊之重  
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行彥卿張彥澤等因大  
風奮勇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僞語曰逢賊得  
命更安去復于平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威其民戶口  
彫敝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至上道朝廷

莫能止重威爲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  
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  
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藉沒邪三年秋契丹高年翰詐  
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  
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圻木以供饘餒劉藁席以秣  
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  
牟翰已弃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  
渡橋與虜夾滹河而軍備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  
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三  
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  
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勸重威軍後是時重威  
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



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凍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嘗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郡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



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喜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喜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麩而食民多逃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璿弘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列衆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哥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橋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從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茶漆木給之軍中六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

問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公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弟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秦園一空至於草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掛甲錢及班師又為賞勞日卸甲錢出入之費賞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



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  
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  
守貞謝曰臣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死於是卒以重  
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  
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  
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  
拜大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  
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  
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  
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  
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章宗所在竊發漢遣白  
文珂常恩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

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  
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  
綰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李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珩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  
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  
是時馮道羅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艱然而怒道曰凡博  
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其不等博所以敗者勢也  
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  
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



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威輒  
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  
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  
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  
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  
貞以爲然嘗會將更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  
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城破  
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  
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立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彦澤爲  
人驍悍殘忍目睛黃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  
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

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  
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與其子數皆辱之子逃至齊州  
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彦澤彦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  
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彦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  
式素爲彦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  
式且迫之曰不諫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彦澤遣指揮使李  
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  
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派  
式商州彦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關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彦  
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彦澤得式剖  
心史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彦澤以爲右武衛  
大將軍周奏彦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淫人殘敵



之狀式父鐸詣闕許克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負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彦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彦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彦澤罪若可谷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彦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彦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彦澤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貞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彦澤以問諸

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彦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彦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之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彦澤爲軍都排陣使彦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致瀛州不克退及武攢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彦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彦澤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彦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平虜小敗却乃夾河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彦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彦澤與傅佳兒以千騎



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衛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則遣傅佳兒入傳戎王宜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官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之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蹙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

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弟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駟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弟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邊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髮領皇子延煦毋禁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閻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鐵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



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  
都人爭投狀踈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夫  
妻子孫皆縲絰杖與隨而詭言以杖朴之彥澤俛首無一  
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鐵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  
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魏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  
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虜  
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  
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  
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而肉剔其髓而食之擄裂  
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  
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

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二龍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年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真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注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二龍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年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真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



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請行管  
見高祖顧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  
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  
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  
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  
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  
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  
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  
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朋或  
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  
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

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次以陰狡害  
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瓜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  
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宗大  
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  
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宗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宗心不  
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宗邠州留  
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宗乃叛益殺侯益家屬蜀與  
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主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宗西  
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彦從所敗暉  
攻鳳翔斬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宗不出暉乃令千人  
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  
至矣須臾塵起景宗以為賊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



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  
思縮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燦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  
河中京北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  
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  
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斌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  
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燦等皆然之遲  
明燾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燾乃降暉  
趙思縮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縮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  
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  
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  
用思縮兵擊走之遂與思縮俱西歿以非已兵懼思縮等

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言思  
縮厲聲請先黥以率眾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縮  
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縮等是時侯益來朝  
思縮以兵從益東歸思縮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手  
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  
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縮前曰兵解  
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  
之以為然思縮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縮歐之  
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  
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  
縮俱送款於李存貞以思縮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  
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存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縮城中食盡殺



人而食每槁實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縮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縮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縮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敝不已誠能翻然効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縮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縮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縮遵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縮思縮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縮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縮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縮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劍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再號閻山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造麴受財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派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不進彥超欲速進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借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佗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尿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



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從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伋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

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昊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為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昊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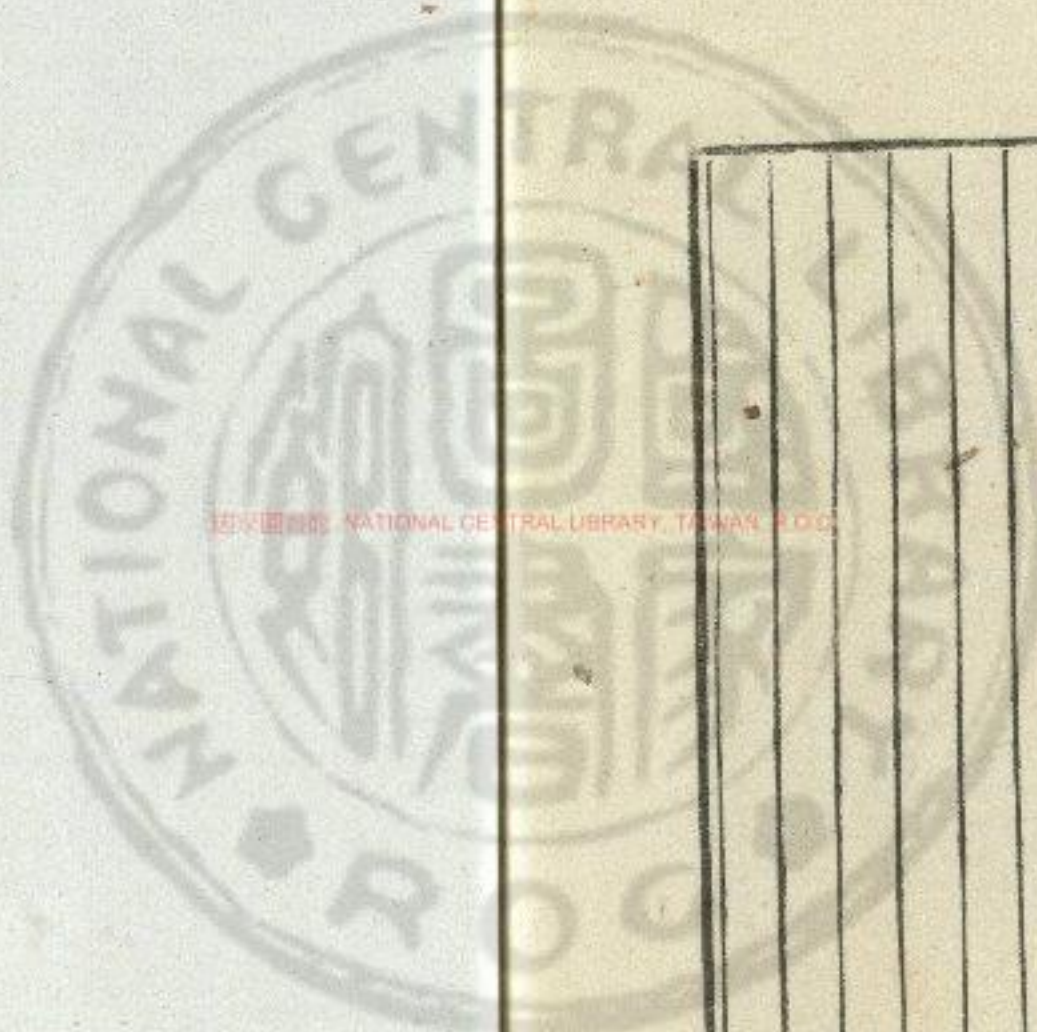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  
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與武一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終身幸河中  
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  
之已而見圍困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  
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  
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  
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  
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刀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皆言  
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  
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  
遣軍校笞弘魯大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

犯角元占曰角元鄙分兖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  
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  
又使民家立青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  
鎮嘗置庫質錢有貧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見彥  
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  
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  
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  
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五百  
有銀數千擬當來賜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  
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投井死其子繼勳等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兖州平太祖詔贈關弘魯忠義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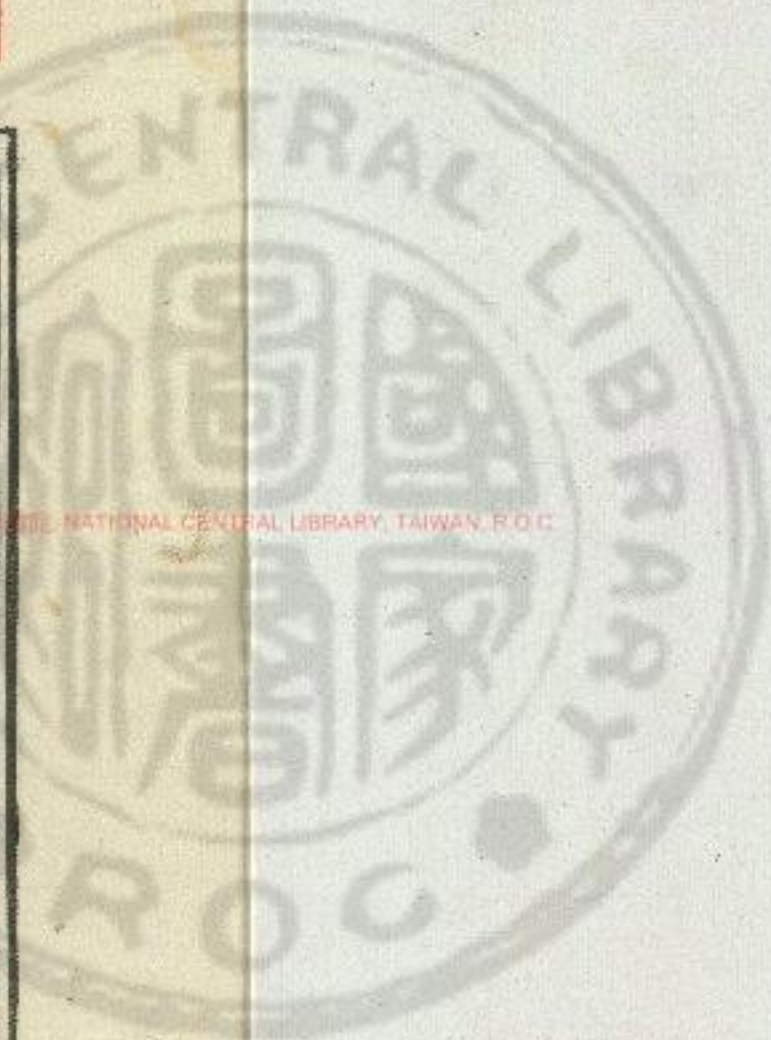
鄭珏

李惠

盧遵

司空頊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不廉則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所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





得舍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  
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  
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  
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  
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  
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青齊之間為虢  
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孀  
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  
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顛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  
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  
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皆其主人者嗚  
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  
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  
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  
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  
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  
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藁而已所得俸祿與  
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  
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  
于景城過歲餘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



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  
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  
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  
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闈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  
宗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  
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具吾宰相也拜  
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凶熟中國無事道嘗戒  
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  
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  
蹶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鐵貴展穀賤傷農

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  
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  
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  
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  
崩相愍帝路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歸  
王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  
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  
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  
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



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迎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

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伐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潭州擁兵而反遂伐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掛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特開一筵時飲一杯食味別嘗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諛諂評世宗初即位劉晏及上黨世宗曰劉晏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



太宗平定天下，釐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為今之象。若遇我師如山，厭卯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果敗。晏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日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生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者，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瑛，唐末舉進士，及弟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瑛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納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納與馬殷等救洪。納以大舟載兵數萬，瑛為納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納不聽。果敗，溺死。趙匡胤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胤，得瑛，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瑛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廢。瑛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蘧病行，蘧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蘧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蘧，怨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瑛代行蘧，為留後。瑛至許州，止傳舍，慮其將吏行蘧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瑛曰：東宮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蘧，道太祖語，行蘧感泣，解印以授瑛。瑛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喜曰：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



閻曹州尤甚太祖復置法之瑛至堂賊得大校張彥珂瑛  
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  
幸河北至內黃顧瑛曰何謂內黃瑛曰河南有外黃下黃  
故此名內黃太祖曰亦黃下黃何在瑛曰秦有外黃都尉  
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太祖平生不愛  
儒者聞瑛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素象先  
討賊瑛爲亂兵所殺瑛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  
中侍御史與其兄瑒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  
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瑒所爲下筆輒得太  
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兼與蕭瑒同爲宰相瑒性畏慎周密瑒個儻負氣不  
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瑒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

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摘其過瑒所私吏當得試官瑒改  
試爲守爲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  
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瑒欲以爲相而梁之舊  
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大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  
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  
瑒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遂以  
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  
進有司具儀用榻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  
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  
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入唐天命已絕宜  
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瑒議  
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尚關以赴難爲名而欲



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殿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

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朝參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趨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



白重誨而後亂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且盧革等罷相  
任國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  
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  
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  
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  
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  
黨破貞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貞定罰俸一月霍彥威  
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彥威在  
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駁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  
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  
進士本士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  
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啓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未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  
入汴宋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  
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  
否宋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  
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寶故不足惜顧卿之  
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  
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



宗即位欲用任園為相而安重誨以園新進不欲獨相之  
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珪善因言珪故梁相性謹  
慎而長者乃拜珪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  
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  
不肖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珪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  
於安重誨重誨躡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珪又  
稱贊以為宜罷珪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龔孔循罷  
樞密使珪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珪章四上  
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  
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  
去後將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  
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  
以經術事梁末帝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又之拜左  
拾遺忠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  
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  
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  
林學士魏王繼及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  
謂宜緩師待變而進詔討使郭崇韜以使於愚愚曰王衍  
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  
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



寶鷄招討判官陳文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入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國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言也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謂昫兩

人遂相誼詎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自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路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鼠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  
今天子蒙塵于外邊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  
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虛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頰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公為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大府少卿揚師厚鎮天雄頰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誅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  
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頰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頰  
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  
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  
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  
頰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頰權軍府事頰為鄧崇韜  
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頰屢以法繩  
之頗有姪在梁遺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  
莊宗族殺之



卷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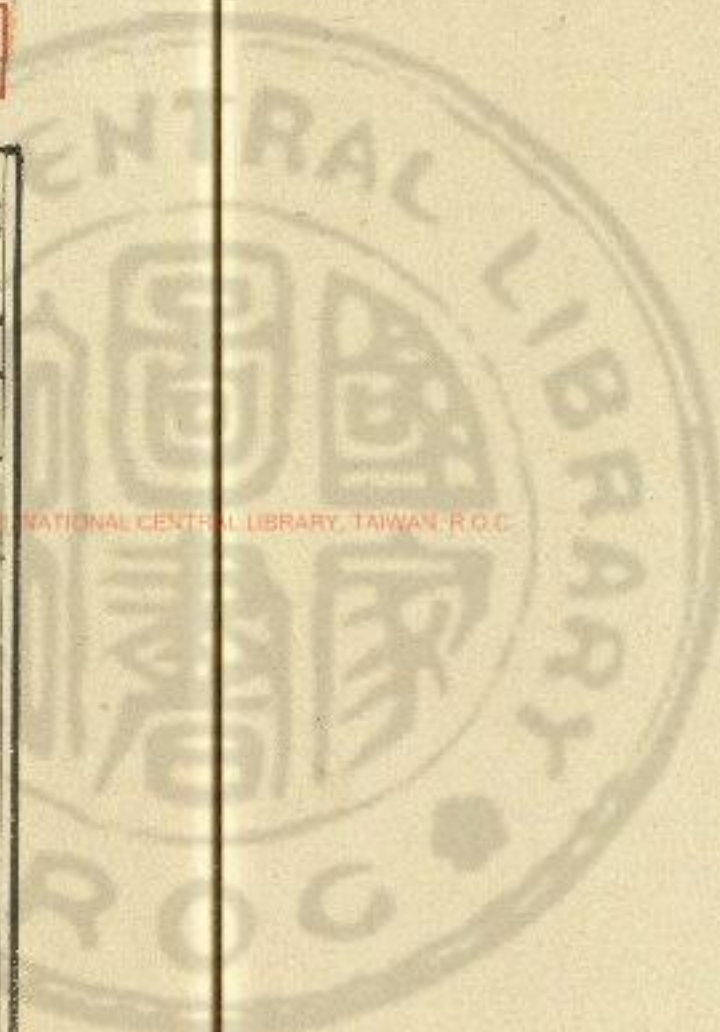
歐陽脩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其兄暉身辟晉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為恣家所殺昫乃避之澧州居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遂薦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請中興殿門謝是日大朝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薦明殿學士拜相當取以此為榮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





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政帝廢之數幾何政言其  
數百萬及責以資軍而無十一廢帝怒罷政命昞兼判三  
司昞性察而嚴三司盡敬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  
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羊之負益而不答因以把  
持列縣求賄賂及昞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  
吏皆沮恐先是馮道與昞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處代  
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措失者必指以誚昞曰此公親  
家翁所為也昞性少怒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用史  
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昞為  
右僕射昞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昞  
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昞在相位不習典故  
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嘗為禮儀使居儉辭以

租諱燕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快夫職中書舍人李詳  
為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昞曰有飛且格居儉許  
曰名諱有令式予何非也嘗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僕  
射入朝遇雨棧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  
昞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  
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  
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僕臺官兩省入仍  
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昞為僕射自以宰相罷典道同  
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  
張從賓反殺皇子重入於洛陽乃以昞為東都蕃守判鹽  
鐵關運中拜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  
京師昞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虛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又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史自諸道進奏官領文紀問當如何史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香史自磨兼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始息方鎮借假即史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各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雅德薄敢墮舊制因遣史諭之進奏官奮臂譴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林端易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即相率詣闕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史卒爾安得慢吾法

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雅施行而官半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在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共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速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辭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狀貌魁偉語言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自得文紀欣然相之乃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廷英其得從容奏議天下廢帝



以詔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羸而使殿論事  
可以從容何必廷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  
晉高祖起太原祭帝北征過并微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  
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  
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直如何文紀惶恐謝罪祭帝至  
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  
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  
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履充棣州商河人也爲人儒暗少好學學舞愈  
爲文章舉進士爲唐路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揚  
茂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  
尹從鎮鳳翔胤孫帶從之以爲觀察判官路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聲稱胤孫謀議已定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主爲國宗  
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  
愚然從珂心獨重之祭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又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典大政而宰相虛文紀獨以謂司空  
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  
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  
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  
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胤儉



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  
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初常侍在南省六卿之下況  
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指息胤  
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流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  
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進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  
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笑其有  
朕建說胤孫獻餼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  
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  
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倭清泰不徹乃來  
佞佛消泰廢帝年胤孫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  
而常誦佛矣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  
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

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語  
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  
胤孫又然時人朝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恣不修容止時人笑之知  
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  
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  
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為人仁慈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澁澁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  
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  
三旬而選蓋李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



選人歲獲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雅曰故事其曾從繁而無益如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顯共虛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實長定舊格歲又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逸選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加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顯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年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為棺殯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氏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宗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各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中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免園冊爾免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大牧子之所誦也故岳奉以詣道道聞之大怒從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抹唐土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傷者所以隆李悝而敦風



信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  
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刑定之岳典太常博士段  
顯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  
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循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  
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生塔鞍合髻之說尤爲  
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  
甚多岳率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嗚呼邑矣  
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  
其習俗之夫者尚拳而行之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又  
矣明宗武若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祇有意使民知禮  
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  
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

也可勝歎哉

馬竊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  
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雅  
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竊言漢  
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  
陽諸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  
頊等請如竊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  
尊其祖解渎亭侯淑爲孝元皇父長爲孝仁皇請下有司  
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竊以謂孝  
穆尊宗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  
以爲法石僕射李琪等議共編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公衆惟皇興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  
寵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躬躬惟一  
字於先世乃余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稱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  
漢之所制大復何依開元時尊畢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劉岳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稿稿又言雜麻表紀所以  
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  
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今文

也今典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嫡舅皆服小  
功今皆大功妻父母塔外甥皆服總今皆小功禮今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典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  
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早嫂服大功其來已  
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  
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物無  
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  
于今今有五服自始始也編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焚滌  
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



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居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俱處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名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帶之死之日曾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

者十餘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稅屢進醫藥不納每宿客問疾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律之維翰願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令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乃芽物議



大以爲非卽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  
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  
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祝典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  
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羊各至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黃紬袍白中單白練蓋襦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  
爲左東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  
巾幘緋絲布大袖袴縞甲金飾白練蓋錦騰蛇起梁帶豹  
文大口袴烏靴左執于右執威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二枚員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鐸一歌籥加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  
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

大悅賜梳金帛羣臣左右祝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  
制作簡穆又繼以龜茲部覓裴法曲參亂雅音具樂工舞  
即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遊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  
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登鞀悲離煩慙如燕露  
虞賓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  
祖崩祝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  
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郭律德光入京師  
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  
流涕焉

李暉京兆人也少好學願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  
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相遷衛尉少卿



天咸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旨時石  
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右覆落者乃請  
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嘗夢徵張礪等所作不  
工乃命惲為之惲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益偶然耳後生  
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共矣後為准格聞者多其知能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  
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終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  
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  
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共之游而凝幼聰敏形  
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  
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瓌麾之  
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由



天咸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百府石  
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右覆落者乃諸  
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嘗夢徵張礪等所作不  
工乃命惲為之惲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益偶然耳後生  
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共矣後為准格聞者多其知能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  
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終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  
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  
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共之游而凝幼聰敏形  
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  
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瓌麾之  
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由



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  
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暇進士多浮薄喜爲  
諛譁以勸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  
入以爲常疑微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  
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  
承旨晉高祖敕召之間以時事疑所對皆捕首天福五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軍鄴而襄州安  
從進反迹已見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  
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  
宣勅十餘通殺之鄴王有急則令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  
時鄴王爲開封尹雷不從幸乃殺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  
果反鄴王卽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僕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  
十八贈侍中疑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  
皆自鐫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  
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  
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  
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晉典疑同嘗時以爲榮  
焉

趙瑩字玄卿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  
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  
從領帝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



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  
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  
帝童昏馮玉李茂勳等用事與桑維翰林權乃共譖去之  
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  
虜中瑩事元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  
子易則易從當其從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畱事漢官  
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顧以尸還中國契丹  
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  
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

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監獄判官  
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  
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項之玉出爲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  
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殺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  
僭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  
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  
兵士爭先入王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譖笑自  
言願得持晉玉置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  
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



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  
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遷太原晉王以為河  
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  
即位以質為大禮使并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  
為相質性疎遠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番  
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推判租庸遷兵部尚書  
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  
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  
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亂殺之卷于曹州同光  
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號柏廣其  
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存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  
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詔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  
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執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  
稱且立廟極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  
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  
推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幣藏以厚  
資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  
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  
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攻誥率民  
財以佐用乃使質與攻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  
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  
等備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



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究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  
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氏立  
其子延祚而事之以究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  
究見殺守光怒究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究故  
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  
得俱走琦足弱不行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  
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  
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  
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  
納賂反其獄具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賊杖奏

嚴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語不已訓懼自殺獄  
乃辨家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  
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  
入立侍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  
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察帝患之琦與李崧俱  
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  
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尅斡斡刺等助都  
而烏趙德鈞王晏球所敗尅斡斡見殺斡刺等皆送京師其  
後契丹數遣使者求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斡  
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  
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  
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諾



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行國惠歲省縣官十數萬緡實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詣琦等廢帝大怒急召松琦等問扣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行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松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之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

陞

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葬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爲觀察判官高祖從郟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



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卽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  
丞分司西京平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教踐民田澤乃潛  
伏身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鄆而人情  
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修撰澤外雅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塞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獨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  
紙荒爲獨紙澤上書言其蔽明宗下詔悉廢戶部獨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  
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許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卽  
遣婢宣子詣廳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執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名爲太常少卿  
以疾卒于家

王推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  
司卽中推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卽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走起爲石廬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爲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推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  
於穹廬子因辭不行坐是停任逾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  
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  
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雅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典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  
倚圭以備顧問始自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  
至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歿死圭出爲貝州判  
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閤里來輜翰車晉高祖立

各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  
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欽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撰參軍劉守光亂敏  
避之滄州遂客於梁又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  
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未  
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  
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  
餘皆在朝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存聞丁母憂去職  
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  
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番守贇  
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  
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



勢也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敬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  
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接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  
懿曰敬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壘篤斷健兒  
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  
駕前之馬猶有五十願得壯者十匹健兵千人與勇將即  
萬金自平遙公山胃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  
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歷晉為太常卿仗丁吳越是將仗兵越者見吳越王皆下  
拜敬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賜祭於首卒賜石  
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歐陽脩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秦軍唐鑑  
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  
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  
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贊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  
崧為典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  
書記繼岌已破蜀蜀皇后懿譏者言隲遣人之蜀放繼岌  
殺宗籙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  
能容宗籙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十里不見咫尺之詔



勢也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敬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  
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接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  
懿曰敬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壘為斷健兒  
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  
駕前之馬猶有五十願得壯者十匹健兵千人與勇將即  
萬金自平遙公山胃虜中而趨官若且戰且行得其半達  
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歷晉為太常卿仗丁吳越是將仗兵越者見吳越王皆下  
拜敬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賜祭於首卒賜石  
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歐陽脩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秦軍唐鑑  
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  
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  
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贊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  
崧為典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  
書記繼岌已破蜀蜀皇后懿譏者言德遣人之蜀放繼岌  
殺宗籙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  
能容宗籙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十里不見咫尺之詔



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發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論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發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國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策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未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得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又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羨誠應遷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隱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執軍為侍衛都指揮仗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取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漢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為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雷之鎮州其



後麻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謂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息為謹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笏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笏嶼嶼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為專我笏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御史弘舉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答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遇吉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燬凡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身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志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

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救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鑄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鑄少峻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雜衣謁帝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番為從事其後張文禮執鎔自立遣鑄聘唐莊宗於太原鑄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鑄為支使莊宗即位拜鑄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初建鑄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



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原賂宗正吏  
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卽持絳幡指置部曲侵奪民  
田百餘頃以詔陵園堪地民許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  
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  
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  
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使副使明宗卽位以鱗故人名還  
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  
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子在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事  
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真  
旡行於諸若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揚溥謀者見鱗言事鱗  
詔安重誨曰揚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  
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鱗

兖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  
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  
曰七國有否秦吾不爲將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  
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棵  
然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  
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  
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顛與文紀皆拜  
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  
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  
常卿及拜命申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事  
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錄司徒居數月卒年八  
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祐中  
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為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  
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  
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  
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官脩撰典脩唐書丁內艱  
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脩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賢嚴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晉  
錄初桑維翰為相帝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錄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十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

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  
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官亦要門閥奈  
何歷誠言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慮  
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為歲者高祖惶惑不知  
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  
其賓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雅不聽然重兵為人不可  
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猶遷諫議  
大夫使于兵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兵越者皆泛海而多  
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昔平生  
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判



史出帝時為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元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元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州二鎮掌書記入為監祭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六軍以元剛介乃拜元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元為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救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救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救不以為恩不行救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如有過開徑牢而出囚禁

救

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喻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受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慝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寬之大悅允事漢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



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  
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  
京百官皆投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  
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誦以詔人曰  
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  
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  
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解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  
者流東眷居涼者流西眷居河東者流中眷解出於名家  
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  
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  
爲禮部侍郎惟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

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  
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解以文  
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解禮部所放進士也  
後胤孫知舉放胸引新進士詣解解喜作詩曰門生門下  
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解解不迎不送人  
或問之解曰我見來公於中書庶寮也來公見我於私第  
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富

王仁裕字德瑩天水人也少知書以狗馬癖射爲樂年二  
十七始就學而爲人儒秀以文辭知名秦師辟爲秦州節  
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  
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



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  
至其入立駝徽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久之以都官  
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  
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成帝景遷戶部  
尚書蘇為共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  
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享羣臣於永  
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常有爭者  
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  
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灌之顧見江中  
白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  
萬餘首為百卷流西江集仁裕典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  
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掌

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子子為  
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  
為吏部郎中陝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闐為海風所颺至  
俄虜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雷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共僕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為左  
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鄆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歌謠梁相李琪  
琪為之稱譽為郎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各拜左



補闕遼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史部尚書虞文紀典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頗方舉進士文紀詔廷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賢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弊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刺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虛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那明羊選顧申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詔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極其家法焉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於太原唐莊宗僉太原母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察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打木木不自獵虛而動之隨其覆歲將扶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拜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宜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



歲首用太乙申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  
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  
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  
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且重積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  
旣行之既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積又言漏刻  
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  
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天其傳以午  
正爲時殆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

其正詣依古改正從之重積卒年六十四

趙廷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  
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詔  
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

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化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廷義  
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廷義兼通三  
或願善相入契丹滅晉廷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  
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廷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  
擬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廷義問漢祚短促考天數邪廷義  
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  
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誅  
芳欲誅其族聞廷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廷義事  
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歐陽

脩撰

徐無黨注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以欲知之者不  
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二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之謹察其變者以為占者非常  
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  
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者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  
天下術有詩以用信不可一日而差差之真象庶則亂天  
之序乖百善





書中皇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之間于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之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重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羅積分上采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且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基爲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

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是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



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幾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曆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沮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筮以候氣審臍胸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二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暮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

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在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較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汭樹圭置箭測岳臺臺漏以為中數畧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臍胸之



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  
術則迂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朧  
隨曆校定日躔朧朧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  
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朧之法所謂審矣赤  
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  
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一十四度當與  
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  
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  
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  
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  
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  
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

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  
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  
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  
分爲九道蓋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  
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  
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  
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遲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  
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  
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已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  
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  
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



日月徑度之大小枝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  
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  
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上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  
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便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  
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  
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廢敝爲四躡扁合爲曆經  
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  
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自月星辰唐  
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  
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且爲始

顯德欽天曆

續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

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筭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三十一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八十一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則三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二十度少危十七度室

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昂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

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

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抄也以氣策累加之抄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抄也

朔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氣積為朔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抄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上減去歲中為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牙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朏朧

置加時入曆分抄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朏朧數為日躔朏朧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度命赤道虛入算外

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抄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為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步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為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為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為分盈



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三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牙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舉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十分爲寸用損益其下中略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于正算外則日出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



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于正筭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筭等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八層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

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畧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畧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畧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畧分十分爲寸即得其地中畧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



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  
數於下以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分赤道內以減赤道  
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晨分減統法為晨力置晨  
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辰刻五夜辰刻  
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	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	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雜策	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	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	二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二十四
交中	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四

中準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

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

九百六十三

程節

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  
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朏朧

置入曆分以日朧朏朧定數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程節  
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



朏朧為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朏朧定數朏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  
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  
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加之元日有交則  
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不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為定  
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  
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  
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筭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後  
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  
以日躔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朏朧  
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朏減朧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經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  
法除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  
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  
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  
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



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  
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躬半交之宿自後亦九  
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  
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文至正交亦如之各  
置所以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交中交前後各九  
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  
之宿限數乘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  
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  
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  
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  
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  
如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

以下二葉例置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  
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  
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  
以經法度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  
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  
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  
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



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以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餘以損益定望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差為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為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為九道宿次就其分為少大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為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為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朏朏定數朏減朏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為前不足返減為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一滿經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昏月度

晨昏日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日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



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  
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  
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  
餘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人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  
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  
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  
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通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  
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

通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  
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通用分九  
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  
用減三百八十七爲通用分

月食通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  
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通用  
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餘七除之以減五  
百六十七爲通用分之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  
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通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通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



朔望差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其甚術推  
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其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  
經法除之爲刻即初其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  
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立  
及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  
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  
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  
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  
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

食分數多少以定初其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未定分已下即帶食  
出入食其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未定分爲帶  
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  
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  
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其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晨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  
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  
欽天步五星術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日	變度
晨見	變曆
一十七	三三七
一十七	二二四
順疾	九十九
一十六	六六三
一十一	一三三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二九
二十六	三十三
前留	一十四
一十四	一十二
空	二十八
退遲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疾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六	一三七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空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三九
順疾	九十	一六六	一三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七	二二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三	二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曆中二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八	五十五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七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十九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十四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六	五十五八
鎮星			
周率	二百七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	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曆率	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	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	二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六
退遲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六
後留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順遲	三十七三		
順疾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夕伏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	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三十萬	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	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罕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四十一	五十一	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三十七	七十七	二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一	三十二	二十四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一	一十一	二十四



前留	退遲	退疾	夕伏	晨見	退疾	退遲	後留	順遲	次遲	次疾	順疾	前留
六六十九	四	六	七	七	六	四	六六十九	二十四	三十三	七十三	九十九	二六十九
三十三	三六十五	四十四	四十四	三六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一六十一	三十四一	八十三十七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七十七二	一百二十六三十九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七	三十七	二十二	三十一	十一二十四	三十二四十	七十七二	一百二十六三十九			

晨伏

辰星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二十七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十一

二十八二十四

十六四

順遲

十六

十一四十三

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九



夕伏	二十一	六	二
晨見	二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十六		
順遲	二十六	十一	四十五
順疾	二十一	二十八	二十四
晨伏	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

段中星天采木夕伏晨見皆逐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減後加之即又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



中氣日躡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末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

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



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  
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  
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  
其段初段初未定行分置初定行分分用日差未則累加  
未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  
後夜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未多用加未少  
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  
未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微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二十四	六十七
維策二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六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六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五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二月中	蛻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中	鶩北鄉	鶩始巢	雉始解
大寒十二月中	鷄始乳	鷄鳥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三月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中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中	蟳始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中	塘螂生	鳴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蟪蛄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中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中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LIBRARY, TAIPEI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中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中	鴻雁來賓	雀入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中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交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蹇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鶉始鳴六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二	公革	辟史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空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益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及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命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冬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抄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為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為目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也沒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期虛已下者為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為目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數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為法杜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為予求得其本經歿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為一家朴之曆法總曰躔差為盈縮三曆分月離為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臆胸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畧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



逆順伏留使舒張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  
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發也義與之言蓋如此  
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  
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  
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  
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  
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  
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逆順伏留使舒張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  
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發也義與之言蓋如此  
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  
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  
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  
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  
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  
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

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已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坐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



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  
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三年六月甲申  
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  
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申子太白晝  
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巳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  
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  
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  
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廬流星犯天樞四  
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巳未月犯  
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

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巳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  
執法巳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巳丑至  
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  
暈匝火木戌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  
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  
健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巳巳熒惑  
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  
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巳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  
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  
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  
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  
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



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  
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  
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  
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  
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  
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  
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  
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  
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  
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鐔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  
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殞十一月壬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熒惑犯氏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  
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  
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  
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  
衆星交流而殞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  
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  
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七月  
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  
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  
改元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  
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兩電于京師冬十一月丁



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戶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棘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戌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

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缺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兩木水辛酉兩木水壬戌月犯昴癸酉兩木水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



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  
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三年四月壬午太  
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  
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  
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  
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謫者勾已往來至是  
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  
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  
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  
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丁  
巳歲犯咸他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  
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鈞鈐二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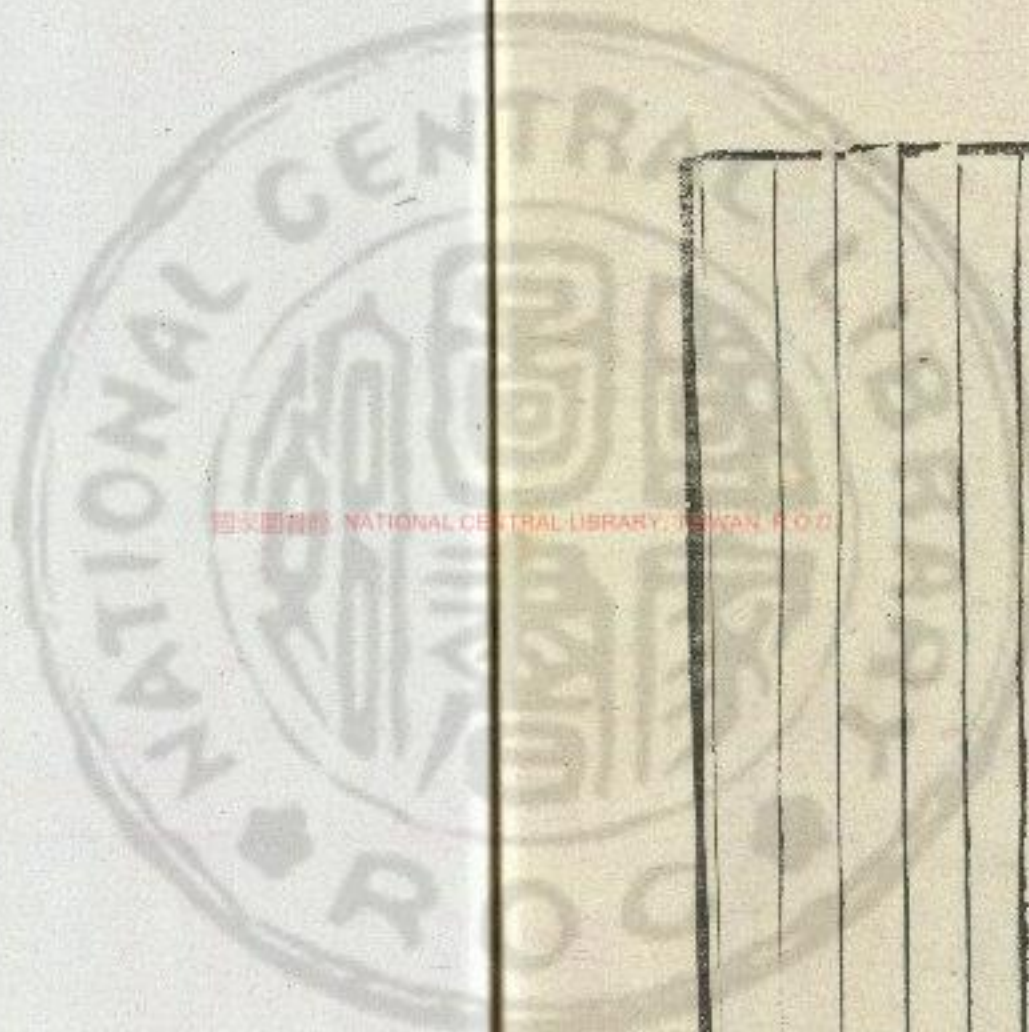
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  
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鐸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  
太白掩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  
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  
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水水顯德元年正月庚寅  
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為曉鼓皆伐鼓  
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一月庚午白虹貫  
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  
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  
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縷細負抱戴復背氣十  
日之中常七八其數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



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  
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二月甲子白  
虹音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闔天雨  
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歐陽

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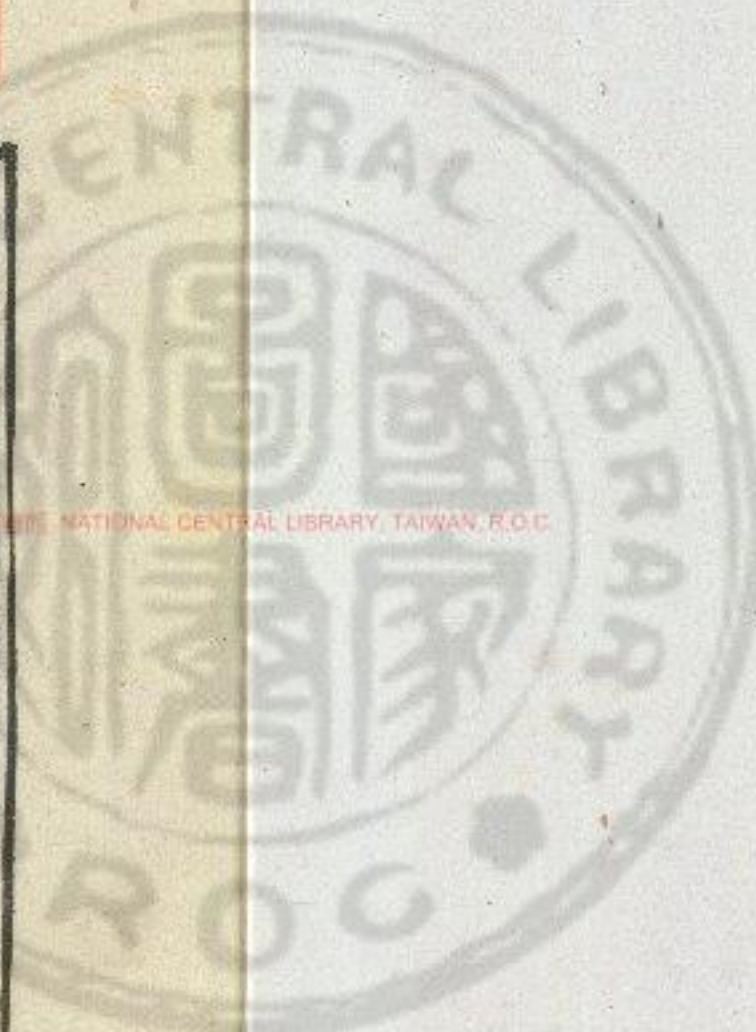
撰

徐

無黨注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  
 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  
 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  
 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  
 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  
 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  
 則還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  
 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轉衰救難常倚鎮





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  
 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土南有吳浙荆湖閩  
 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  
 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  
 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  
 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  
 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  
 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  
 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晏世  
 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  
 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

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  
 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  
 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  
 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  
 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  
 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  
 矣前史備載而羅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  
 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  
 可見者具之如左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洛	都	有 成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憲	石	嵐	代	忻	寰	武	儒	偽	新	應	雲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蔚	平	營	順	蕪	檀	涿	幽	霸	雄	莫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世宗	有世宗	有









祝	福	泉	漳	劍	汀	建	筠	虔	吉	素	撫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有吳	吳	吳	吳	吳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江	信	饒	池	昇	鄂	歙	宣	常	潤	通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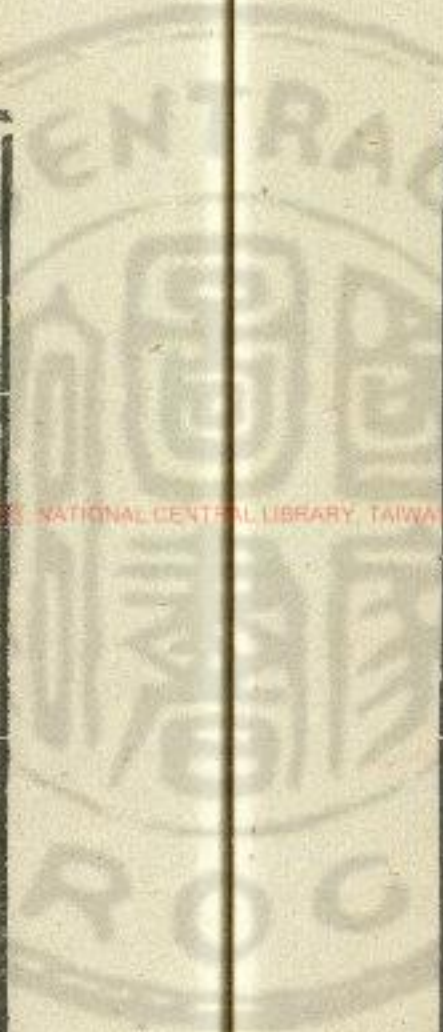






柳	融	辰	全	邵	永	道	岳	即	禮	衡	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洋	梁	戎	渠	壁	集	蓬	巴	昌	合	瀘	渝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雄	英	鬱林	惠	潯	賓	橫	廣	欽	廉	白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small>南漢</small>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瓊	崖	儋	萬安	羅	潘	勤	龍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汗州唐改曰宣武軍梁以汗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  
 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外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



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後爲西京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後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熙高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麟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邈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

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故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波趙匡毅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蜀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未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未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爲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

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碑作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我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牙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  
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

忠正

復作福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

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

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

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

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

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潛位改置之名不

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摯往于語

復作儀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  
州之金鄉為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陽山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

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

不同今領單父陽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

復為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間喜安邑解縣為屬

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烏嶺三

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發

為通遠軍

五代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不別出蓋若  
物務之名爾故不載於地理皇朝軍監始自置



歸興州府  
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東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三年廢為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傍後為贖國軍周因置州割棗州之渤海蒲臺為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客城為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治永清割真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昇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而治高安

劔州南唐李煜置割建州之延平劔浦富沙三縣為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州縣烏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為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璣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須陽置治須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鄆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曹邑許州之扶溝陽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陽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并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故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

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齊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件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清池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頽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以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滹漢改曰臨潁南齊譚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  
事非職方所掌故世然而後世因習以軍自地而沒其州  
名若今不與本節度軍名而今命字臣遂曰又今置軍者徒  
以虛名外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  
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  
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  
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  
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騷亂盜賊衣冕我魏吳暨南  
唐及蒙竊攘爾爾而富漢以而貧貧能自疆富者先亡閩  
陞荆感楚開蠻服刺刺弗堪吳越其九牢牲視人嶺延遭  
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  
陰伏日月出燭火急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  
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復刺史鄭元奇  
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成胡方遷隊長歲滿成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  
事非職方所掌故世然而後世因習以軍自地而沒其州  
名若今不與軍府事而不言雍州京兆是也又今置軍者徒  
以虛名外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  
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  
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  
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  
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騷亂盜賊衣冕魏吳暨南  
唐豈敢蒙竊攘爾愈而愈深而貧者能自贖富者先亡閩  
陞荆感楚開蠻服刺刺弗堪吳越其九牢牲視人嶺延遭  
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  
陰伏日月出燭火急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  
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復刺史鄭元奇  
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成胡方遷隊長歲滿成



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  
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  
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  
幼復弃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  
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為軍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  
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  
秦彥入楊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眾數萬擊  
行密行密陽敗弃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  
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  
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  
遂入楊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  
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

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  
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  
孫儒所殺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各表襲白吾以新  
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驍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  
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  
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為吾用  
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  
長襲白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  
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  
因搗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白海陵難守而廬  
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



未知所嚮問龍卷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龔因  
鍾傅新得江西勅朱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泚州刺  
史趙鍾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鍾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  
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鍾戰于昌山  
大敗之進圍宣州鍾奔城走追及移之行密遂入宣州龍  
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頔安仁義李  
神福等攻湘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  
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  
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  
頔劉威等過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衆戴友規曰儒  
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  
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

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  
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  
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  
蒙巾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  
淮南節度使乾寧三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行密以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  
附分遣頔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  
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  
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敗因與  
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  
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  
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泝河又大敗之



五千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  
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  
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龍襲宣州及田頴戰于曷山弘鐸敗  
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  
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弃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  
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為節度副使  
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  
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  
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  
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  
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果太祖子也太  
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頴

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頴  
頴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  
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平立  
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頴執神福  
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  
別遣臺諫擊頴頴敗死初頴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  
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  
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  
而圍之再思召頴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頴解  
兵頴恨之頴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頴求賂而獄吏  
亦有所求頴怒曰更欲我下獄也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  
亦反焚東塘以龍巢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



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禦之一瑾禦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顏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

壽至行密迎之寢閉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效臣之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威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遠詣隱



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焚車宜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肯

肯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璿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璿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顯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璿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璿等侍側溫顯擁牙兵入拽璿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顯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誑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傳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顯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顯欲背約自立溫患之



問其客嚴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闇於成事皆易為也明日  
顯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僅而下皆去衛從  
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  
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  
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邁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  
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  
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  
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又出教宣之乃溼母史氏教言楊  
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  
楊氏而善事之辭言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  
為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  
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  
於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  
從顯與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  
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  
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  
承嗣與張顯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顯使客夜刺殺之  
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顯陰遣鍾章選  
壯士三千人就衛堂斬顯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  
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  
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  
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  
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



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互澤敗執全諷彥章而珣奔于危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首先王攻趙鏗全諷屢饒給吳軍力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勲位已高憤溫用事嘗自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檀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

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攻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素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



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而自持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髮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反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朱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儼可求懼事不克使人爲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翁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潭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

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溧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儼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



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  
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誥金陵見溫  
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  
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  
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  
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  
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  
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  
曰宣弟溥立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弟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  
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  
大都督府爲金陵府并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

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  
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  
于唐嚴可求密報數事授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  
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  
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  
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  
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選其語豈  
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餞首百步謂昭  
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前  
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  
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尚平章事是歲莊宗  
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繼朝十七年大丞相徐溫卒



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為大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江清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李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延望以徐知諤為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

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主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今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



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字敷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弑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白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

歸弑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恃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繼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壽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壽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戰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統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凌



而大事温遥波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温養子知訓自涪州  
先入遂得政温雖甚許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  
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以降遣使報温温怒曰信以十  
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曰其  
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  
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  
見温温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  
彰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温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温慙自  
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温急召信至廣陵  
以為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温客尤見信者惟駱知  
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嘗以軍旅問可  
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温亦自喜為智詐尤得吳

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錕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據餘米  
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温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  
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温又請  
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  
武李昇僭號號温為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  
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  
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  
邪嘗使從者張洪自劒而許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  
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焚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  
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 豈名也昔邪其醉而去



明旨果來行密赴... 賊其下皆曉武雄暴而... 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  
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  
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思慮亦有在入者  
歟據吳錄運歷國九國志此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主晉  
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直魯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運歷國龔穎撰二  
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未設前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  
鉉穎所  
記為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江陰泗州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詰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准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進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地等六州為屬溫聞昇

歐陽

備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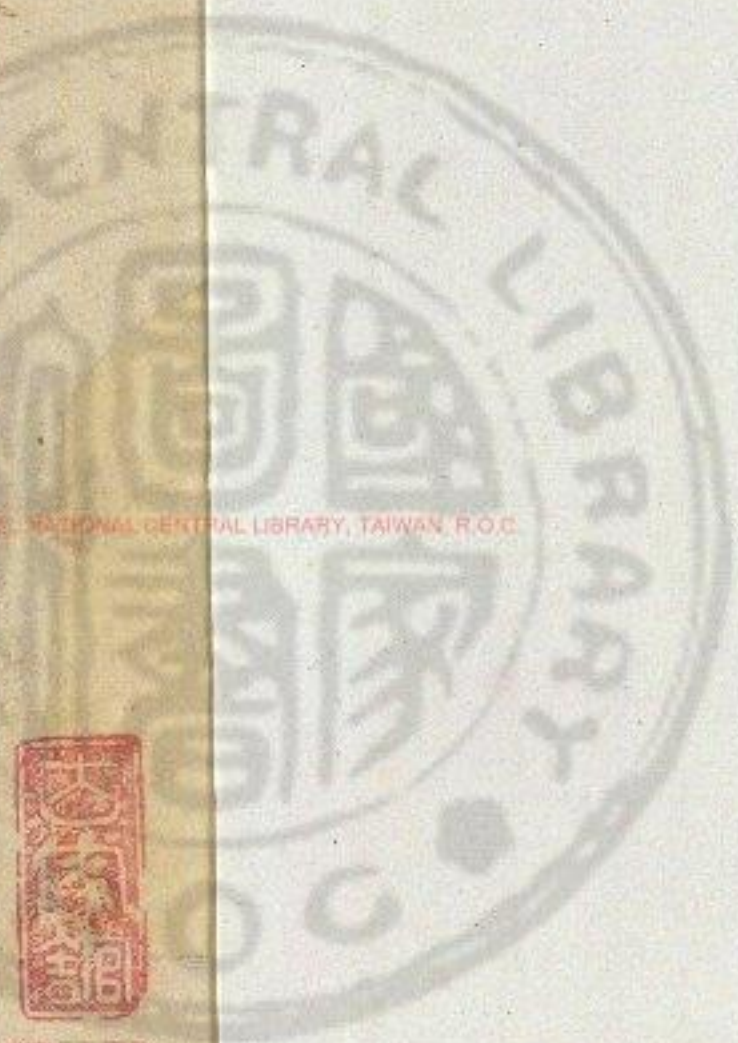
徐

無黨

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昇州有善政往之見其兵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温甚孝謹温嘗罵其諸子不效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瓜稻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趨去知訓以劍授刁彦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彦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賂知祥王令謀

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賈之者往往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温行軍司馬徐玢數勸温以己子代昇温遣子知訓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温病卒知訓奔還金陵玢反爲昇謀誣知訓以罪斬其客將周望以知訓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温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權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



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嘗不平及昇  
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  
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柝  
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即君也可忍拒之遽自出迎柝開  
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闕  
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  
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  
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以冊溥曰受禪老臣  
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暹為忠  
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周  
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誅篡國者以報楊  
氏今老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

州丹陽宮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  
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  
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  
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  
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  
恪為孝靜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  
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憲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  
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  
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  
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  
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  
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為



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勳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勳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申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

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無復經營之望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浦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鄂王景邁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異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龍死子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為王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賊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官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中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和倭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詰問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衆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揚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而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



而岑與覺有隙諸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為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陳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己等為覺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己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方派覺斬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



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咎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叅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遽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昇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季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沐陽閻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兵亂弑李仁遠而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聞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

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遂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禁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鏞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鏞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均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鏞鏞不能守還歸十一年金陵大



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  
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  
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  
之叛河中大進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  
邊患結連并品竄具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  
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  
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  
軍節度使以距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  
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橋糧退屯正陽是時世  
宗親征行圍鎮間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  
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

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不及食而戰  
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  
爲獸號捷馬牌以皮裹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  
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  
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  
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  
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  
刺史方訥皆弃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斬州裨  
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儔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  
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諱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  
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龍表下揚秦景遣人



懷蠟丸書走契兵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奉翰降  
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偁奉表解  
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  
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使明等  
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  
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  
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  
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  
疆便議班旋員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係權事  
魏蕭登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  
堅事火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  
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

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顯  
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秦三州夏大雨周  
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  
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開壁無得要戰故周師  
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  
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併力以攻  
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質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  
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  
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橋  
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  
景達雖爲元帥軍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  
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



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鎮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瞻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其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金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

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共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楊泰餘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齊雲舟黃畫江以為界五月景下人去而歸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瞻太師追封晟



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  
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  
遣謨而陳贇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  
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官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  
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  
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旣割地  
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  
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  
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亟嚴  
續素有隙與覺常奉使周退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  
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  
景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

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  
乎謨還言覺死於詐景怒派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  
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巢爲  
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  
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文綽鐵錢以一當二九月  
太子巢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  
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止從嘉爲太子世宗  
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爾後世不能容汝可及  
吾世修城皇治要重爲子孫計景困營紬諸城謀遷其都  
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爲  
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  
洪州迫隘官府營解皆不能容君羣臣曰夕思歸景悔怒



不已唐錡歟發疾卒有景卒年六十四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

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弟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體弱驕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異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秦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道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

朝廷令諸司四品已下無職事者日三員待制於內殿三

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之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中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思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遺舊錢亦少兩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喜以配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宿安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



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毗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毗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君宰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毗載平章事毗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毗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毗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人叩穀為將以取淮南而毗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

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

太祖皇帝不許煜甘怏怏以國處為憂自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

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

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

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

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

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

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



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

太祖笑曰弟去非爾所知也即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師出無名

太祖保召之外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攘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過敵據湯院所撰江有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  
五代書史及世宗實錄謂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子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南備淮南諸州蓋江為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將南詔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縷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為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嗣朝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具開母家條或疑景立嗣年而改元則應開國當為三年周取淮南皆為十年不差但江南錄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而有以諸書參較開人殺王延義等皆開運元年周即始代南唐景立嗣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六年嗣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義被殺於二年則即始代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王氏即始代自各差一年爾其自疑耳  
天福二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祚八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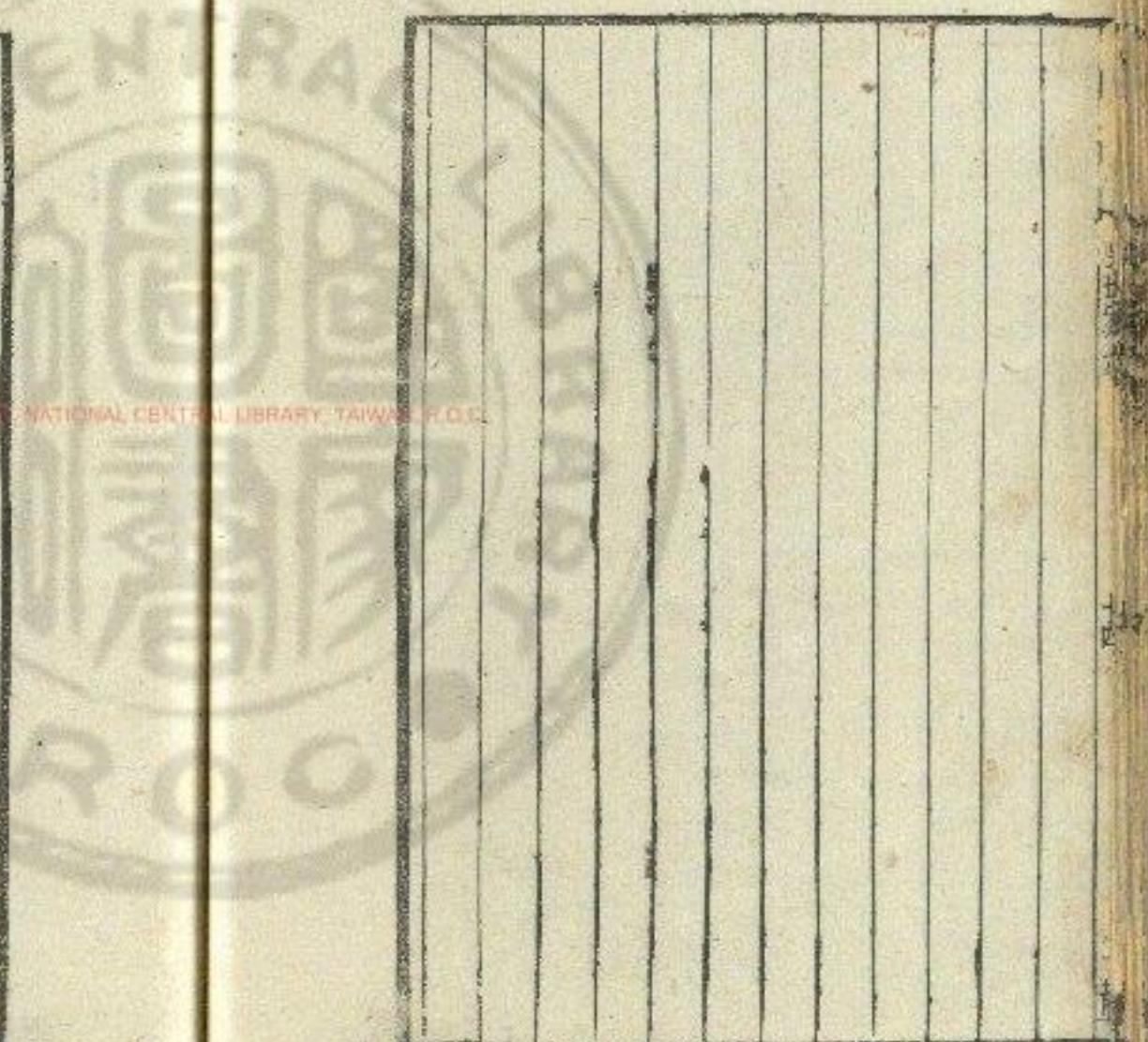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 衍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歸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部頭皆領蜀州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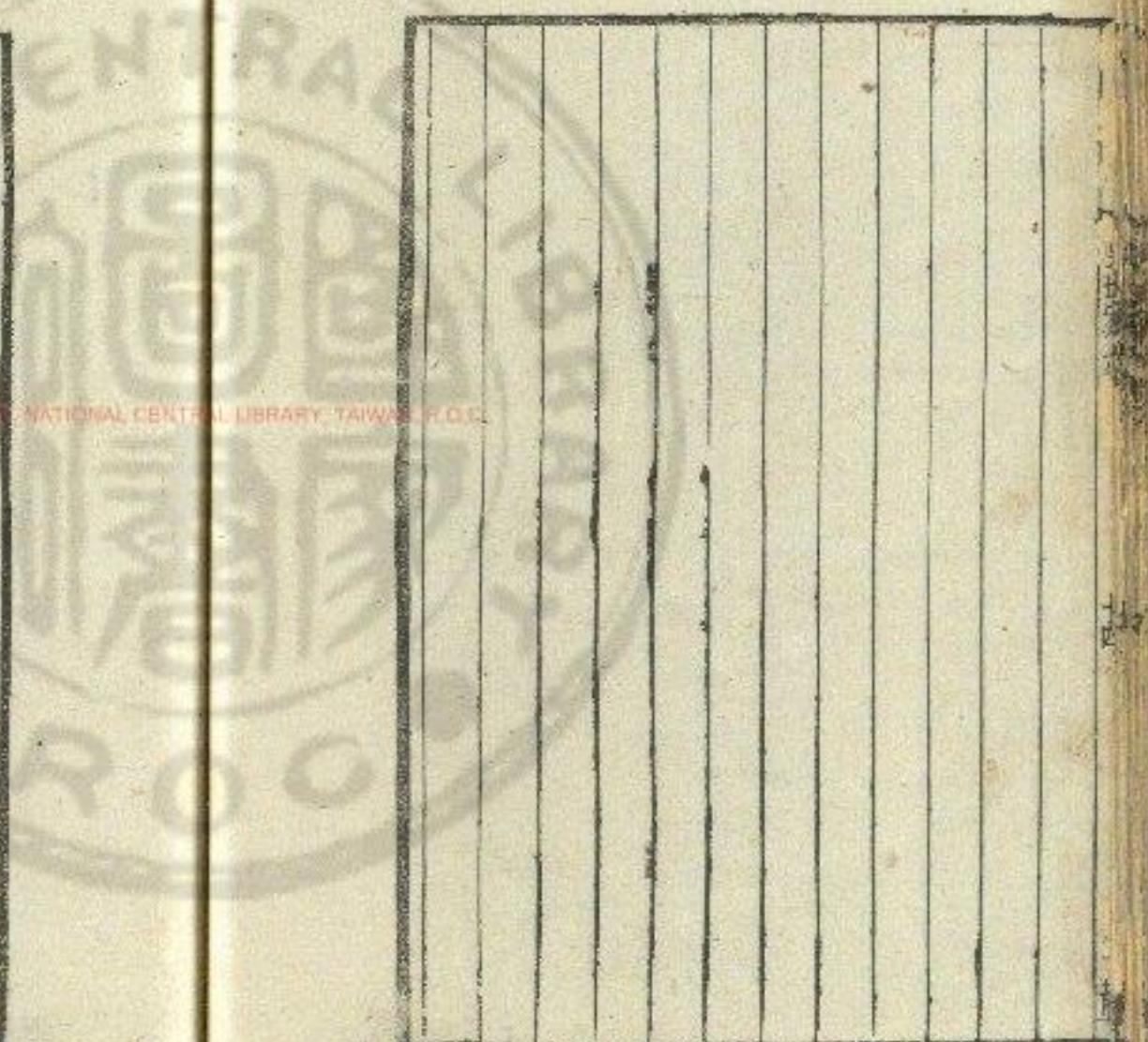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 衍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歸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部頭皆領蜀州





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  
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  
屬十軍容使甲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  
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  
令孜爭蒲州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  
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自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  
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酸中過宿坂下  
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  
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孜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勣  
宣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命爲  
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  
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

刺史王珙棄城走勣宣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  
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  
有舊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  
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  
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勣宣悔召建使人止之建  
大怒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  
敬宣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勣宣遣眉州  
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  
橫尸四十里勣宣發兵七萬益行章逆建相持濛陽新都百  
餘日照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  
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求旌節文德元年六  
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印蜀黎雅爲永平軍



拜建節度使敬宣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爲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還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政嘉印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授建明日敬宣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劫殺百人而止後建遷敬宣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綿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敗之鍾陽厚走還綿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



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綽攻之十二月宗綽  
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  
遣宦者秦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中節度使  
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綽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  
阮等出峽取渝鹽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  
夫李洵判官韋莊宣夏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  
建南州刺史以郈王爲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建爲西川  
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  
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  
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  
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  
宗綽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綽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

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  
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  
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聞遣人聘  
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綽將兵五萬  
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  
拓拔思恭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  
南成納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  
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  
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六年又取  
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  
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  
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



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  
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  
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騫為  
御史中丞張格王錯皆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  
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  
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比日唐名臣世族莊  
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  
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  
將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珖等百餘人  
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  
為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持掠得之養以為  
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

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摠六  
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  
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為樞密  
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  
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也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  
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  
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  
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  
武睿聖皇帝七月騫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  
禾合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涇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  
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德貞自為梁所  
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襲建女因



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信爲北路都統宗祐宗賀  
唐龍襄爲三面招討使以攻戰于青泥宗保敗績退保  
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  
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  
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初爲監軍也盜唐  
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弟  
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珙來聘推建爲兄  
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  
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單我如  
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  
兩國之懼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  
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  
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龍元  
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  
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  
元膺元膺爲人猴象麟齒多材菽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  
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  
武神機營開水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  
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  
杜光庭爲之師唐龍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譴于朝建懼  
其交惡乃罷龍表樞密使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龍罷歸元  
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  
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



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自建峭及文錫離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圍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營管兵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宮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依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太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曼王宗範擊擊敗

之干大河渡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壽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遣劉知俊在岐於是特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紹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涼貝五品玉貝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德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文結管者唐文宸等十與外政建年老昏髦文宸判六軍事無大小皆使宸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將聞建言得入見久



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依欲為變乃殺之建曰以老將大臣  
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  
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卒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備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幽  
王宗輅韓王宗智皆王宗特信王宗燦魯王宗鼎興王  
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  
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為  
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自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豔之辭  
元膺先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曰最材  
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老妃與宦者唐  
文展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  
是得為太子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

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  
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姊淑妃為皇太后妃太  
后太妃以教令主賈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  
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  
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崇賢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  
魯僑等以韓昭濟在迎顧在珂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  
有重光太清延昌會具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具蓬萊丹  
霞之亭飛鸞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客婦人日  
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  
言發沫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譁嘲之  
坐上誼然衍不能省也蜀富而喜邀當王氏晚年俗競為  
小帽僅覆其項後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



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裏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更施朱粉號醉耕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山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朔壬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王宸皇帝又朔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為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雄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官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勳伐蜀是歲衍改元曰感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寧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嚴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



里亭術雜官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  
對涕泣而宗弼亦自餘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  
宣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術即  
上表乞降宗弼遷術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術君臣  
面縛輿擡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術入洛賜術詔曰固當列  
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術捧詔忻然就  
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錯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  
李旻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  
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術母  
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弃吾  
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弘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  
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  
判六軍輔政術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  
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物也何為獻為居數日為崇  
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  
學工琴奕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  
度使術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鍊丹養氣自娛  
術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  
蜀所在迎降魏王嘗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術已擒壁  
大慟從術東遷至岐陽以賂賂守者得入見術術泣下露  
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術死宗壽走瀘池聞莊宗遇弒亡  
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術宗族葬之明宗



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之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也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不見為神以并雲行天為得志今儼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

於庸君怨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若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也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



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笑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宮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通晉鳳九國志皆云建以天祐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成德今以為定惟蜀五代史云龍德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成元者繼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成通諸書皆同前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衡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人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之知祥懼求佗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





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笑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宮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通晉鳳九國志皆云建以天祐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武成為西川節度使文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武元者繼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誠肅諸書皆同前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衡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人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之知祥懼求佗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



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充牣吾府因相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園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

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園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賈官告賜之因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宜者焦彦賓爲監置彦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



請止嚴而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感兵見之異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羅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曾至京師論請明

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緜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戡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歸唐以詔書勅重威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軍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



為縣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為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重誨信言事者以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晏東北望再拜俯伏焉咽泣下詔禁士卒皆為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

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本子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尙瑛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彥彥超代將其軍又取黔州二十二月李仁罕死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璋乃班師利州彥瑛聞唐軍敗歸乃奔城走知祥以趙廷隱



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冀州刺史安崇阮等城走以  
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  
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置一斗道路嗟怨而營壘軍亦  
旋所在守將又皆奔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  
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  
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  
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  
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  
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  
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  
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誣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破  
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

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  
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  
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  
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  
古豈有殺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  
趙光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  
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  
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  
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  
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  
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  
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



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鄴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主以墨制行事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刺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見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正

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劍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劍奉觴起為言知祥手纓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薨昶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昶未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燧侯握兵專同時繼孟晉速立嗣君



以絕非望泣無益也。歲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  
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  
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  
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鷄首之火  
鷄首秦分也蜀雖屬秦方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是其應  
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  
義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  
事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  
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  
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派昶歎曰何不  
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  
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

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  
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  
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季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  
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季摩自頭來杖而入見稱疾不拜  
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  
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反乃用以  
為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  
十一年昶與匡聖相揖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  
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相皆自臣迫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  
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  
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  
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縮據永興王



景宗據鳳翔反皆送欵于昶昶遣張虔劍出大散關何建  
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  
爲不可然昶志欲規關中其說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  
而漢誅思綰景宗虔劍等皆能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  
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  
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  
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  
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  
子玄珪襲王弟仁毅襲王仁執雅王仁恪嘉王十八年周  
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  
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邪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  
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

奏事昶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殺之乃遣高彥儔  
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  
鳳嶺入子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  
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  
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  
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  
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  
歲而卒太常言無服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  
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  
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  
爲皇太子昶幸晉陽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務爲  
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燒中國過為邊吏所得

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昶治弟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憐師諱為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中履從智謹以入知祥見之愛其重鯁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愛狎昶立以為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為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

都昶遣李昊守饑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事自此諸將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軍其愛姬婢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昭遠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部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詰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又光攻夔州守將高彥儔戰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



右老將石顏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祖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與師至祖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為蜀人夜表其詞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祖至京師拜檢校大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僮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祖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

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

國史

知祥與漢平賊書兩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祐初乾德三年乙丑蜀滅凡四十二年惟書五代史云同光三年

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

五十四年者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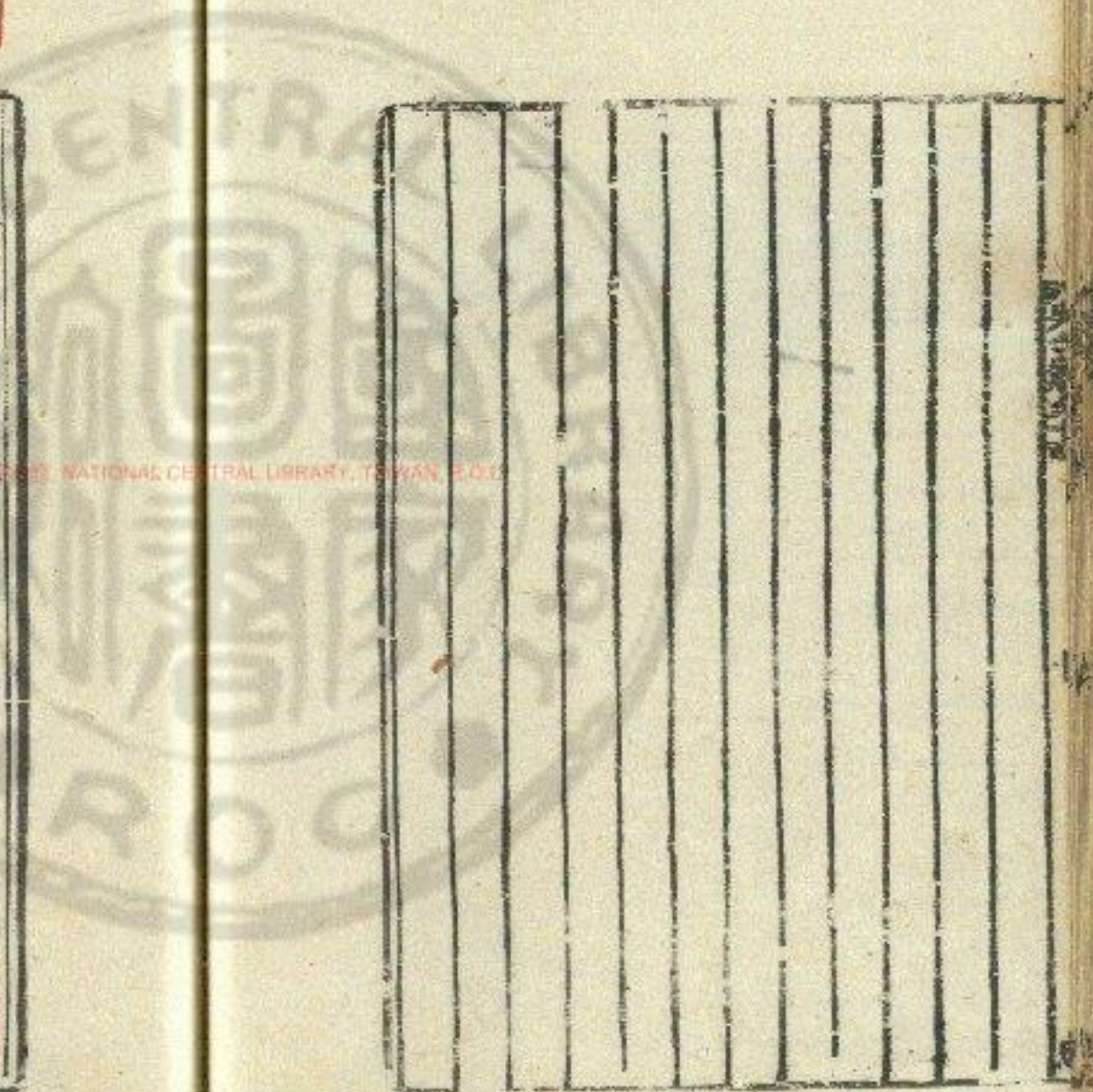
南漢世家第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紅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叡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龍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瑁瑁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瑁瑁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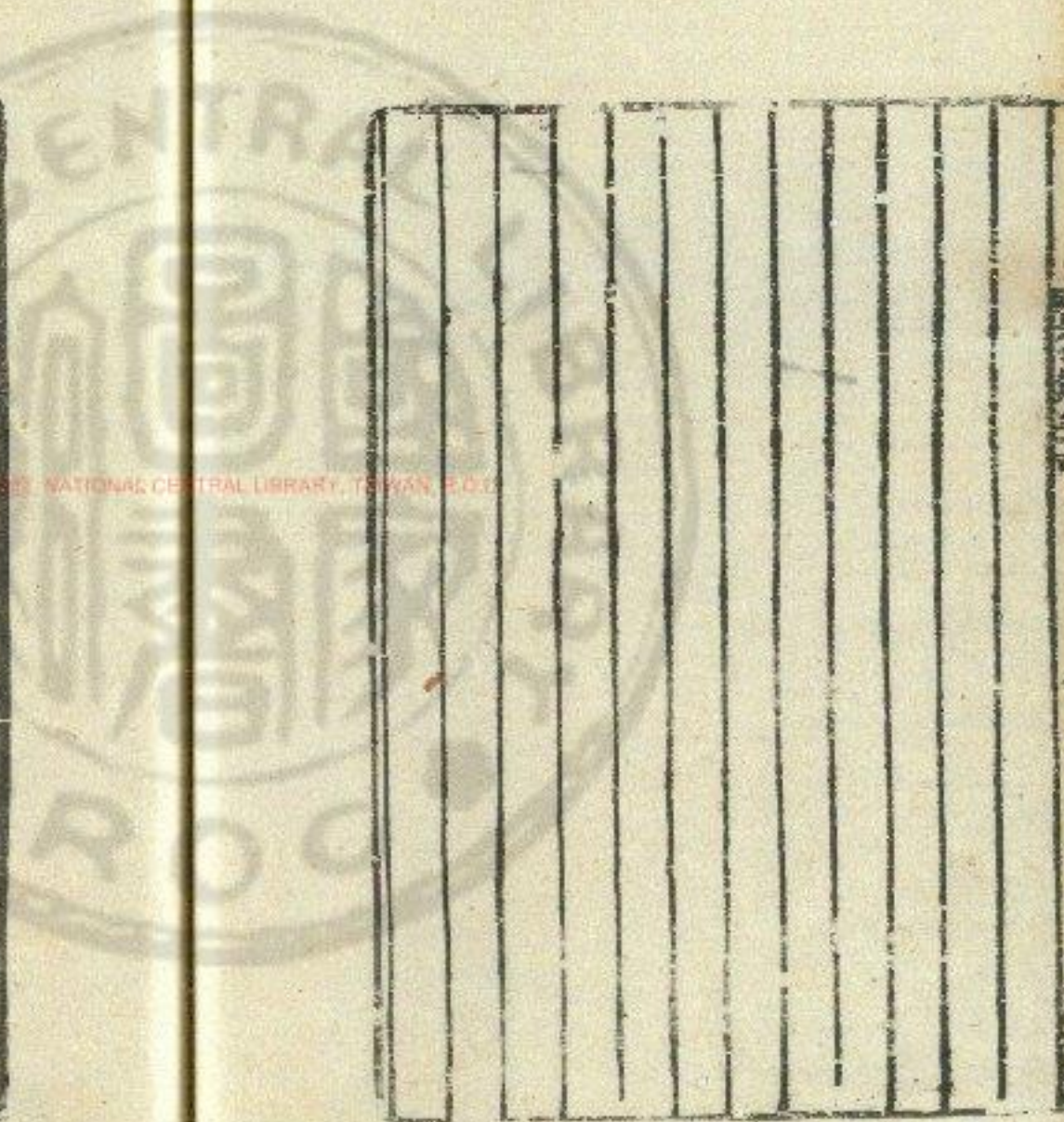
南漢世家第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紅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叡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龍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瑁瑁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瑁瑁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





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  
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  
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  
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  
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  
官曙唐大學博士濬宗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  
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  
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  
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  
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龍潛號為陳吉凶禮法為

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  
妬聞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  
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為己子及長  
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龔亦辟薛王  
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  
年除清海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  
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  
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嶺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淮  
南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顛桂州劉士政邕州  
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



上其弟光臨濠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  
州刺史劉潛之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  
州所賴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言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  
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龔悉平  
諸寨逐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  
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笑取容管逐巨  
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  
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漢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  
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為  
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  
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  
龔乃習為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

其家屬皆至光胤喜為盡心焉龍天性聰悟而苛酷為  
刀鐮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眾頤垂  
涎呀呻人以為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  
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惜  
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  
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  
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  
此宜其譏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  
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於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  
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  
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  
足憂龔大喜性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



升宮殿示以珠王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耽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衣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二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與陸無賦詩龍吳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夏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龍初名龍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曰白龍又更名龍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藏劉氏者龍矣也龍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龍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龍天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

築隄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榜索鎖楚舟以覆西弓成空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齋梁克貞攻交趾擒蠻王承美至南海讓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讎今反而歸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顯子也克貞又攻占波辨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擊交趾刺史李止進還歸龍承旨程寶攻廷執寶戰死五年封于燿權王龜圖肅王洪度奉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彌齊王洪祥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暉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達益王洪濟辨王洪道實王洪照宣王洪攻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美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以交州公羨來乞師襲封洪操交王出兵



白藤以攻之獲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  
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逆之潮退舟還檣檣者皆  
覆洪操戰死莫收餘衆而還十五年莫卒年五十四謚  
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襲子耀極龜圖皆死玠次當立襲  
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翊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傳  
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後立之奈何吾子  
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歔翊為  
龍莫謀出洪度以昌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  
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襲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  
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  
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玠立果不能任事莫

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縷與  
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  
稱中天八國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  
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禪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  
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領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  
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  
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陳思潮譚令  
禪林少彊少良何日廷等習為角一以獻玠玠宴長春宮  
以闕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  
左右玠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殺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  
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



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梟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朝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梟洪梟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梟誤念來生至言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至昌華宮晟使人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梟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龍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朝等五人思朝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罵曰懸獄

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恃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昭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擊大奔於城下覆陷於上以主傅之楚兵追城悉陷奔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遣內侍蕭崇徽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徽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既彥資



以兵入海採商人金帛作離宮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被戮屢不復省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自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遠以兵五萬率谿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進遠於蟻石斬首萬餘級十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末節鐵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奔不復攻權死子昌及立昌及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

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龍姿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未年月食牛女聞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甕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銀立

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官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願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官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之引女至焚胡子自言  
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帷陳寶貝胡子冠遠冠衣  
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  
胡子盧瓊仙麗澄福等垂附之胡子為銀言澄樞等皆曰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  
深嫉之數請諫宦者宦官皆曰曰三年銀祀天南郊前三  
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  
謀反爾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  
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鼎不洽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  
下曰彥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若三子皆幼不知父冤俟  
其長公可生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冤邪復  
入白銀并捕三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

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銀稍誅去諸王銀以為然  
殺其弟桂王璣興是成建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珩言於銀  
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  
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  
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

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  
兵為備不然恐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憤然莫以  
為慮惡廷珩言直深恨之曰千之茵生官中野獸觸寢門  
苑中羊吐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什樊胡子皆以符  
瑞諷羣臣入質五年銀必官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  
為內大師居中尊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  
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



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度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  
衆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瑄言遣廷瑄以舟兵出浣口抗  
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  
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瑄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  
見使者許廷瑄無狀不能救為立祠於浣口八年交州吳  
昌文卒其佐呂處珥與峯州刺史矯知祐爭立交趾大亂  
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  
生子兩首四臂是時

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因煜使者龔慎儀十  
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等  
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  
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昭桂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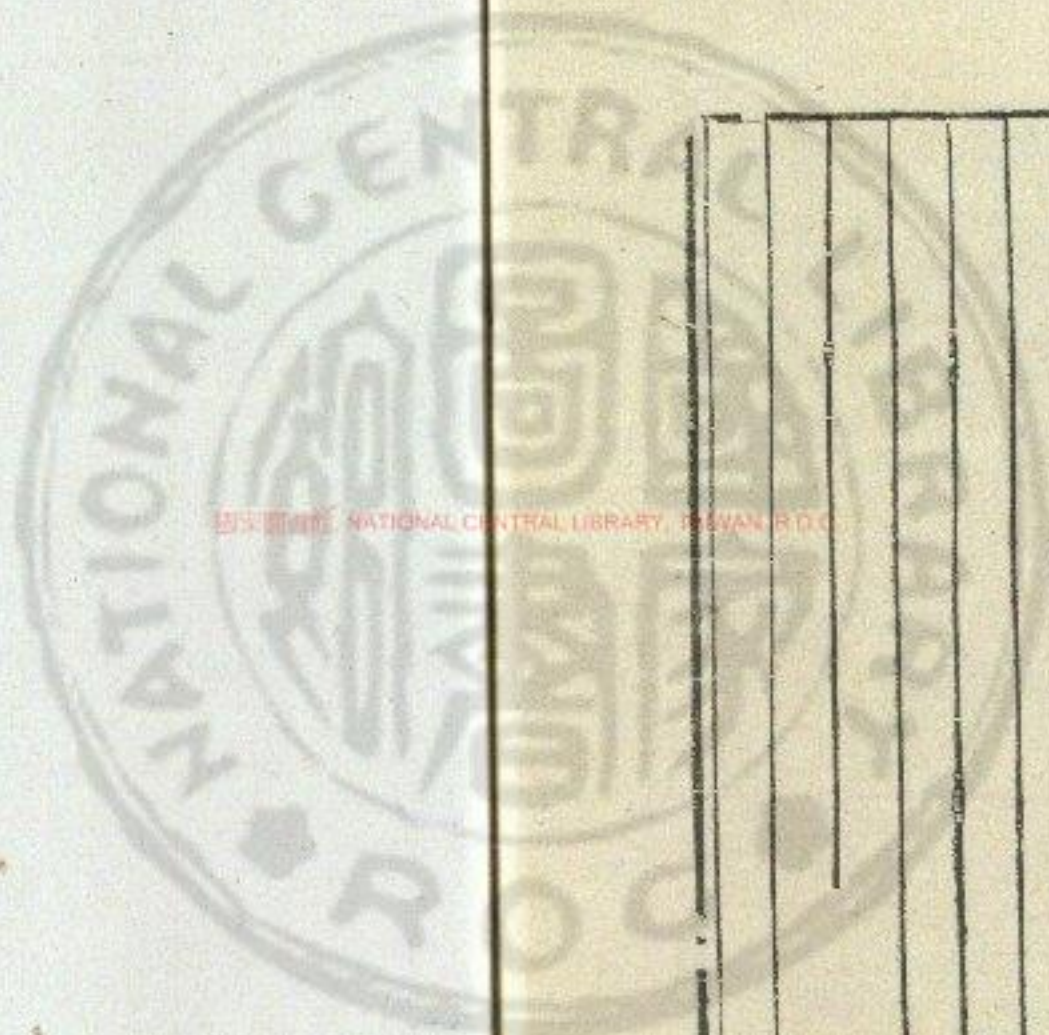
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  
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  
師次龍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廼銀遣其右  
僕射蕭濬奉表降濬行銀望追復令殺兵拒命美等進  
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蕭濬極李  
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在國寶其屬焚為空城師不能駐  
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官輿錄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  
嬪御將入海官官縱火燒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  
白馬以降獻俘

京師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

國史隱顯錄年世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黨為廣州節度  
使至皇朝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黎貞  
明三年黨儲院為始  
故曰五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被州奉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權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舉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擿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可遣殷與建峯掠民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成龍回關建

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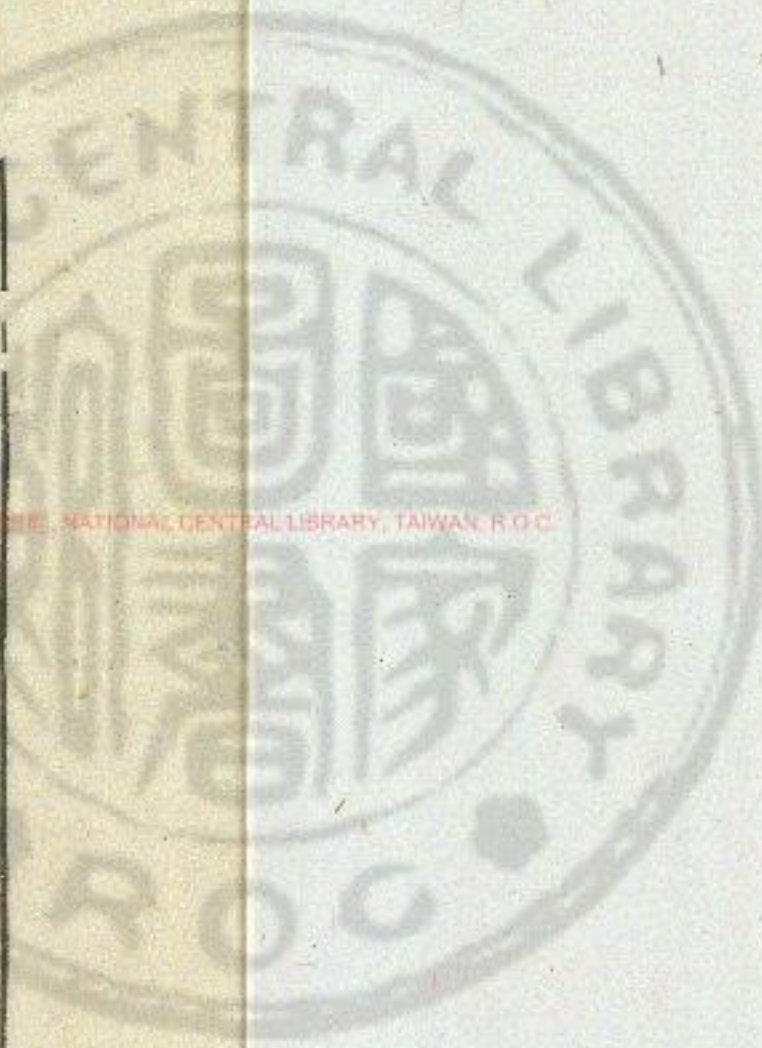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峯等空關降其成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死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成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將入府乘馬輒踉啣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彼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際其戶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

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金莪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虜表瓊桂管觀變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實為揚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實為指揮使實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實誰家子實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實不對它日又問之實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間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貞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



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寶歸殷大喜表寶  
節度副使行密遣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  
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彥  
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惟人多詐將息  
我師不可信急獻書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  
殷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  
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封楚王荆南高季  
昌以兵斷漢口邀殷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  
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  
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丑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  
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

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蔡母章曰吾與楚人  
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丞丞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  
者待士有禮吾意似此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吾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蔡母章縱其家  
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  
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桂寧鬱富  
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即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  
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即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彥雄  
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瓊辰州宋鄴涿州昌師益等率  
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即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  
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  
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寶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



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  
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廷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  
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  
詔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荆南高季  
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表訟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  
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納劉襲等為敵  
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納地使兵寡不足為  
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  
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  
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脩兵農畜力而有待  
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

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  
殷鑄鉉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羨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  
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  
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  
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靜江軍節  
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  
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  
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  
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  
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曰武穆  
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蠻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父矣營西山將老焉大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真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每殺不辜夫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附膺大哭曰吾甚元老如此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父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莫之乃曰莫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饋希聲不哭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

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弃官爲道士居于家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庾光圖徐仲雅李阜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唯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潛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



然率錦英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  
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澧州遣其子師  
曷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  
郡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  
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  
昆明等十二部梓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  
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  
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  
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  
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  
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  
主負霸者立功之時誠能忠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  
女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觀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  
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  
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  
常入謁希範呼閤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  
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  
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即州節  
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劄州來奔襲希廣將劉彥瑄謀  
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  
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  
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



希萇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萇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爾事官尉然少講解之希萇怒送款於李昇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取希萇於僕射洲希萇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璣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濬以過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萇彥瑫敗於涓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斌貞堅城不戰希萇呼斌貞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斌貞曰君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萇引兵去下湘鄉止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昱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曰武陵兵驕雜以蠻寇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林鹿候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萇遂沮其議明日師昱許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萇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條戰于門中希萇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萇宏將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遁于慈堂明日橋之希萇見之憫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乎左右感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熾死之乾祐三年希萇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萇遂臣於李昇昇冊封希萇楚王希萇悉以軍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曾紹等謀作亂希萇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



威等欲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柵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  
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昌唐懷囚希萼於衡  
山師昌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  
景遣邊鐫入楚盡惡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  
封希萼禁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  
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  
景希崇率其兒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佐  
屯衛大將軍希貴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矩希即  
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王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卒  
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長沙遭亂殘敗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  
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  
不能省明日遣將唐君道之及于武陵君戰大敗而還進  
達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師進達自為副  
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  
李景遣邊鐫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  
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鐫於長沙鐫敗走周廣順三  
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  
所於武陵周太祖比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  
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  
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  
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瑋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



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遠因自言召昌等會昌及晟  
言信之遣晟具全瑋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  
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遠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  
淮南授進遠南面行營都統進遠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  
史潘叔嗣進遠故時同列待進遠甚謹進遠左右就叔嗣  
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遠面馬之叔嗣慙恨語其  
下曰進遠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遠入鄂州方攻下長  
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遠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  
城外進遠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遠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  
軍校進遠攻邊錡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三千餘人擒  
其將李建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

進遠行軍司馬進遠與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襲殺言  
進遠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遠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遠收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  
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  
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  
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  
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  
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  
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  
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



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不悅給日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執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

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

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

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具

國史

自唐懿宗三年入湖南至周廣元年凡五十七年錄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元佐

歐陽

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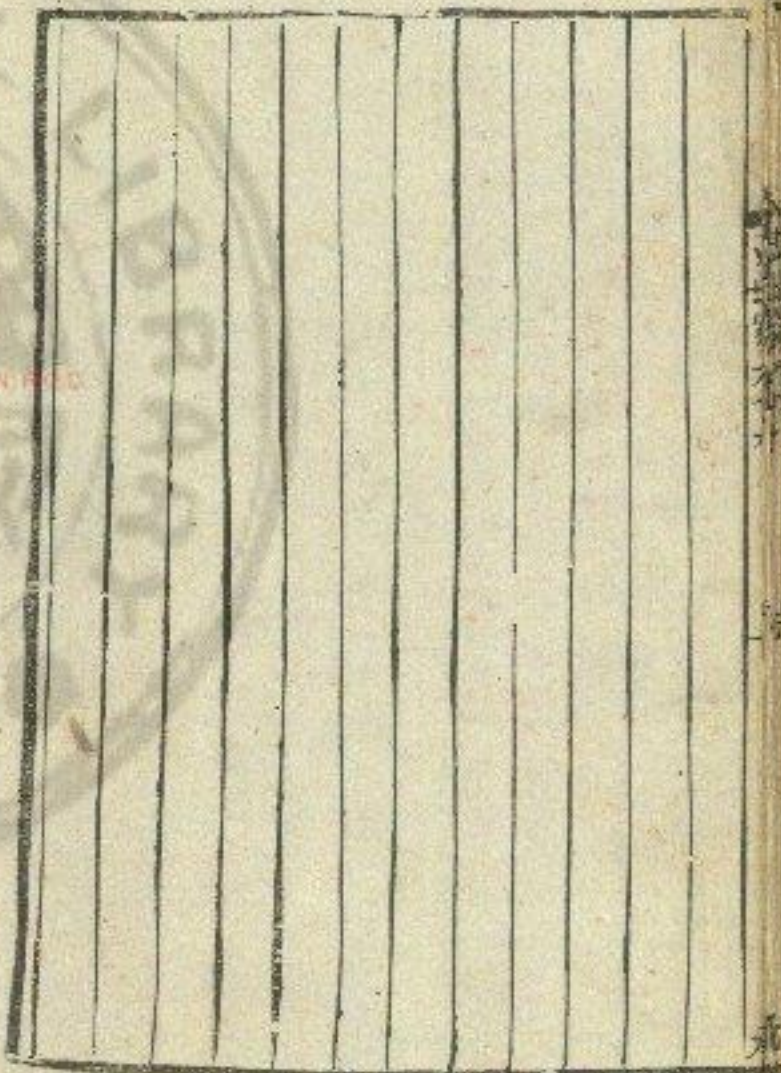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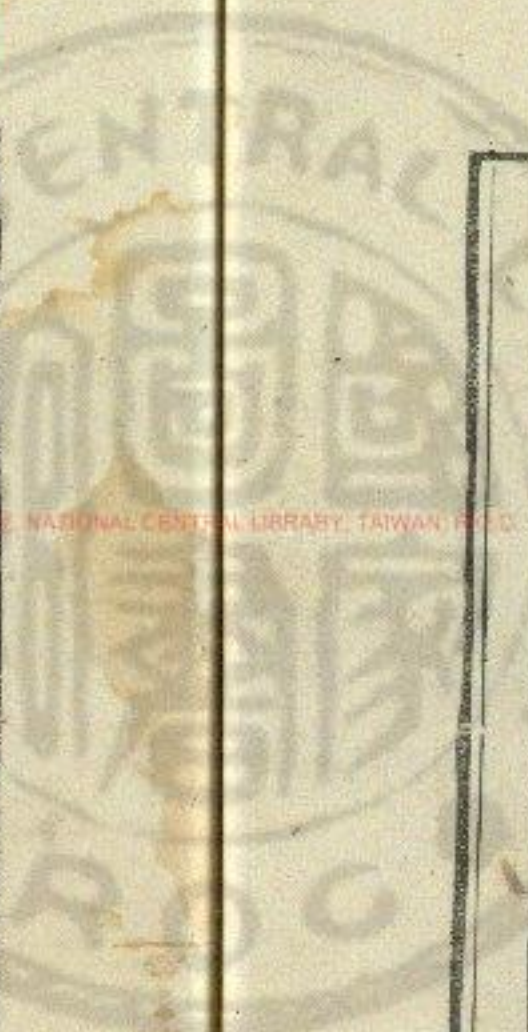
撰

徐

無黨

注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  
 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相壁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玉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  
 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元璣佐

歐陽

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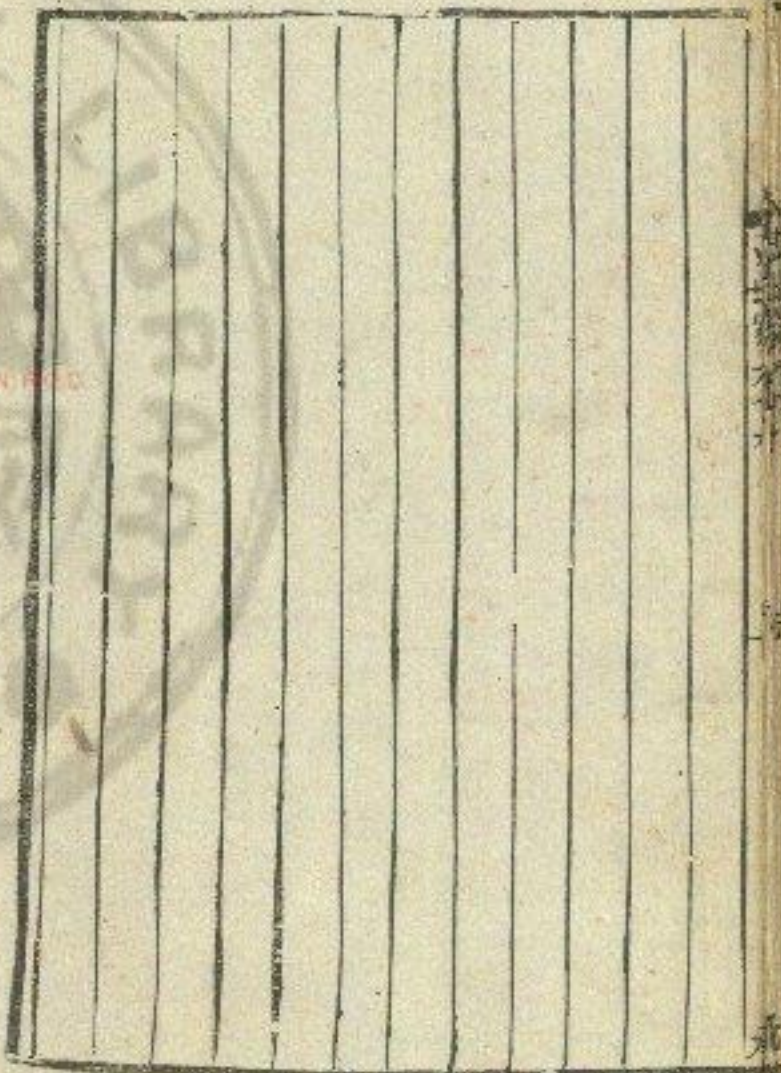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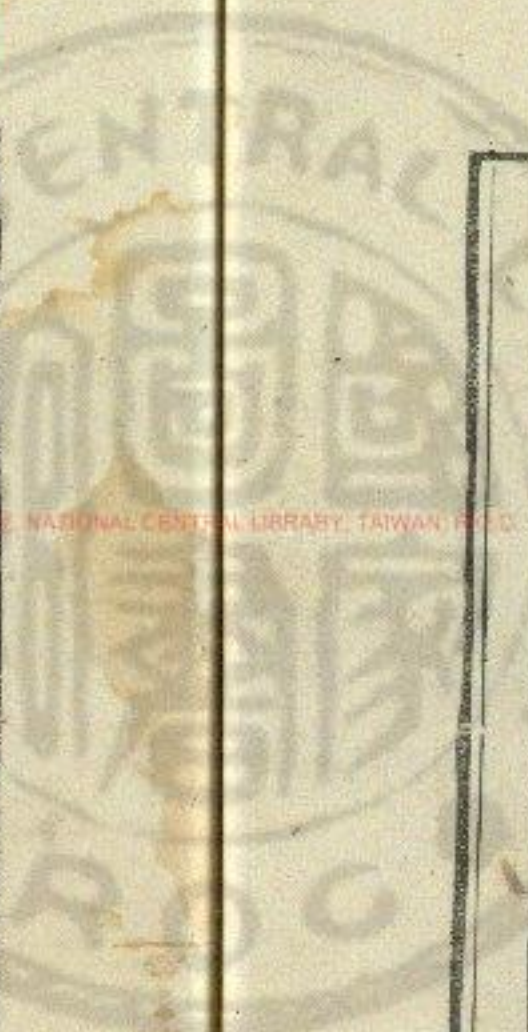
撰

徐

無黨

注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  
 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相壁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玉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  
 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





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賢豪爲  
會陰令術者偏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錢適從外  
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  
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之鏐善射與鏐稍通圖緯  
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  
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  
浙東至臨江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且出奇兵  
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陰皆單騎鏐伏  
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  
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  
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  
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之召董昌與鏐  
俱至廣陵父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  
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  
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  
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  
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  
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避追者及  
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



璠為杭州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襲韓公致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鎮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襲等於曹娥埭進屯曹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秦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及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蕪常間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崇皮光紫林鼎羅隱為賓客景福三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平韓焜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帝將使德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著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竭



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馮持其首至罵曰此賊  
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園中昌乃  
以書告銀鑲以昌反賊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鑲彭城  
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鑲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  
兵三萬屯迎鳳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  
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鑲乃還兵昌復拒  
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侵乙兵於揚行密行密  
遣安仁義救昌鑲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  
珣湯曰乘邪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具驍勇  
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具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  
譖之昌殺具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  
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  
鎮越州溥請受鑲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鑲鎮海鎮東  
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鑲如越州  
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  
州加鑲檢校太師改鑲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鑲素所居  
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  
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鑲遣其弟鏐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  
昭宗詔鑲圖形設煙閣外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  
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鑲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鑲越王鑲  
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錡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  
叛焚掠城郭及內城鑲子德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



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或及代鏐與縮戰斬首百餘級縮屯龍興寺鏐徵服縮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縮全武備東廣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璿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璿亟召頔取鏐錢百萬贖質鏐子元璿而歸天順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實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并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也遂授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具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鏐鏐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編網淮人間鈴聲遠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分掛錦衣入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



於衣錦軍鏐弟標居湖州擢級戎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二年梁鄧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  
兵馬都元帥兩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  
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  
使貢獻求王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  
不得用王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王冊金印  
鏐因以鎮海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  
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王冊金券詔書三樓於  
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玉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  
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媿重誨大然是時  
供奉官烏招遇韓收使吳越旣還收証昭遇稱臣舞蹈重誨  
乃奏前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綸

表聞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  
年八十二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實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  
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救護之後頔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卧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冕端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龍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景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  
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  
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端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  
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  
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  
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  
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  
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二萬水  
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  
獲其將楊業蔡過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

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  
年二十諡曰忠獻弟倬立

倬字文德佐卒弟倬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  
戴暉等自隨元瓘立用思進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  
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倬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倬大  
闕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則諫以賞大厚倬怒擲筆水  
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答也進思大懼歲除盡工  
獻鍾馗擊鬼圖倬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倬將殺  
已是以夕擁衛兵發倬囚於義和院迎倬立之遷倬于東府  
倬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倬  
攻常宣三州以牽李景倬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  
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



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倣請舉兵以應倣  
相國吳程遠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淮  
與程爭於倣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倣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倣世宗諒之曰朕此  
行使平江北卿等遠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兵甲旗幟  
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

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繇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  
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筮一人以責其資則諸案史  
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筮數以次  
唱而筮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筮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  
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  
世宗平淮南

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倣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太祖皇帝時倣嘗來朝厚禮遣還國倣喜益以器服珍奇  
為獻不可勝數

太祖曰此五帝中物爾何用爾為太平興國三年詔倣來  
朝俟舉族歸于

京師國除其後事具



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豪蓋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  
之歟蓋其與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驟竄盜取僥起於  
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博識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  
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  
歟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  
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與賊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為請海鎮東軍節度使  
張有兩漸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降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歐陽脩撰

涂無黨注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嚴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  
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汀陷臨浦  
有衆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  
懼軍次南安潮說往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  
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術將吏之材能





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豪蓋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  
之歟蓋其與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驟竄盜取僥起於  
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博識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  
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  
歟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  
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與賊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為請海鎮東軍節度使  
張有兩漸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降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嚴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  
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汀陷臨浦  
有衆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  
懼軍次南安潮說往前鋒將曰吾屬弃墳墓妻子而為  
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術將吏之材能





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  
潮相待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篋所間伺緒至躍出擒  
之囚之軍中緒後自絞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  
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  
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  
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  
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  
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  
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  
審知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  
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兒雄偉隆準方口常  
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

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  
州為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  
自登來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  
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  
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  
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峙波濤為阻  
一夕風雷雨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  
號為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  
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文記閩越王無



諸傳示其將吏曰聞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醜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  
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千以擊  
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  
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  
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  
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而延鈞立更名鑄

鑄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鑄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封閩王初延稟與鑄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

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鑄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鑄而立  
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曰善繼先志毋  
煩若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鑄攻其西門  
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鑄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  
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  
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鑄謂之曰子不能繼  
先志果煩若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  
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鑄上書言禁王馬船吳越  
王錢鏐皆為尚書又言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鏘  
遂絕朝貢鏘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  
建寶自去呂以居之守元謂鏘曰寶皇天命王少避其位後  
當為六十年天子鏘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



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  
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鱗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  
皇以黃龍見其封宅收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為昭  
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為長樂府而閩  
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  
閒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  
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實諸鬼神將為亂鱗使  
彥親鬼於官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  
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  
文傑因教英曰卿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  
也英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  
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

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曰頭痛  
鱗以為然即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  
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  
鱗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  
鱗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  
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月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  
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環文傑於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鱗  
食立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  
以謂古制諫闢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世內嚮動輒  
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龍歷三年收元承和王仁達為鱗殺  
延稟有功而曲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  
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



非其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鑄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遠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鑄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鑄與之遂立以為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對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鑄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鑄怏怏與之其次子繼勣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傲圖之是歲十月鑄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傲以為鑄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鑄無恙問

傲殺可殷何罪傲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鑄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忍其苦為絕之繼勣及陳后歸郎皆為傲所殺鑄立十年見殺諡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鑄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傲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傲殺之梟其首于市傲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傲首弁於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



羞媿以手掩面而走祖聞之怒損侵辱之損還祖無所答  
而其子繼恭遺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  
大臣述祖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  
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藉設其  
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  
祖夷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  
無狀願伏斧鑕以贖祖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祖亦好巫  
拜道士譚紫霄自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  
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  
元教祖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表無始天  
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萬葉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  
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

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  
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祖愈惑亂立  
父婢春燕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  
堂牒賣官祖弟繼嚴判六軍諸備事祖疑而罷之代以季  
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  
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按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  
軍是歲夏術者言祖宮中當有災祖徙南宮避災而宮中  
火祖疑重遇軍士縱火內監守士陳郊素以便佞爲祖所親  
信祖以火事語之郊反以告重遇重遇夜率衛士縱火焚  
南宮祖披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  
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籠表祖及之射殺數人  
祖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



類延義立謚祖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祖世僭彊難制祖相王俊每抑折之曦亦憚俊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聞以寶劍祖舉以示俊曰此將何為俊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俊前言而俊已死命發冢戮其尸俊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亦廷英嘗為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皆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

釋贊不答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跡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叉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斲尸弃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妾千氏悍而酗酒賢如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群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許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殺祖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語笑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



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  
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馬上而殺之蓋曰且示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  
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  
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  
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闔及其子孫  
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群  
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  
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以黃  
紹頗守泉州程濟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  
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

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  
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賁迎王繼成爲刺史  
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  
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  
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開閩亂發兵  
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  
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  
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  
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故以充冕率諸將更北  
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勅于李景景以仁達  
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  
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



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  
勅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  
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勅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  
從勅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勅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  
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  
從勅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

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  
氏隸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謬也孫王  
刻實以每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  
交河為去之蓋以為據述以王游光啓二年歲在丙午好泉州州  
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在甲午而然故為六十一一年然其會行  
蜀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  
午是也其始年則南於藏書卷  
矣非江南錄又差其末午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  
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  
宣武讓以入質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  
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  
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福三年梁兵攻鳳翔李  
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下歲矣今岐人已僣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  
勅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  
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勅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  
從勅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勅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  
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  
從勅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

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  
氏隸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謬也孫王  
刻實以每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  
交河為去之蓋以爲據述以王游光啓二年歲在丙午好泉州州  
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在甲午而然故為六十一一年然其會行  
蜀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  
午是也其始年則南於藏書卷  
矣非江南錄又差其末午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  
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  
宣武讓以入質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  
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  
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福三年梁兵攻鳳翔李  
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下歲矣今岐人已僨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因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自後與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衛使復姓高氏嘗唐之末襄州趙匡凝龍衣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緞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薰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勅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岐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董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



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  
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  
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  
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  
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  
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  
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  
秋又曰我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  
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  
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  
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瑋等十餘人初  
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

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常出兵魏王已破  
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蜀郡唐大臣以  
為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為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  
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  
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  
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  
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  
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  
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  
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  
押衙劉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



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遣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年封  
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  
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賔久矣願修武  
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  
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  
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  
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  
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  
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  
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寶所敗漢遣國子  
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

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  
甲降虜虜置之鎮州夫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  
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  
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讓己即以大卮  
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  
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  
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  
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  
利其賜子俚俗語謂奪機苟得無媿也者爲賴子猶言無  
賴也故諸國比自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  
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



令諡曰文獻子德厚立從諱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諱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諱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緡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贖罪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

其弟保勳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徒之松滋而殺之

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貞懿弟保勳立

保勳字省躬從諱弟七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勳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勳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勳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

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請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

聖宋受命

眞主出邪

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殊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甫布列衢巷大懼即誦延釗納牌印

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

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

事具

國史

季興興城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歐陽脩撰

無黨注



劉昫漢高祖母... 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昫為  
 都指揮使昫和... 位以昫太... 京四守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隱帝時... 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  
 樞密使新討三叛立... 昫素有大略昫不自安謂  
 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 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  
 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  
 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

嘗點  
為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歐陽脩撰

無黨注



劉昫漢高祖母... 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昫為  
 都指揮使昫和... 位以昫太... 京四守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隱帝時... 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  
 樞密使新討三叛立... 昫素有大隙昫頗不自安謂  
 判官鄭珙曰主上幼... 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  
 如何珙曰漢政將... 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  
 賦足以自給公為... 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

嘗點為卒



吳日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吳乃謀率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吳子質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質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吳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黜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吳使者具道所以立質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贈青天子者公無以我爲疑吳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吳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質得立而罷兵可也吳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

計死誠宜矣然五皇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吳聞之即并戮其妻子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佞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質相陰公吳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質歸大原而質已死吳慟哭爲李驥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晉閻行使于契丹永康王元欲與吳約爲父子之國吳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遣燕王述軌政事令高勳以冊尊吳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吳妻爲皇后元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元欲遣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元欲聞吳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質臣述軌高勳以自愛黃驢



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軌所弑述律代立  
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  
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  
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晟所  
敗德晟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間之尋遣使乞兵于契  
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  
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三萬攻潞州李  
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  
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變而天子  
新立必不能出兵耳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  
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正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  
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樓愛龍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

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歸楊  
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  
旻奮鬚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  
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  
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  
始交愛龍微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弃甲叛降元徽  
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皆奮命爭先而風  
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退旻遂敗日暮旻收  
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  
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  
大敗輜重裝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  
黃驢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



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其接  
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驢治廢飾以金銀  
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  
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  
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  
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  
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遣班師初周師圍城也旻遣王得中  
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  
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  
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  
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  
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

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爲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旣立始赦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助  
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  
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  
師乃已

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沖判官孫孚



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為援  
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  
其國兵自將出圍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  
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  
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  
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出仇也聞  
均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珪其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  
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  
至京師

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  
鐵槌擊其首脈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

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

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  
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  
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參  
議國政無為隸州人方穎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  
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上  
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  
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由是太  
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  
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  
王隱劉紹趙繼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  
樞密為汾州刺史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  
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



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為臨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薛平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至堽嘗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漆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京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

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



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戾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

者范超圖殺郭氏方縵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

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

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甚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取官者衛德寶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

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時



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旱軍士多疾乃班師

王師已去繼元浹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

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

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羣老疾居孀家昇入見繼元涕泣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專具

國史

晏平士碑或諸書皆同自周資順元年建統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昔更始以  
 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  
 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  
 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字聞於故老謂吳越亦  
 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  
 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  
 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  
 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鏤之未出

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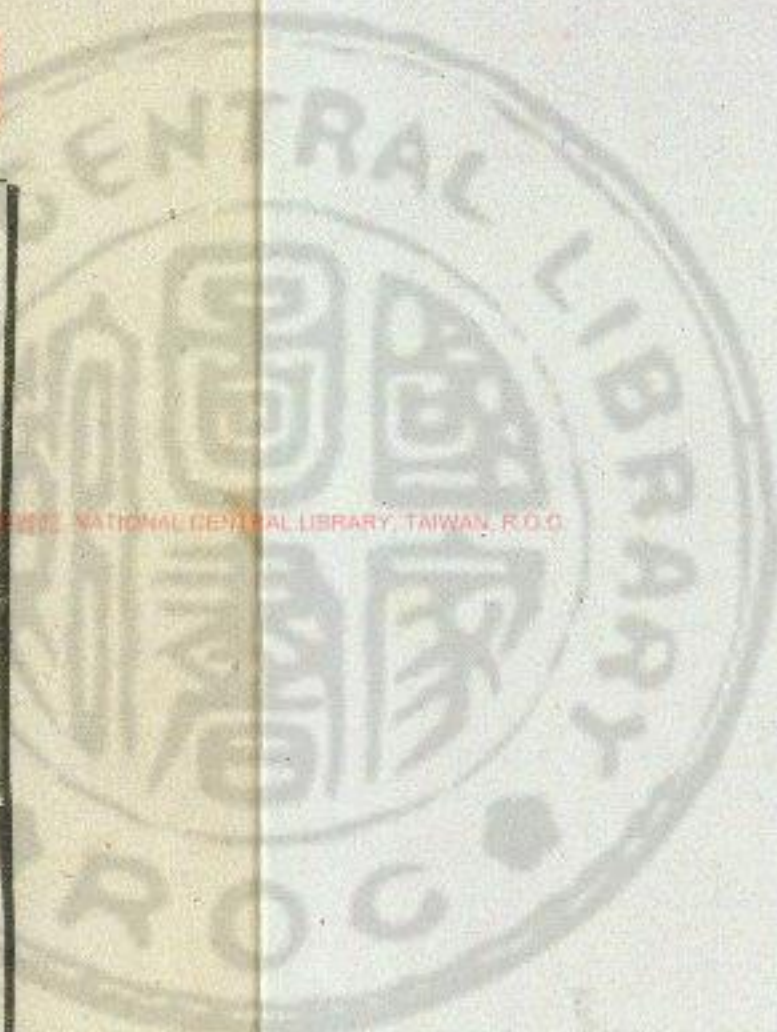
脩

撰

徐

無黨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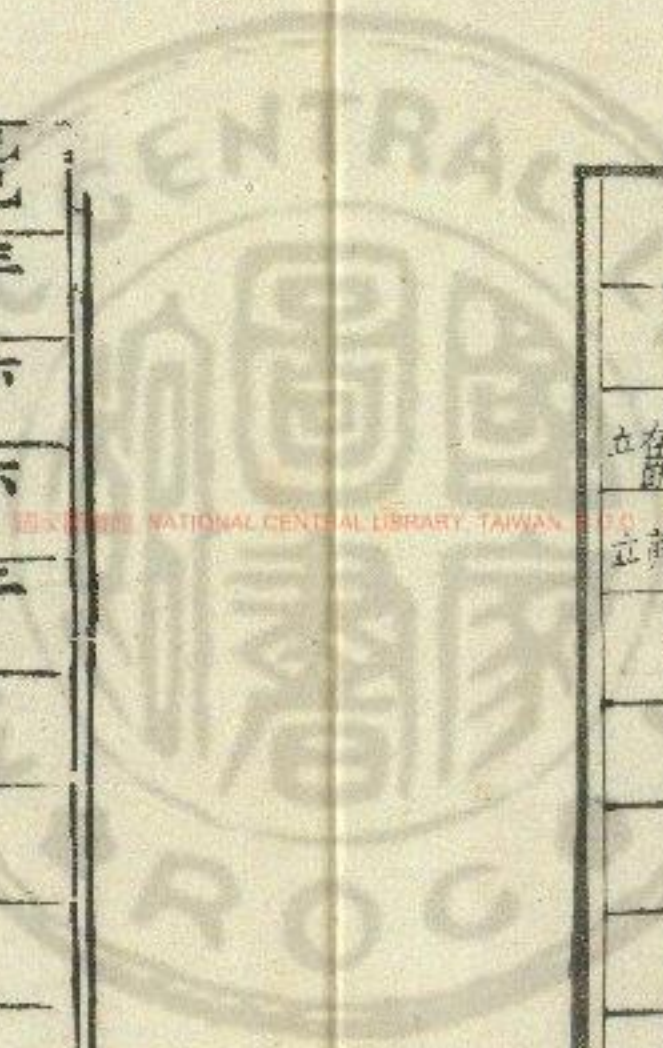




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  
 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  
 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戊辰 二	丁卯 年	梁 李 楊 渾	晉 吳
五 辛 子 立	年	天 祐 四 年	蜀
五 辛 子 立	年	天 祐 四 年	南漢
武成	年	王 建 開 平	楚
	年	劉 隱 馬 勝	吳越
	年	錢 鏐	閩
	年	王 審 知	南平
	年	高 彥 興	

癸酉 三 月 十 日	壬申 二 九	辛未 元 年	庚午 四 七	己巳 三 六
宋 帝 即 位	九	八	七	六
十	九	八	七	六
三	二	奉 化 元 年	三	二
		乾 化 元 年		
		乾 化 元 年		
		乾 化 元 年		
		乾 化 元 年		
		乾 化 元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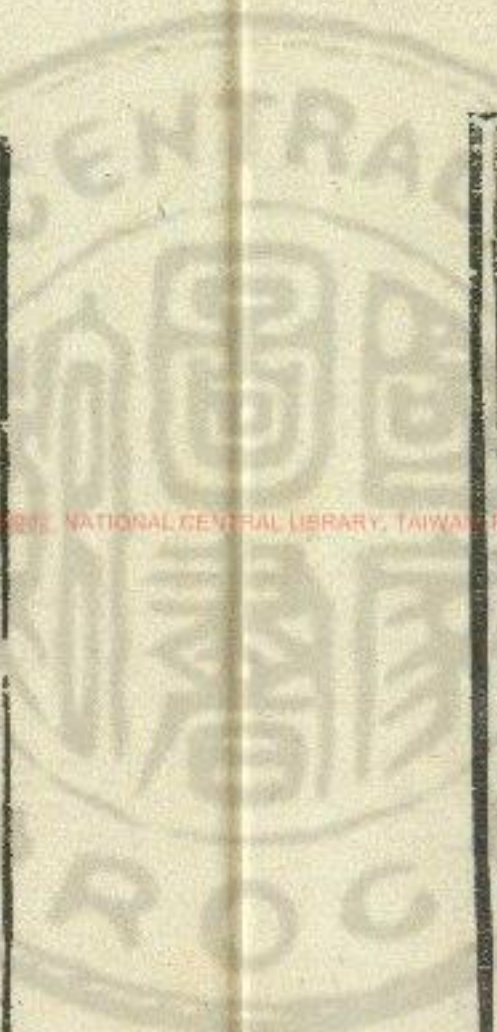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唐莊宗 同光元 年	二	龍德 元年	六	五
四月 改元 同光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三	二	順義三	武成 二年 是歲 立博	乾德三
五	四	五	二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同光		龍德		
同光		龍德		
同光		龍德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四	三	二	貞明 元年	四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光天 二年 是歲 天	天漢	通正	五	四
二	乾 元 改元 統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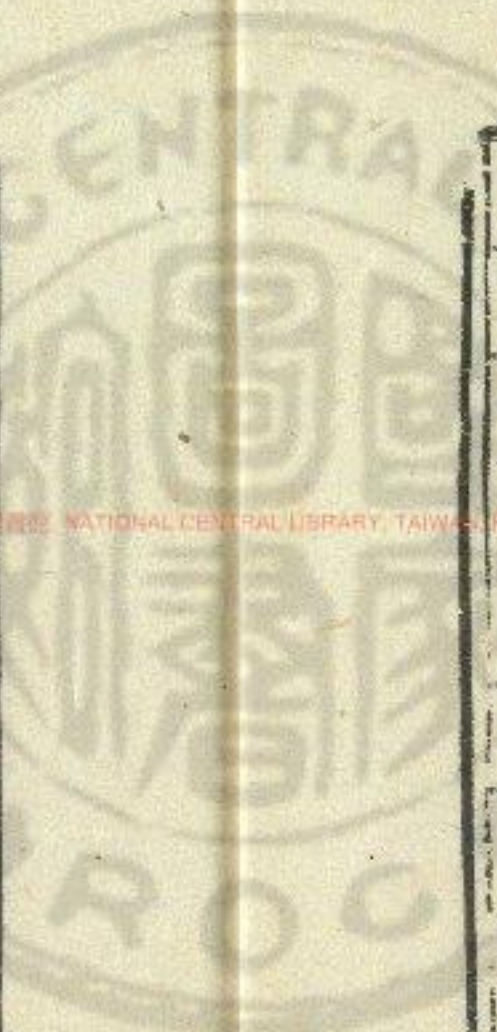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四十三 即元	三	二	元 吳興	四
五	四	三	二	大和
六	五	四	三	二
	是歲 辛丑		長興 元	
	是歲 元璿	六月 見一	五	四
龍居			長興 吳興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三	二	元 明宗 天成	三	二
三	乾 元 帝號	六	五	四
			咸康 元	六
大春	三	二	白龍	八
		天成		
三	二	寶正		
		天成	是歲 延翰	
立 從 海		天成		

此年諸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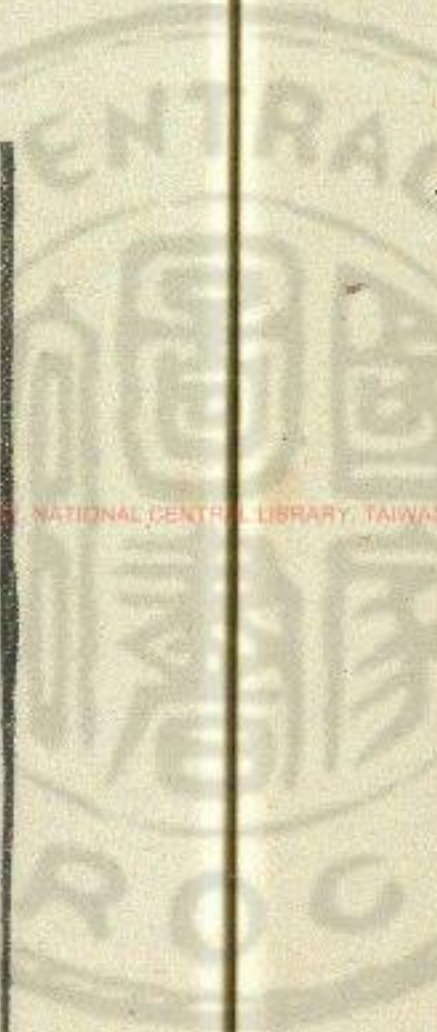




癸卯 八	壬寅 七 <small>出帝 七月 即位</small>	辛丑 六	庚子 五	己亥 四
一				
癸 六 <small>是歲</small>	六 五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乾 六 <small>應乾 是歲</small>	癸 六 <small>是歲</small>	古	十三	十二
		是歲 古		
五 四 <small>是歲</small>	四	三	二	是歲 永隆 延我 益

戊戌 三	丁酉 二	丙申 二 <small>天禧 元年</small>	乙未 二	甲午 二 <small>夫 未</small>
二	九 <small>是歲</small>	二 三	天禧 二	六 七
廣政 十二	十	九	八	七
		天禧		是歲
三	二	通文 天禧	永祚 <small>是歲</small>	二 清泰 應順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開運 元年	二	三	漢高祖 天福十 二年	隱帝 乾祐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開運			是歲 布立	乾祐
			是歲 立	是歲 見廢
是歲 立	天德三	是歲 立	是歲 立	是歲 立
是歲 立				乾祐

巳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二	三	周太祖 東漢 廣順 乾祐 元年	二	三
顯感 交泰	八	九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是歲 立	是歲 立	是歲 立	是歲 立	是歲 立
		廣順		







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  
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起難敢不愼也周漢之事  
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末其子武實不得而後  
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為難而以失子為難也曰漢  
嘗詔立武實為嗣則武實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  
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  
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  
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推楚圖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云有得失最難考  
正今略其諸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傳覽者不惑而一以詳諸為正  
也馬氏據湘州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於以長興元年卒是  
歲子希聖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列傳云長興二年卒  
享年七十八子希聖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聖  
除節度使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聖卒合據九國志以大中六  
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  
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聖據湘州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



年卒與明宗本紀結合不疑惟舊史書明宗二年及年七十八希  
警立不周歲卒為終廟希聖希宗之亂南唐書運歷圖馬氏之放歸  
千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  
滅者據也初册入湖南地得石譜云龍起頭指棹尾蓋以乾  
寧三年歲在丙辰自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歲九國志以乾  
乾祐三年為辛亥湖南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誤也惟五  
代舊史得其實王氏由次曰朝曰審知曰延翰曰鑄曰祖曰暉  
曰延政凡七主而朝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  
三年丙午而歲實五十五年當云七十五五年為得其實而運  
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  
傳皆云七十六年者皆誤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  
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本今檢  
五代舊史莊宗本紀亦云同光二年五月丙子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  
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詔使王延翰奏  
稱權知軍府事三年辛亥遂除延翰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  
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  
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大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  
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二年乙酉實二  
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誤也鑄  
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  
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鑄以天祐元年殺延翰自  
去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  
史九國志皆鑄也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  
國志運歷圖皆無永和之號文運歷圖書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



申者皆錄也。劉昫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昫在享年六十  
 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  
 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昫卒又有昫偽中  
 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昫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  
 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昫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  
 最實然而頗為轉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昫乙卯生卷年六十一  
 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  
 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昫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  
 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攷又享年六十顯德元年承鈞以是  
 歲即位時年二十九當得其實但見聞要錄多一字爾其云二  
 卒者皆謬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通譜以顯德九年為天  
 會元年者謬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  
 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四夷附錄第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  
 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  
 不常是皆烏足以及著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  
 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  
 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鞞磨制馭  
 鬼威之繁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  
 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





申者皆錄也 劉曼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曼在享年六十  
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  
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曼卒又有曼偽中  
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曼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  
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曼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  
最實然而頗為轉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曼乙卯生卷年六十一  
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  
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曼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  
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又享年六十顯德元年承鈞以是  
歲即位時年二十九當得其實但見聞要錄一字爾其云二年  
卒者皆謬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通譜以顯德九年除天  
會元年者謬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  
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四夷附錄第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  
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  
不常是皆烏足以及著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  
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  
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鞞磨制馭  
威之繁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  
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



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多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烏羅箇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其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俱利伽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羅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所

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擗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效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亡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父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陽縣也其地可植



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  
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迷律衆  
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  
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攝我諸部以爲然共以  
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  
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管至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  
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  
兄弟克用贈以金帛其厚期若舉兵擊梁阿保機遣晉馬  
千匹旣歸而晉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  
頊軍將即公遠等報聘逾年頊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  
頊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  
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

戡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  
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  
期必滅契丹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  
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  
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  
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  
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  
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  
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  
長繩連頭輒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  
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



爛隋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嚮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業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且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莊

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且亡晉兵必并襲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患歎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後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



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  
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  
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  
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  
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  
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  
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  
之閒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  
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  
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官廬中延坤入謁阿保  
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  
亂命樞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樞管返

兵河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  
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  
欲下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  
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  
兵二十年位至大樞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  
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為過  
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  
豈疆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  
聞此兒有官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  
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  
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  
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



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  
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  
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  
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  
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  
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  
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  
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  
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  
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王絨譖之延徽懼求  
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  
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  
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  
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  
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百皇帝後更其名曰  
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  
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  
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  
援德光遣秃餞前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秃餞擊晏球  
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遜益秃餞以騎七  
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遜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  
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餞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  
秃餞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遜還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



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散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遼姓名曰狄懷惠坦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記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吉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

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遼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遼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陝西隸時米磚長揚黃花紫蒙豕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成給幽州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己利自唐末幽薊戍兵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隨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



破赫連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搃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德宗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餉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在  
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

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大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父已而揚光遠殺張敬達降豈豈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路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太相温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戲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遣以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



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爲脩縣令劉守文攻破脩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爲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大免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

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圖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鏢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屋蜀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



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每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册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獻手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陰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豈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

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汝活邪東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御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斃盡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



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麋突駝而走至幽州其首  
領大將各各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  
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  
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  
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  
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  
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表而天下亂嘗有  
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  
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  
將高季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  
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

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  
漢璋追奔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  
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  
於勇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救不殺縱以南歸重  
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  
兒皆與爾因以龍鳳緒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緒袍賜  
重威遣傅佳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  
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容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  
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  
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  
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



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日晉文武百官班于  
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  
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  
宣旨訓眾曰我亦人也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  
來爾遂入晉宮中嬪妃迎謁皆不顧及出宿于赤岡封出  
帝負義我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  
廡殿廷皆礮木掛皮以為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  
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氍毹左  
袵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  
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  
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不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  
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

擊晉延壽嘗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  
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為皇  
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借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  
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為之乃  
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彊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  
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添書錄尚書事都  
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為樞  
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彊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為宰相彊明宗時翰林  
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彊督趙延壽討進軍於團  
柏谷已而延壽為德光所鑠并彊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  
學仍以為翰林學士彊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得德



光責之曠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  
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  
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曠如故其愛  
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曠三品冠服延  
壽與曠皆不月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曠曰吾在  
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  
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  
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  
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  
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  
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  
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

一人掌荅書詔每國有大慶吊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  
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  
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  
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  
為打草穀東西二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  
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  
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  
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  
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  
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  
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因謂其宣徽  
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



老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動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  
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  
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鬻  
骸十數萬枚為大家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  
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  
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  
其腸胃實之以醃豕臠而北晉人謂之帝艸焉永康王元欲  
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  
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  
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  
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  
度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  
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  
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元欲從至京師德光



老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動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  
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  
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鬻  
骸十數萬枚為大家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  
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  
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  
其腸胃實之以醃豕臠而北晉人謂之帝艸焉永康王元欲  
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  
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  
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  
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  
度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  
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  
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元欲從至京師德光



殺繼戛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變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索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彊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彊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爭子于甚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彊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誥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皆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

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請翰德光死奔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去翰以騎圍張彊宅執彊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彊對不屈翰鎖之是夕彊卒兀欲爲人僞偉工盡能飲酒好禮主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昔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拒于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



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  
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  
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  
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  
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  
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  
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  
斷其二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  
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  
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  
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  
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

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  
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曰再筠等逐  
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  
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兵即守鎮州麻答尤酷虐  
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  
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  
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  
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  
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  
雖破內丘而入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首長  
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輒與太寧  
王述律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



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軌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  
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  
左右給事多以臣者然畷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  
夜至且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无欲常遣使聘漢使  
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  
而无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  
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  
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  
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  
軍御龍舟樓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  
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漢州守  
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

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兵不血刃述律  
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  
為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  
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輒萬乘  
之重於薶羣羣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  
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  
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  
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  
故地皆可拍摩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  
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



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書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如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解州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水詎同行者皆慄栗往往絕而復蘇

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日早金大如掌金色繅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窟野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



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  
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  
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  
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  
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  
林長二三里皆無美枝葉有甚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  
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  
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曲草珍禽野  
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  
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地盡禮畢問其禮皆秘不  
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  
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

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  
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  
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  
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  
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  
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  
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  
生肉能釀麩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  
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  
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  
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  
其人長鬚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裹地苦寒水出大魚契



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  
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  
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  
生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臯河夏秋水厚二尺  
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髭  
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  
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  
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日室韋二日黃頭室韋三日獸室  
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  
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  
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

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  
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  
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  
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  
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  
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  
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  
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  
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  
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  
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



虜記云契丹年號請家所記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  
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  
契丹附錄德光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又據故薛會同十  
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十年而十一年攻瀋  
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春秋年號多略  
不書蓋無所用  
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  
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耨部  
二曰啜米部三曰卑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  
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榆前蹄堅  
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  
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  
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狹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  
賂割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





虜記云契丹年號請家所記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  
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  
契丹附錄德光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又據故薛會同十  
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十年而十一年攻瀋  
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春秋年號多略  
不書蓋無所用  
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  
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耨部  
二曰啜米部三曰卑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  
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榆前蹄堅  
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嘗  
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  
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狹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  
賂割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





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變以平底尾掃耨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搜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尔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鬪之後德光滅晉搜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徒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所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恩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除遣劉知遠鎮太原慰



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  
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  
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  
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  
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  
白可义白鐵置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  
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  
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  
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貢  
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  
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靺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母相温于越相温感通中從朱耶赤  
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守亡入達  
靺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處葭之閒其俗善騎射  
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  
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迪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  
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入契丹界以  
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徽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  
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  
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羗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  
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  
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



大姓有細封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貞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爲壯皆集而所歸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竊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

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襲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入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連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入貢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鷄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數軒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在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其衆太祖怒罪建武等



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作諸族散處邊界上者其眾然其無國地君長故其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皆來朝貞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夫成二年首領張暮音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城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

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言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志首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為



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  
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  
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  
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  
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  
押牙陳延輝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輝立以  
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道嘉施來請命漢即以  
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  
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  
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敵衣逢首  
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  
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

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  
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蕃副使崔虎心  
陽妃谷首領仇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宗樂  
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  
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  
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  
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  
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  
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  
等觀察處置守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  
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  
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硃砂羚羊



角波斯錦安西白氍毹金星罽胡桐律大鵬砂氍毹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氍毹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其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者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安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後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

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秋銀立遣都督安于想等來同光四年秋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秋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絳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硃砂腦脂金剛鑽紅鹽刺氍毹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蠶變黃麻葱韭胡荽以麩糞耕而種其可汗



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  
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  
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  
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  
以馬市中國其所賣金貝玉比自密南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  
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  
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  
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  
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  
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  
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

榮來貢紅腦鐵鎗金鼓尾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  
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冊聖天  
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  
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  
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  
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  
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九廣遂登沙  
嶺沙嶺党項牙也其西曰檢崖天子渡自其河至涼州自  
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  
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  
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積石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  
使者作馬蹄木齒四數馬蹄亦數齒四數而綴之駝蹄則



包以鞞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  
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  
帽婦人辨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  
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  
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  
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  
之所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  
帳居胡盧積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  
瓜沙之人皆懼之胡盧積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  
盧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臣  
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  
十七人候晉使者臣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

雲界西始涉蘇積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  
西渡陷河伐種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  
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  
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  
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池青酒不  
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  
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  
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  
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塞河源出于闐  
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  
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  
歲秋水涸國王誘玉于河然後國人得誘玉自靈州渡黃



河至于閩往往見吐蕃旌帳而于閩常與吐蕃相攻劫臣  
鄴等至于閩聖天頌責請之以懲其約臣鄴等還聖天又  
遣都督劉再異獻玉千斤及玉印降虜并等漢乾祐元年  
又遣使者王知鏗來

高麗本扶餘人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  
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立莞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空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俗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  
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  
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為問目若今正義皇靈  
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比星不淫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  
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比羽走遼  
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乞比羽而乞乞仲象  
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四十萬人據挹  
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太



謹撰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  
同謹撰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  
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三其後世常為  
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  
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  
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貢至海南界  
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為  
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  
角弓搭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  
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

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  
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  
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  
幸蜀莫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諶乃  
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諶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  
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甥舅僖宗  
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  
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  
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  
諶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蠻等持金帛招  
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權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



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言明  
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  
主懷安郡王勿定標沙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  
軍烏招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  
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  
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  
冠帶如中國真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伯兩塊二百斤此  
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  
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  
羅殿王普路靜王无部落各遣使者覘若土附牂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

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咒  
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蕃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  
物得水則出火蕃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敵而香不  
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  
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